林译小说丛书

吟边燕语

〔英〕兰 姆 著

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林译小说丛书

吟边燕语

〔英〕兰 姆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年·北京

Mary Lamb

Charles Lamb

TALES FROM SHAKESPEARE

（莎氏乐府本事）



林译小说丛书

吟 边 燕 语

〔英〕兰姆 著

林纾　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2

1981 年10月第 1 版	开本 787×1092 1/32
1981 年10月北京第 1 次印刷	字数 72 千
印数 49,500 册	印张 3³/₄ 插页 2

定价：0.75 元

出 版 说 明

林纾（1852—1924）字琴南，号畏庐、冷红生，福建闽县（今福州）人，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个人，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（包括几种非小说），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，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，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，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，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，曾“不胫走万本”，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，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，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，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，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，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，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，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，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，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，译笔传神而流畅，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（复）林（纾）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，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

欧人之倾我国也，必曰识见局，思想旧，泥古骇今，好言神怪；因之日就沦弱，渐即颓运；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，遂一力求新，丑诋其故老，放弃其前载，惟新之从。余谓从之诚是也，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，悉新于中国者，则亦誉人增其义，毁人益其恶耳。英文家之哈葛得，诗家之莎士比，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？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，禁蛇役鬼，累累而见。莎氏之诗，直抗吾国之杜甫；乃立义遣词，往往托象于神怪。西人而果文明，则宜焚弃禁绝，不令淆世知识。然证以吾之所闻，彼中名辈，耽莎氏之诗者，家弦户诵，而又不已；则付之梨园，用为院本；士女联袂而听，欷歔感涕，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，而怒其好言神怪者，又何以故？夫彝鼎罇罍，古绿斑驳，且复累重，此至不适于用者也；而名阀望胄，毋吝千金，必欲得而陈之；亦以罗绮刍豢，生事所宜有者，已备足而无所顾恋；于是追蹑古踪，用以自博其趣。此东坡所谓久餍膏粱，反思螺蛤者也。盖政教两事，与文章无属。政教既美，宜泽以文章。文章徒美，无益于政教。故西人惟政教是务，赡国利兵，外侮不乘；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。虽哈氏、莎氏，思想之旧，神怪之托，而文明之士，坦然不以为病也。余老矣，既无哈、莎之通涉，特喜译哈、莎

之书。挚友仁和魏君春叔，年少英博，淹通西文。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，余与魏君适厕译席，魏君口述，余则叙致为文章。计二年以来，予二人所分译者，得三四种，《拿破仑本纪》为最巨本，秋初可以毕业矣。夜中余闲，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，余就灯起草，积二十日书成，其文均莎诗之记事也。嗟夫！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，而不废莎氏之诗。余今译莎诗记事，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？莎诗纪事，传本至夥，互校颇有同异，且有去取。此本所收仅二十则，余一一制为新名，以标其目。

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序。



肉　券

歇洛克者，犹太硕腹贾也，恒用母金取子，以居积得橐金无数。然如期要索，未尝假借，人多恨之。仇家曰安东尼，罗马人也，与歇同客于微臬司。其人伉侠好友，有通缓急者，必释子金勿问。歇洛克以为相形以败其业，憎之次骨。安东尼见辄肆詈，歇洛克静默弗较，至引以为恨。安东尼居微臬司，微臬司匪不尊安东尼为长者，而巴散奴者昵之，尤款款有情愫。巴固微臬司贵胄，家不中资，竟以挥霍罄其蓄，时与安东尼通缓急者数矣。一日巴散奴走诉安东尼，言:“城中巨家有弱息一，国色也，其父新丧，悉产赐其女，女嫁则挟产与俱。顾其父生时，余亦时造其门，女昵我，将订婚嫁，顾吾家式微矣。今更伸前约者，必得三千圜，或足具礼，君其能为我将伯耶?”安东尼曰:“海贾未归，仓卒不可得资，君必需此者，吾当称贷之犹太人，即以吾海舶质之。”于是同造歇洛克许，告贷三千圜，子金听所划，海贾归，即并子母归君。歇洛克自念，彼罗马人视吾犹太遗黎直狗耳，今幸见贷，非重窘之不足泄吾愤。方夷犹间，安东尼觉状，即曰:“歇洛克，尔吝假吾金耶?”歇洛克曰:“先生向在广众中唾吾衣，蹴吾身，以为犹太者狗耳，吾狗又安从出此三千圜者?”

安东尼怒曰:“尔今且勿视为朋友告贷也,视以资假仇敌,届期不能完其金者,讼詈由君,我不更较。”歇洛克曰:“先生怒乎?吾宁忆前隙者,苟念我贷金,宁复计其息。”安东尼素俊侠伉爽,以为犹太遗孽,乃变调如此,信之。歇洛克复笑曰:“吾必假金,然必同赴律师定约,果如期而金不完者为约爽,请剜先生肉一镑为偿。此戏约也,先生其哂笑而从我耶?”安东尼曰:“易耳。”复私叹人嗤犹太人者,殆过当也。巴散奴骇曰:“此何如事,君乃诺之!”安东尼曰:“约中日月,视我归舶为后,吾舶一归,举所有盖数十倍于此,吾肉岂遽劚者!”歇洛克闻二人言,呼曰:“阿伯拉罕乎(此犹太始祖,犹太人动辄呼之者)!不图基督教中人乃亦妄测平人至此乎?”因谓巴散奴曰:“君试念之,吾得安东尼肉,能甘之如牛羊耶,何益于口腹?君不允者,我亦不复相强。”安东尼亦谓然,遂弗听巴散奴,允其署约。巴散奴所图聘妻曰鲍梯霞,贝而孟德人也,举国艳其色,顾莫能聘。巴散奴既得圜,乃盛饰其车马,过鲍梯霞,从健奴曰格来替,气概甚盛,鲍梯霞果悦而嫁之。巴散奴从容语鲍曰:“余门望虽高,顾所业乃不如中人。”鲍梯霞曰:“以君才调,即得甚美于吾,甚高于吾者,事君犹恐不获当。顾乃以蒲柳之质相耦,又遭悯凶,未尝学问,事君已愧,君反自引以为病耶!且吾未事君,连阡之田,累万之金,吾主之,今既委身君子,则君为府主矣,请以吾戒指一奉饷,如饷君以权,足以主此产者。”巴散奴感激至于无言,乃即戒指誓曰:“吾永不背此戒指。”鲍有侍儿曰聂里莎,见主妇笃事主翁,亦与来奴格来替订婚约。格来替以情白

主人，巴散奴与鲍梯霞咸允，遂成礼。方合卺间，家书突至，巴散奴读之色变。鲍梯霞以为丧书也，叩之，巴散奴疾首言曰："实告君，吾家罄矣。前之略能具礼者，实贷于安东尼，安东尼又转贷之歇洛克。署约以爽期不偿金，当劙安氏之肉。"言已，又读其书曰："吾亲爱之巴散奴，吾海舶受飓没矣。犹太人诺责之期至矣。若照约行事，吾去死至迩，故必得君于吾临命之前视我。若君必不能至者，即可勿至。"鲍梯霞闻言大悲，曰："安东尼为我夫妇故至此，吾请以二十倍偿责，语犹太人不能动吾安君一发也。君趣行救长者。顾大礼未成，无以正名；礼成君行，吾憾亦滋释。"于是巴散奴遂挟其仆归微臬司。既至，安东尼已下狱，且为期已过，巴散奴出母金，歇洛克弗受，必欲得肉，且立期请微臬司公爵定谳。巴散奴术穷，拟坐候鞫期，与安东尼同命。先是，巴散奴别其新妇时，妇言曰："谳定，宜与安君同枉我。"既而鲍梯霞自念，犹太人凶狡，安君必无全理，吾前约万事悉禀承巴散奴号令，无敢专决，今事急当同行，因治任趣微臬司。鲍梯霞有戚畹曰贝拉略，精于刑律者也，鲍梯霞以书请托名以往，且假其衣饰一行。书既报闻，鲍梯霞果变服为律师，并饰其侍儿为书记状，驰至微臬司。时公爵方临鞫此狱，鲍梯霞出贝氏上公爵书，书云："吾夙计自来为安君平反狱事，顾病莫至，今请以忘年友贝而莎临鞫，为安氏辨曲直。"公爵允之。然堂之上下见律师貌美，恒奇骇。时二造咸上，鲍梯霞四瞩，见犹太人意气绝张，其夫巴散奴侍安东尼之侧，惨然不能为容，顾巴散奴实莫知辨质法堂者之为其妇也。鲍梯霞

语歇洛克曰:“以律意申之,安东尼负责当如约。顾为人须尚慈爱,君不过欲得钱耳,即索彼多金为子者,于法亦善,何为很很争此块肉?”反复伸理至数百次,歇洛克屹然不为动,坚请如约。鲍梯霞曰:“君以为安东尼终不能出此金,故甘其肉乎?”语未竟,巴散奴捧三千圜上,且曰:“金固在,即多索子金至数倍者,当不敢较,并乞律师于法外行恕,拯吾良友。”鲍梯霞怒曰:“国家定律,安可恕者。”歇洛克乐而呼曰:“但尼而来平亭吾谳矣。”但尼而者,犹太良有司也,律师妙年鞫谳,乃老练至此。鲍梯霞趣取约,读竟曰:“约甚明审,据律安东尼当剜却心头肉矣,然以吾决之,得金为优,曷碎此约!”歇洛克坚勿承。语既,出利刃,即其靴上磨拭,且下。鲍梯霞曰:“安东尼,尔到此尚何言?”安东尼语巴散奴曰:“我死不置念,唯求速死,请以手授我,执之为别。君归,勿以我故鞅鞅不自聊,唯告夫人,道老友爱君夫妇仅此耳。”巴散奴悲哽言曰:“我之重视吾妻,甚于吾命,今见君惨状,似吾命及此爱妻均瞠乎后矣。苟能出君于死者,吾命即非所惜。”鲍梯霞忍痛语巴散奴曰:“设君妻在是者,能允汝所言耶?”格来替见主人如是,亦以语慰安东尼曰:“吾有妻,亦甚爱之,然较其轻重,尚望吾妻诉之天帝,得从危难中道君死。”聂里莎侍侧,作书记诘问曰:“此言若亦第背尔妻言耳,果如是者,尔讵能安?”犹太人久候不得当,因请曰:“律师当趣下断语,吾责须还久矣,何久絮絮作儿女语!”堂上下人咸为安东尼哀惧。鲍梯霞曰:“尔曾具天平称肉来乎,尔曾以医士补创者来乎?吾意镑肉一出,此人殊矣。”歇洛克曰:“律

师言，约中无之。”鲍梯霞曰：“约固无之，然得医，彼人可毋死。”歇洛克曰：“约中所无，吾何所恤！”鲍梯霞曰：“安东尼身上镑肉归汝，国家律法许汝，堂上下人亦不复驳诘汝。”歇洛克复呼曰：“但尼而来平亭吾狱矣。”语已出刀，语安东尼曰：“君于此归矣。”鲍梯霞曰：“止，吾尚有言。条约之上言得肉而止，未言流血，流血者国律所忌，尔剜肉能不流血，于律既无背，不尔，籍尔家矣。”堂上下哗然，称律师公明，声哄如沸。格来替拊歇洛克之背曰：“犹太人，但尼而平亭汝疑狱矣。”歇洛克语塞，颤声言曰：“吾愿受圜。”巴散奴大悦，奉银圜与之，鲍梯霞曰：“止。歇洛克，在律无受金之责，且律忌流血固矣。然约中大署得肉一镑而止，歇洛克刀下重逾一镑之外，在律亦不道，籍产且兼抵其命。尔狱既负，产宜归公，唯合抵与否，则权在公爵，尔曷不哀请？”公爵曰：“尔命可恕。然尔产半归安东尼，半入大藏，狱即是决。”安东尼曰：“吾无须此。彼犹太人有女嫁基督教人，歇洛克怒不予以奁具，吾今请舍此产，俟歇死时授其女，吾无须此也。”歇洛克俯而署牍，嗒然而归。公爵既释安东尼，心殊服律师之明决有急智，延饮于内。鲍梯霞弗欲，欲趁此归贝而孟德，乘其夫抚慰安东尼时，得间行也。公爵复语安东尼曰：“尔谢此律师，性命彼再造耳。”巴散奴语鲍梯霞曰：“吾二人命如属丝，均先生所惠，请即以三千圜为先生寿。”鲍梯霞弗许。巴散奴坚请所欲，鲍梯霞曰：“得君手套为记足矣，他无所欲。”鲍梯霞意欲得其戒指，以试巴散奴，去其套即所以见戒指也。见戒指时，即曰：“此良佳，曷以见惠。”巴散奴再三言

曰:“此吾贤妻所予者,殊不敢奉饷,然必于微臬司中得十倍于此者,勿惮重值。”律师愤然曰:“君言大似愚乞儿者。”佛然而去。安东尼咎曰:“君何惜此戋戋者?即夫人有言,亦足申辩,奈何开罪律师。”巴散奴不欲重拂朋友之意,因出戒指授格来替追律师。聂里莎见格来替至,亦与索信物。格来替见主人出戒指勿惜,因亦出聂里莎所授之戒指奉聂里莎。主仆狂笑而去,以为彼二人归时,得讨罪之檄矣。二人归家易装。顷,巴散奴与安东尼亦同至贝而孟德,鲍梯霞见而贺谳直。语次,闻聂里莎与格来替大扰,声达于外,鲍梯霞曰:“彼新婚乃反目,是果何事?”格来替曰:“为戋戋一戒指耳。”聂里莎曰:“主妇,彼受吾戒指时,坚誓勿更他赠,今云乃付律师一书记,婢子意必不然,乃用吾物赠荡妇耳。”格来替曰:“安有是者!吾出此时,书记态度乃与尔同,吾主人亦见之,奈何诬我!”鲍梯霞曰:“格来替误也。夫妇定情之物,乃复授人。余前此亦授主翁以戒指,主翁文明,誓不他赠,安如汝蠢蠢者。”格来替大震,即曰:“吾主人戒指亦赠律师矣。”意攀主人,欲以逃责于其妻。鲍梯霞亦佯怒作色,咎巴散奴,以为是主仆者,均有外妇。巴散奴力辩。安东尼叹曰:“吾为朋友故,几杀其身,彼亦为我亡其戒指,以天理言之,皆义也。吾决巴散奴信人,必不遽背夫人,夫人请勿怒巴散奴。”鲍梯霞曰:“君能保巴散奴勿负我,我犹有一戒指奉饷。”巴散奴见故戒指大骇,鲍梯霞始一一语巴散奴以状。安东尼、巴散奴大喜欲踣,乃觉性命呼吸中均恃此一美人之力,同谢鲍梯霞不已。俄传安东尼之海舶搁礁耳,今乘潮复

归，于是安氏仍享其素封。

驯　悍

悍妇加西林者，为拍度阿富翁白铁司答长女也。加西林未嫁时，恒以枭虐之状接其长老及其臧获，拍度阿父兄咸斥言其人曰“悍妇加西林”，于是部中少年莫敢与问名者。而季女冰蛤则柔婉多姿，人争求匹。白铁司答素秉礼法，以为长女未婚，季女不当越序而嫁，恒以此屏媒氏。一日，有披屈菊者，远从维鲁纳来，将求偶于拍度阿。闻加西林悍声，然以其美而多资也，涎之，以为苟至吾家，将有驯狮之术，必不令作奇吼。披屈菊者，轻狡而工于内媚者也，因造谒白铁司答，言：“仆在维鲁纳，闻女公子才贤，故远涉求系援于公。”白铁司答闻言，固欲嫁其女，斗触才贤二字，色乃大赧，谢披屈菊曰：“老夫不敢欺客，息女良非才，而且非贤，客何誉之深也。”语次，忽见笛家直排闼至白事，血渖被面，言：“适教女公子吹笛，女公子竟以笛抵吾额，乃为此状，翁且奈何？”披屈菊闻言，伪喜曰：“女公子竟憨猛如是耶？吾服其神勇，愿见之私更渴。”因复请曰：“仆早孤，区区以一身肩家事，日碌碌无宁晷，行以婚事濡此，今且归。翁若许我者，则请一语而决，并示以奁具。”白翁奇骇；复计女既弗驯，久留适以自困，乃脱口言曰：“先以二万圜媵此女，老夫死

后，更分其产之半。”主客均诺。翁入面其女，言：“有客求婚，在厅事中迟汝矣。”时披屈菊自念女苟出者，吾当以术摄取之，苟肆口詈者，我将美其声如黄鹂；弩目视者，我将目其貌如玫瑰花之浴露；苟肃然不作一语者，我将盛道其词锋之利与才调之美；苟大声屏逐出户，则我乃谢其盛款，如作经月之留者。夷犹间，加西林入矣，披屈菊一见，即曰：“加德，晨兴无恙耶？”(西人于至亲之人，相见者必缩其名为短音。加德者，加西林三字之缩声也。)加西林怒曰：“吾加西林耳，胡言加德？且语我者谁耶？”披屈菊曰：“加德，谎也，尔非余所亲之加德耶？加德乎，尔盖地球上最可爱之加德耳。人咸称加德嘉，故余涉远道至此，求面加德。”女曰：“聋男子，尔独不闻我加西林悍声被一国耶？吾以悍自隐，死且为谥，汝称吾才贤，得不为伪？”女且詈，而披屈菊敦敦而谀，如无闻见。既闻白翁且入，乃急称曰：“加西林，翁已许我夫汝矣。奁具已定，勿论加西林之意云何，吾必得尔为妇。”时翁入，披屈菊称曰：“女公子幸青睐我，约一礼拜后耦我矣。”加西林曰：“安有是！后礼拜中我看汝雉经矣。我即无夫，安事汝者！”披屈菊曰：“吾二人已成议，唯见翁则故作此态，幸翁勿听。翁请于此礼拜后治席延亲故，吾则归维鲁纳为女公子制衣饰。”于是白翁信之。及期，宾客大聚，作喜筵，而披屈菊独不至。加西林哭于房，以为披屈菊者非娶妇，直以我为戏。已而披屈菊常服至，所云制衣饰以遗其妻者，咸付子虚。众促其易衣，披屈菊争曰：“加西林之嫁我，重吾行耳，岂戋戋贵此盛饰者！”众力争不能得，遂送其夫妇至礼拜堂。

牧师问披屈菊："加西林嫁汝，果诚耶？"披屈菊忽佯狂大呼，答牧师曰："良是，良是。"礼堂之中咸哗笑。牧师奇骇，圣经竟自其手中脱落于地。牧师将俯拾其经，披屈菊拳其背曰："吾夫妇行礼，汝礼宗，奈何不敬！"牧师触拳锋立扑。行礼未竟，披屈菊风狂愈甚，加西林战栗不已。大众愕然，以为礼堂中从未睹此狂悖者，不审披屈菊诈也。礼毕，白翁治盛席于家，将款其夫妇，披屈菊坚勿听。白翁劝，加西林詈，披屈菊均弗纳，神色俱厉，矢口趣行，扶加西林上马。马羸欲僵，并骑行荦确中，马疲数蹶，则指斥其奴仆弗谨，声磔磔然。颠顿久之，始至家，忽改容延加西林入室。肴核既设，披屈菊顾而怒曰："是安可款吾加德者！"蹴而去之，盘碗之声彻天矣。于是罢食。女困而思卧，披屈菊入室，见衿裯所置，咸不如律，举而置之户外，斥曰："是安可卧吾加德者！"女既困，且无卧具，乃就榻坐。目垂瞑，忽闻披屈菊大声斥其僮厮，声轰如暴雷，每一瞑，即为警寤。明日临食复尔，夜临睡复尔，然其对加西林则柔婉欲醉。加西林馁极，求食于婢媪，婢媪咸战栗而对，不敢遽诺。加西林自念：彼之见娶，殆欲死我耶？彼丐者求食于吾门，尚且予食，而吾自少迨长，不知求人为何事者，今日馁而无食，倦而莫睡，而又不敢肆求，然所莫可如何者，彼人乃为爱我之故而恣其暴怒，则滋难解矣。已见披屈菊入，手少肉及面包，语加西林曰："吾庖滋不工，吾恶之，今吾自行庖，治少肉，供吾极亲爱之加德。加德须鉴吾诚，恕吾弗洁，馐此肉也。"加西林无语。披屈菊曰："是殆恶吾弗洁，吾徒劳，仍莫得吾贤妻欢。厮来，厮来！

将此肉去。”加西林馁极，乃发声曰：“置之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天下为人劳者必得谢，加德今鉴吾劳矣，胡不见谢？”加西林咽声于喉曰：“敬谢先生。”加西林方欲进肉，披屈菊复止曰：“加德雅人，胡乃不细撕而遽齿决。”加西林不得已，徐徐而进。披屈菊言曰：“吾意欲从加德朝翁，门外已市得首饰及衣装，集厅事矣。”加西林食未竟，披屈菊斥去之曰：“多食且伤胃。”已而侍者进美冠，披屈菊曰：“是何小如胡桃，趣更制。”加西林曰：“姑留此，此制为能文闺秀所常御者也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待君能文而秀时御此，此尚非其时。”加西林既进少肉，神定，悍声复少张，抗言曰：“汝奈何禁余勿言，即高贵如汝者，在法亦无见抗之理，汝奈何禁余勿言！”披屈菊知一与抗辨，必且无幸，复鞠躬曰：“加德言良是，尔弗重此冠，正与余意同耳。”加西林闻言，知披屈菊支也，乃曰：“重轻且勿置论，但余甚爱此冠，非是余不冠也。”披屈菊遽易其辞曰：“君且视裳衣。”乃出佳制一衣，金碧烂然，陈女前。披屈菊忽怒曰：“匠奈何须此断缣零素为者！”匠曰：“主人诏我必以佳，舍是更无佳于此者。”加西林亦曰：“是亦良佳。”披屈菊闻匠言为主人诏我，乃大怒，斥人麾匠于门外，复笑语加西林曰：“加德，吾夫妇当以常服归矣。”立时索马曰：“必乘时至翁家，就午餐。时已七句钟，至翁许，正值餐时。”然为时实已十一句钟。加西林为彼狂暴所慑，乃徐徐告曰：“为时非早，恐到吾家已饭后矣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吾意殊不欲人见怫，吾言七句钟者，必七句钟，人言出入，均弗惬吾意。今为时既晚，则明日行耳。”迟明，行道中，见日，披屈菊仰视曰：“月

明大佳。”加西林曰：“日也。”披屈菊怫然，遽揽辔归。加西林惧不得宁家，乃婉告披屈菊曰：“后此君何言，吾必诺诺，今日行道至半，归而图更来，吾不任跋涉也。”披屈菊复指日曰：“此月明乎？”加西林曰：“吾亦见之，果为明月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加德误矣，此日也，胡乃愚我以月。”加西林曰：“异哉！胡转瞬间忽变月为日？”于是道中披屈菊复欲更试之，指同行一老翁，示加西林曰：“此绝代美人也，加德试为赞词。”加西林乃称老翁曰：“汝倩笑而美盼，腰支殆杨柳也。”披屈菊复正色曰：“加德，独不见是翁发垂秃乎？遽美之，不其欺我也。”加西林乃谢老人曰：“吾目为阳光所烁，乃误翁为好女。”披屈菊亦礼老人曰：“丈何来，去安之也？”老人曰：“吾名为文胜都，吾子罗生都今日赴赘于白铁司答，婿于白氏之门，今往省之。”因同行。既至，宾从杂沓满堂，夫妇既入，白翁延其子婿登席。同席中有新娶者，亦与上座，其人曰霍登旭，与罗生都同饮，语次颇讥披屈菊乃偶此奇悍，披屈菊无言。迨女伴既入内室后，并白翁亦微有谑词。披屈菊忽曰：“吾妻盖世间之极婉淑者，人言殊弗惬。众弗信者，吾当赌以东道。”约席间三新娶者，均号召其妇至前，若应声立出，无倔强与沾濡者胜。罗生都曰：“请赌二十圜金钱。”披屈菊曰：“何少也？”已至一百镑。罗生都以童厮呼冰蛤，久乃曰：“主母事集，未能来。”披屈菊曰：“此岂对夫子之言。”众曰：“恐夫人乃逾此言百倍矣。”霍登旭惧，告其童曰：“敬延尔主母至席。”披屈菊曰：“言请乎？请或必至矣。”霍登旭曰：“吾意君夫人即请亦将不时至。”寻霍童出曰：“主人以主妇为

赌，匪特弗出，且令主人入。”披屈菊曰:“噫，是更毒矣！”乃告其人曰:“告主母，吾召之出。”众失色。少须，加西林果微步出，款款如天人也，告披屈菊曰:“出我何为者？”披屈菊曰:“加德，知冰蛤与霍夫人在内何作耶？”加西林曰:“方深谈无个事。”披屈菊曰:“加德，可携此二人出。”加西林坌息入，大众骇然。白翁曰:“婿得胜著矣。力能感化吾悍女，吾请更以二万圜助妆。”披屈菊曰:“吾妻贤，每语必徇我，弗信者请面试以示信。”移时加西林携二女盈盈出，披屈菊曰:“加德，冠恶，曷掷之。”果应声掷其冠。此时罗生都及霍登旭之妇咸斥其夫曰:“无事胡召我至前席？”披屈菊乃告加西林曰:“加德曷谏此二人，令以礼事其夫子。”加西林果以柔美之言谏二妇，合座骇然。女遂易称为“温柔加西林”，去悍名万里矣。

李误

西西里之西拉格司，与小亚西亚之意勿扫，仇国也。意人之令曰:“凡西人阑入吾疆者，法死；能以一千马克来者，听赎。”一日，西拉格司有老行贾曰意勤，入意勿扫城，为逻骑所得，因献公爵。公爵临鞫，自承不能出马克，在法宜死。公爵颇悯其老惫，问之曰:“而乃不知吾为尔仇国耶，何为冒死虱吾地？”意勤曰:“吾周历人间之至苦者，大地不复容吾

躯，非死莫可；今得躬蹈刑宪，甘之。乃公爵犹悯吾老而加问，吾今不能不吐其腷臆矣。吾西拉格司土著也，生而业贾，既娶得耦，颇用自适。寻将行货于爱辟达门，客六月，贾乃弗售，因以家自随。既而吾妻孪生二儿，声音笑貌如一。复买得穷家二孪儿，面目音吐亦相肖，莫辨次第，吾异而且怜之，遂购为吾二孪作僮厮也。已吾妻思家笃，吾乃买舟护吾妻子归。水行遭大风，船人尽以小艭逸，船中留者，吾妻子及童厮耳。而风益猛，柁桅皆震，妻子仓皇抱哭，余决策以绳分束一子一僮，一授吾妻，一吾自领之。以绳端系桅上，冀船沈桅露，咸得不死，或见拯耳。已大船触礁而破，夫妇子仆均相失，风涛澎湃中，尚见吾妻挟一子一僮，为渔者捞得，吾心略慰。吾及次子与僮，亦见救于他舟，得归西拉格司。十八年中，竟不得吾妻子消息。吾次子十八岁矣，僮亦十八，二人咸欲得其兄，吾子则并欲得其母。吾嘉其孝友，允之。然次子及仆远行二年，亦无耗，吾寻之五稔，穷极幽僻，足迹咸莅，竟不之见。今知此地死所也，顾吾念其亲属，冒死触法，冀得一见，虽就斧质，于心良甘。”语竟，公爵至为矜悯，叹曰：“非吾国宪如是者，尔死或可恕，今且奈何！顾余能假尔一日之命，俾自乞贷，或救其死。”意勤自省无一亲故在是，即延此一日，俄顷即尽，亦不谢而就囹圄。初，意勤孪子咸字之曰安的甫勒，孪僮则咸字之曰特老米倭，见者莫别，乃析其长者曰大安的甫勒，次者曰小安的甫勒，呼其僮亦如之。方意勤下狱时，小安的亦挟僮将入城，路遇故人，止之曰：“今日谳所得一西人，将肆之市，尔服如是，安可

者！”小安的遂变服为爱辟达门人，因得无事。时大安的及母见拯于渔者，后渔者收而鬻之于米奈风部公爵家。公爵为意勿扫公之季父，当新购二儿时，恒携至意勿扫，意勿扫公爵悦之，遂并留其邸第中。迨年浸长，予以武阶。大安的魁硕健勇，能战，曾于乱军中出公爵于死，以此奖进日隆，遂以部中贵族女爱姜那妻之。而小安的既进城，遂居于逆旅，以钱予小特老市食，乃徜徉出门，领略都市风物。小安的思亲至切，恒露忧郁，而小特老时时出以雅谑，旅思因之少抒。此时小安的往来市集，自念犹以涓滴之水充之巨浸，身世且不能自觅，安论母兄者。行次，忽见大特老自远而近，以为其僮也，呼之曰："余遣尔鬻物，乃瞬息即归，何也？"僮愕然，亦以其为主人也，曰："主母迟主人饮，肴核且冷，请即归。"小安的大怪，复以为小特老谑发，斥之曰："吾需尔得物归，奈何复作谑。"大特老哗辨曰："此真主母意，何云谑。"小安的怒曰："吾向恩汝者，以主仆相依为命，不欲见苦，今余心冤穷，尔乃复见戏，孰为主母者！"大特老复哗辨曰："主母，君妇耳，何为诘我？"小安的大怒，抶之。大特老亦怒奔爱姜那曰："主人弗归矣，彼自云无妇也。"爱姜那素妒，以为大安的有外遇，恋恋弗归，乃奋起，欲就而穷大安的。爱姜那有妹曰罗香那，力诫其姊，以为安的必非荡子。爱姜那勿听。而小安的方盛怒，小特老购物适归，小安的余怒勃勃然，斥言其谬。纷呶间，爱姜那入门矣，见小安的，骂曰："我何负，竟欲弃捐？且立咒我死，平日恩意安在？"小安的亦大怒曰："我远客至此，卸装甫二句钟，尔夫妇勿睦，咎我何为者？"爱

姜那如弗闻，且曰:“尔纵百变其词，我终勿听，今趣汝行耳。”乃强捋以归，而爱姜那待之为夫，罗香那复以兄见事。小安的奇骇，以为梦幻。小特老逡巡至厨次，见一女佣颇美丽，亦以夫名之。二人方同饭间，忽闻马策挝门声甚厉，大安的归矣。爱姜那愤曰:“是皆荡人，往往趣主人为狭斜游，令勿纳。”大安的久立不耐，又闻其妻与人饮啖，以为有外遇，愤然疾行。此时小安的及其仆小特老以为白昼遇鬼，乘隙奔逸。道中遇一首饰匠人，出金练一，授小安的曰:“将军令我制此，今竣矣，请以奉呈。”竟匆匆去。小安的曰:“我安有是事?”而匠者行远莫之闻。小安的曰:“此地多祟，均以财色勾人，特老曷即具舟余行矣。”时匠者素负一豪右钱，久乃不遇，此时斗见匠者，以为抗责，执赴警察。方颠顿道间，而大安的适过，匠呼曰:“将军，适授君金练，练值可见还，我还豪右也。”大安的曰:“尔何曾授我以练者?”二人分辨不已，警察官遂并引入谳所。而小特老方奔走觅舟，大安的见而语曰:“趣告主母，以钱赎我。”小特老自念主人何复恋鬼，顾前此已见抶，遂不敢抗，如言而往。爱姜那果以钱授小特老，小特老得钱往寻小安的，而小安的方行俟小特老，然每遇行者，必鞠躬与言事，小安的咸莫之审。复有衣匠即其身较长短，以取衣制，意似素稔者。更行，复遇荡妇，要索金练，语呶呶不已。小安的曰:“我安知尔为谁者?”荡妇曰:“尔即不出练，则吾向日之金戒指亦宜见还。”小安的大怒，弗顾而去。荡妇自念安的甫勒平日温裕，今忽丧心至此，乃造爱姜那告以安的甫勒痫发矣。二妇甫坐语，而大安的从警兵

至门索钱，一见其妻，即数曰："汝何为扃户拒我？"爱姜那思饭时安的恒言未娶无妇，意果痫也，乃不答，令人缚置夹室。复念特老米倭在厨次，亦不有其妻，痫发适类主人，亦令缚之，飞骑延医生。忽有家人坌息至，言安的主仆已逃，吾于道中遇之。爱姜那以为安的主仆断锁而去，复集多人追之。小安的见追者风迅而至，遂逃入尼庵(外国不名尼庵，今借用之)，哀老尼乞翳身所。已而爱姜那率追骑入，老尼问故，爱姜那曰："吾夫痫动，及侍者偕奔，吾来迹之耳。"老尼复问痫何由发？爱姜那曰："彼昵荡妇，恶我羁勒，因积忿痫动。"且曰："老尼试慫我取之。"尼曰："不然，吾辈严净之地，恶容野叉搏人者！"遽阖门入。此时天已垂暮，一日之期已尽，公爵令出老意勤于狱中，将弃之市曹，从者塞途而过。爱姜那为老尼所窘，乃遮公爵马前请申论其事，言夫痫为尼所匿，请公爵罪尼，出其夫。此时家中受缚之大安的及大特老亦脱缚自出，攀公爵鞍，自明非痫。意勤在缚，见大安的，误为小安的也，呼曰："儿有钱，急赎我，我瞬息死矣。"大安的少离索，实莫审为其父，叱曰："罪人奈何儿我！"正纷辨间，老尼与小安的、小特老偕出，爱姜那斗然见安的幻而为二，特老亦然，惊越失次，不能语。公爵马上忽忆意勤之言，是二人者必其子也。老尼一见意勤，大哭，以为其夫。当时以二子一亡一鬻，愤不图生，因而入道，此时夫妇兄弟斗聚一处，大安的亦悟前此碎舟之事，乃出一千马克赎其父，迎其父母至爱姜那家。小安的即娶罗香那为室。爱姜那素妒，寻得其姑之力，阃威亦杀。

铸　情

微鲁纳城中有两巨家，一曰加波勒，一曰孟太格。二家有夙仇，累世莫释，甚而臧获相见，亦必愤争，至于出刃格斗。加波勒主翁一日张饮延客，举城美妇人非孟氏亲串者，悉见款接。孟太格子曰罗密欧，有所属意之美人罗塞林，亦与燕。罗密欧之友本伏利语罗密欧曰："今日加波勒家大集闺秀，子试戴假面以往与会，始知罗塞林特天鹅中杂以乌鸦耳。"罗密欧本欲求眷于罗塞林，罗塞林恒冷涩不复款洽，其友怒，因为是言，以豁其痴抱。罗密欧弗信，以为罗塞林必在座，试往省之亦佳，乃同本伏利、麦苟都戴假面入孟氏之庐。加波勒迎之以礼，选取丽人与之跳舞。座间，罗密欧忽睹一天人，似人间无此艳冶者，失声以为佳丽。加波勒有从子曰太仆，闻声知为罗密欧也，大怒，将嗾家众扑杀之。加波勒止之曰："贵客列坐，乃肆其凶悖，殊无以对客。且罗密欧才名举国知之，何可因杯酒之微，遽置之死。"太仆无语，思更见者，必穷治之矣。跳舞既竟，罗密欧私至丽人侧，与执手为礼曰："此柔荑之手，吾尊之如神道之坛坫，自审溷濁之躯，来谒上真，不敢抗礼，请得以口亲之，为吾忏悔地可乎？"女曰："君来见礼，足知诚悫。然明神之手可把握为礼，不能即之以吻，此口当留诵青词，以达神听，他用之亵矣。"

罗密欧曰:“明神听我。”丽人方含意欲伸,女侍传呼老夫人促入。罗密欧私叩夫人为谁?则加波勒之妻,而丽人则加波勒之女周立叶也。罗密欧闻之,万念冰释,自顾夙仇如是,婚媾何复可图。寻周立叶亦知罗密欧为孟太格之子,顾情愫款款,已深入心胃,即仇亦爱昵之矣。夜中筵罢,罗密欧出,追二友既去,遂越过短垣,入加氏园中。月光烂如白昼,红窗忽辟,周立叶盈盈已在月中。月光射面,皎白如玉,以手承腮,似有所念。此时罗密欧自念能幻身为手套者,尚足以亲芗泽。周立叶对月久之,忽生微喟。罗密欧隅伏听之,周立叶叹曰:“罗密欧乎,汝何事为孟太格家人也。汝脱向我者,则当自脱其族姓,否则我亦屏加波勒氏而别为恒人者,庶近汝乎!”罗密欧此时忍俊不禁,仰而答曰:“君若不令吾称罗密欧者,则但呼为意中人,不其可乎?”周立叶初闻人声,不审其为谁,然当筵间握手时声响已识,忽悟其为罗密欧声也,因曰:“君斗为人所瞩,安得生者!”罗密欧曰:“君一翻眼,吾祸烈于加氏百刃之丛我,此时吾性命托君矣。”周立叶曰:“孰导君入者?”罗密欧曰:“即君导我。君即飘瞥飞行于巨浸间,吾迹亦复可到。”周立叶自审所言已入罗密欧之耳,趣追之不复能返。然闺秀性格,恶能咄嗟之间竟以终身许人。顾心迹呈露,则亦无术自掩,因下顾罗密欧密语曰:“孟太格君贤者,当不鄙夷吾言,吾言发之至诚,慎勿以浮华浪蕊见待。”罗密欧乃指天自誓,誓不语人。周立叶止之曰:“君心我识之矣。”罗密欧曰:“吾心已誓天日,君亦能出其蕴结示我乎?”周立叶曰:“前此为君所窃闻者,非吾誓言耶,奈

何更趣我誓！”方欲更言，而女侍已速之归寝。此时天已向晨，周立叶匆遽中复语罗密欧曰：“明日幸以书见示，果弗弃者，吾将悉空所有，从君长终矣。”时女侍速之者再。周立叶既入，复探首出视，罗密欧则矗立月中，不复能行。此时周立叶正如女娃饲雀，雀将鼓翼，寻复勒之以绳。迨闭窗时，已迟明矣。罗密欧亦不归宿，径造一丛祠中。司祠者为老伦司，道流也，喜幻术，与罗密欧为方外交，深审罗密欧与罗塞林向有情款。罗密欧告以近昵周立叶，已以婚姻自誓，行且至此定婚礼。老伦司大骇，以为贵胄少年之情，全不出之肺腑，触眼而寄，漫无决择。罗密欧自承曰：“罗塞林如惊鸿，吾近之，而彼殊不吾即。若周立叶者，彼我咸有情也。”老伦司亦以为定情以后，深冤夙仇或可因是而解，笑许之。罗密欧乃匆匆作书告周立叶。女得书，驰至老伦司祠中，老伦司遂与之成夫妇之礼。周立叶以私出未告父母，瞥然竟归。罗密欧乃坚约周立叶夜中相见于园间。周立叶既归，盼日落如婴儿，恋其属心之物，唯恐弗得者。是日日中，罗密欧之友本伏利与麦苟都道行，遇太仆及加波勒家众。太仆一见麦苟都，即肆詈其何为与孟太格为友。麦苟都亦负气，起而忿争。本伏利方欲两释之，而罗密欧适行经其次，太仆乃迁怒罗密欧，斥为流氓贱族。此时罗密欧方以姻娅自托，尤以周立叶之故，与太仆不能无情。且罗密欧素温雅，方欲进而自辩，太仆愤极出剑于匣，麦苟都莫审罗密欧所为，以为畏死忘仇，遂猱进与太仆格。麦苟都中剑立殒。太仆复肆詈，罗密欧怒，亦出剑，太仆不胜，死。时孟太格及加波

勒二氏夫妇与王，咸戾尸所，王素昵麦苟都，正哀其死，益怒二氏之仇复，乃下令罪首祸。王进本伏利问状，加波勒夫人告王曰："本伏利党于孟太格，其言不可信，请王罪仇之杀吾子者。"孟太格夫人亦辩曰："太仆固先杀麦苟都者，厥罪应斩。吾子为友复仇，幸王赉其死。"王以二氏均死，厥罪均焉，唯罗密欧擅杀人于市，罪宜流。谳定即行，勿留微鲁纳。周立叶初闻其兄之死，大恨，以为罗密欧驯善如羊，乃蓄狼腔，莹洁如鸽，竟带鸦吻，何也？然爱心既胜，亦渐忘其仇。已闻罗密欧长流，则痛入肝胃，如死百太仆也。罗密欧谳定当流，路至老伦司祠，告以罪状，且自咎此行较死为烈，谋自裁于祠中。老伦司极意慰解之，且云："若苟死，后此尚复何望？若容忍及谪所者，或当图践旧约。"罗密欧闻言心动，思以夜至周立叶家为别，告老伦司曰："吾此行及蛮丢阿，莫省得赦何日。然公道流，为国所尊，若见王者，当为我道地。或得见加波勒夫人，请渐以女公子见许之事告之，意老母见哀，吾约得以更践也。"老伦司许之。是夜罗密欧入周立叶家，经宿始出。然宵中愁绪万叠，竟不可排遣，以明日将行长流也。周立叶尤频频问夜；向晓闻莺，犹以为非莺，谓夜鹊鸣也。然卒晓矣，罗密欧乃衔哀话别，誓至蛮丢阿时，日必以一笺寄汝。罗密欧既下，周立叶凝情伫楼上，竟如生决。罗密欧行绝迅，以为少须者，当触奇祸。罗密欧既行，加波勒勋爵遂为周立叶议婚于巴黎子爵，其人翩翩有致。周立叶闻之，自投于其父，谓身犹娇稚，不能事姑，且兄丧未久，何心复行吉礼。加波勒相婿既定，不许周立叶陈请，以

为失此婿者，后此相攸，正复非易，乃曰:“趣治奁，更一礼拜，汝行矣。”周立叶知不免，趣告老伦司，老伦司曰:“女能忍须斯之苦，待而夫乎?”周立叶曰:“吾身已属罗密欧，乃令吾更适，死且弗恤，何计及苦!”老伦司曰:“女佯喜对若父母，迨将嫁之第一夕，尔吞吾药，状且类死，至四十二点后更活，然未届其时，固僵如真死人也。待尔入穸时，吾飞书告罗密欧，若夫来，若适苏，若随而夫同至谴所，不亦善乎?”周立叶如言，受刀圭归。巴黎子爵适至，女与之款洽至笃，加波勒勋爵大喜。于是家众大忙，以勋臣嫁女，足以倾动一城，吉礼至盛。迨礼拜三日，周立叶夜中服刀圭。药未服时，私念老伦司国之闻人也，或追悔定吾辈之私约，将死我以灭口欤?即既醒而罗密欧不时至，阴穸惨凉，以吾一女娃杂群尸中，何以自聊?然爱情既笃，遂亦无恤，截然进药，立晕。明日巴黎子爵盛陈卤簿音乐来迎，然进门见周立叶，非复如花美眷之周立叶，直春蚕断丝之周立叶矣。子爵自憾，娶得夫人乃无一执手之缘，而加波勒公爵夫妇亦以为婉娈承欢之佳儿一旦不测至是，亦号天自咎不已。时吉席化凶，双栖成独，同一礼拜堂，同一牧师，乃不见靓妆之丽人，而但余孤榇;不行执手之佳礼，而但加奠酌，可云悲腾恨溢矣!然凶事之传，较吉语为速，老伦司之书未到蛮丢阿，而罗密欧已得死耗矣。当闻耗之前一夕，忽梦己身垂僵，周立叶扶而醒之，更为夫妇，方诩诩然以为佳兆。及周立叶死，乃自理鞍辔，欲犯死而吊逝者于坟次。先是，蛮丢阿城中有药贾者，贫不自聊，罗密欧赈之。故事，蛮丢阿城中，敢市毒药

者，罪死。罗密欧与药贾本有情愫，乃驰赴其肆，以金啖之，竟得药归微鲁纳，径造加波勒祖茔，意欲一哭周立叶尸穸，恸后自殊。乃握铲及灯，方欲径启殡宫，忽闻有大声咤曰："鼠辈，乃冒死盗坟耶！"其人即巴黎子爵将花夜至，散之周立叶坟台之上也。罗密欧亦咤曰："止，汝焉能沮我者！汝不见太仆之死乎？"子爵大怒，直前鏖扑，不胜亦死。罗密欧防为人觉，将尸入穸，置之殡宫之中，见周立叶面如生。左顾，烛太仆尸，仍横卧血泊，乃抚之曰："弟灵其在此耶，吾愧见汝矣。"因面周立叶尸，与之亲吻，曰："自是别矣。"遂服药立逝尸次。老伦司久迟罗密欧弗至，计时周立叶当苏，乃亦携铲及灯赴加氏穸次。一望见灯光闪烁于羡中，审之二尸横陈，血泊狼藉，大惊。而周立叶已醒，见老伦司，即问曰："罗密欧安在？"老伦司曰："吾为女郎策败矣，此中殆有天意！"因指二尸示之。时坟外人声轰沸，老伦司遂逃。周立叶顾视罗密欧已仰药毙，杯中都无余滓，苦不得死，因就罗密欧吻中，意欲餂其余药就死，忽闻人声渐近，遂以罗密欧佩刀自殊。来人者，巴黎子爵舍人也，入穸，见三人同毙，大呼而出，于是消息遍布城中，加波勒及孟太格二勋爵与王咸戾。此时警夜之兵亦获得老伦司，王即老伦司问故，老伦司遂以二人幽会及私缔之事启王，且言："吾之为此，盖欲消解二家之夙仇，方欲从容告之加波勒，而加氏相攸复定。周立叶欲从一终，求策于我，我故以迷药授之，因驰书告罗密欧。邮者濡滞，与罗密欧左，因致参差。至后此变局，则吾不能悉矣。"家人检罗密欧尸，得一笺，盖与其父，语与老伦司同。

王审老伦司无罪，释之，乃告二氏曰："为仇无益，殃及儿女矣。"而二氏大感动，夙仇遂释。孟太格乃范金象周立叶，以表其贞，加波勒亦铸金象罗密欧也。

仇　　金

泰门者，雅典闻家，贵而多财者也。忼侠好友，贫窭者固受其沾溉，即衣冠中人亦往往攀援其人，以自增重。于是每饭食客必百数，行旅径过，匪不造门陈款，或得假借见礼。雅典父兄乐其有容，恒目之为长者。而曲媚泰门者，泰门笑，媚者笑；泰门吁，媚者吁也。一时号为泰门照形之镜。而又甚者，虽泰门横草于地，亦无复径取而折之者。雅典文人偶有论著，得泰门洒翰其上，购者已纷来。绘画之家以粉本取正者，泰门恒出多金购录。不论何物，虽以重价自炫，泰门必怡颜对之，以为见鬻以物，即矜宠吾人，不敢复与较值。声望既著，万类争贡所藏，泰门四周酬对，躯为之惫。一时恶少以逋负见收者，泰门必以资赎之，谓是人蒱博举责，其大致如我；如我则我辈耳，我脱手千金，在数逾彼数倍，何为听我辈坐困囹圄。因之望幸于泰门者，往往出其狗马之属，陈炫以待泰门，得泰门嘉许者，明日已馈之门下。是人盖谓以一马往者，报贶当得十马。泰门亦以此故，日耗其资。泰门有二友，一曰路雪司，一曰路格勒司。路雪司赠

泰门以四骏马，银其鞍辔；路格勒司则赠以数巨獒，狞狞然善猎。泰门莫审其值，则以绝明之金钻报之。于是奸欺之徒，每瞩泰门一物，则益道其贵美，必谓以非巨家不能有此。泰门悦，恒举是物赐之。人谓泰门苟王一国，举社稷授人，亦弹指事耳。在势泰门已同甘井，而群小争致其桔槔，弗干弗止。泰门既日日享客，客亦薰莸杂进，泰门无所分析，恒曰："善士固善我，即恶人宁忍死我，我持一仁心施之耳。"挥霍如是，遂不计其资之罄。天上司财之神若为泰门管度支者，故用财如流水也。至于家之有无贫罄，人方争吮其膏，即忠仆善友莫能进说。然泰门有老苍头曰勿来微司，常以簿记示泰门，痛哭止之。泰门他顾弗省。盖天下善拒良言者，无若浪子，浪子狂荡，善言即其仇也。勿来微司日夜见泰门广轩之中，银烛灿然，饮酒如渑，客中夜未散，泰门在极乐中，而勿来微司已到极哀时矣。因念褒词美誉均出诸酒盏之中，餔啜一停，谀词止矣。且秋风偶扇，蝇蚋都渺；炎景稍更，物状皆露。泰门贫弱之时已届，思钱恒不时应，乃嘱其仆市产。勿来微司曰："前日为主人痛哭言之，每不见直，今腴田沃产，非典即质，尚何得市？今使尽鬻余田，尚不能稍酬夙负之半。"泰门骇曰："吾田非起自雅典，而及于拉昔地孟乎！"勿来微司曰："主人知世界之义乎？天下而尚有界也，矧此区区之田何为者！勿论地产之广沃，一呼吸间尽可散失，主弗知乎？"语已大哭。泰门抚之曰："若勿哭，若知若主所挥霍者均义乎？余今日家产固丧，而良友之富足者尚林立，我略用矮笺作狂草，走伻而去，钞且大集。"自谓人我

同癖，与通缓急，无不立办。乃先告路雪司及路格勒司与三伯龙臬司，又以书抵文铁迭司。文铁以逋下狱，泰门盖以五泰泠赎出之者(按《英类苑》，雅典银币一泰泠，核一千二百元，五泰泠核六千元)。泰门于此四人中，人几五六十泰泠矣。自计苟散出之金可以珠还者，得五万泰泠易耳。然书至时，路格勒司方睡梦获巨资，斗闻泰门伻至，以为来馈珍物，披衣起迎。一闻仆言，即颦蹙曰："吾向饮食君主人家，睹其豪爽，即计及今日，故恒以质言极谏，顾不见听，奈何！"乃以金赇走柬者，俾言勿遇。路雪司则胖其躯而华其屋，所以得胖者，泰门饭之也，尚得其所馈遗，用构此宇，被卵育至矣。闻泰门窘，诈愕然不之信，及人告以泰门实贫也，乃自咎曰："昨日适购一宇，已空吾囊橐，今视泰门落魄，坐视不救，吾无状已极，何复对人者。"以此递告，竟不得一钱而返。如是泰门之家，前此喧集如市肆者，今乃冷落无复过问。即以一人一口而论，前称名德，后诋昏悖；前推慷慨，后斥侈恣。瞬息之间，贬褒顿易。而泰门之家，日仍喧豗如前状焉：非食客，均责家矣。顾为责之多，尽泰门腔中之血，以一缕代一泰泠，犹莫能罄，则举责之重已非笔墨所形。忽一日，泰门大置酒筵客，凡诸所识，悉以柬招集。于是文铁迭司、路雪司、路格勒司、三伯龙臬司咸应声至，犹戚戚以为泰门伪贫，以试人情向背，皆自憾凉薄，失此故交。尤有仰食泰门者，惜泰门贫薄，无复陈乞，今泰门更富，则生路复从而辟。是日大众咸戾，各自引咎。泰门慨然肃客，不复介介。呜呼！燕子向暖而飞，人情宁不类燕者？已见从者出碗盂，幂之以盖，中似备实佳

膳。众方骇羡，泰门忽出号令去幂，中实半热之水。泰门呼曰：“群狗舔此水！”令沃诸客。客大奔，淋漓沾湿而去。此殆泰门最后之款客也。既而自念雅典中殆非人类，因避地以去，指城而誓曰：“此中无论饥疫兵燹，当悉尽其类而止。”乃遁诸荒僻之地，叹曰：“吾宁侣禽兽，较人胜也。”因去衣散发，穴山而居，自示以非人。掘草根而食，掬水而饮，闻人声辄匿。此时慷慨好施，万人指为豪侠之泰门，乃一变而侪于禽兽矣。山中所闻者，日夕多悲风，所触者阴森皆树林，河流澌澌，抱山而逝，为状至愁惨可怖。一日方掘地，有声触锄铿然，发视之，均黄金。是金也，苟拾而取之，则富贵，万象仍足立致。然泰门恨之刺骨，以为世间奸欺盗剽，受赇枉法，负义杀人，均是物肇之，不如仍瘗之地，势不足以为恶。他日，有大兵过其地，兵主为阿雪·拔地司，曾大立功于雅典，雅典逐去之，此时用他国兵来袭雅典。泰门见之大喜，乃尽出瘗金犒师，语阿雪·拔地司曰：“冀将军此去，尽戮此人头而畜鸣者，勿令遗噍植之地上，即妇孺勿念。彼种恶，留之适以滋毒。”既盼阿雪·拔地司尽雅典人，复祝阿雪亦当立尽，以阿雪亦产自雅典，此种不宜遗也。一日洞居，忽有人至，旧仆勿来微司也。以主人草衣木食，自困如洪荒人，意来执役，以代其劳。一见主人，涂卧如兽，噤不能语，欲发言问主人，而喉间为万泪所涌，竟不能毕其词。泰门怒，以为雅典人安有人心，此哭伪也，斥去之。仆乃极白己意。泰门微悦，谓群兽中尚有此辈类人耳。然何由仍服此雅典人之服，则其人终为雅典之种人，不当令溷吾居，终斥

去之。逾数日，雅典人大至，贵胄冠族咸集其洞门。以是时阿雪·拔地司猛如狂痫，穷昼夜之力攻城，城人大怖，忽忆泰门夙具将才，得其人或足以御阿雪·拔地司，议院遂以朝士至洞，起泰门主兵。然均不如前冷落，咸涕泣长跽，请泰门归朝，且盛许以富贵。泰门夷然，自念禽兽之鸣吠舞蹈，何足动心者，彼阿雪·拔地司之兵力吾尚患其弗锐，奈何为此辈乞缓师，乃告诸朝士曰："汝辈能尽触阿雪刀锋，令决脰洞腹，万尸骈列，吾愿遂矣。汝何求者？"朝士罗拜，泰门弗为理，复言曰："藉汝辈归告雅典人，有一术尚足以苏之。"人得是言，以为泰门仁心萌也。泰门曰："吾山中大树多，请尽雅典之人临此树下，长日长夜饮彼秋气，则兵祸脱矣。"意令悉经此树下也。国人爽然而去。越数日，有兵经海边，见坟土隆起，有书题于石上曰："我恨人也，我死瘗于此，必生大疫，尽此雅典人也。"至其死法，则不敢知。然其题墓数语，则可云终其身不变操矣。或谓彼人筑坟于海滨，为意亦深，以海潮日夕至坟下，溅沫如泪，哗声如哭，哭其人一生一世不遇真知，诸有所悲啼以相告者，均伪泣假泪也。

神　合

椎罗王柏立格而得罪于希腊王安地倭格，恐其见讨，悉政权付之大臣黑立甘纳司，逊荒避之，至大索司。夙闻大索

司奇荒，行时多舆刍糗，以苏饥民。既至，百姓欢悦雷动，酋长克利翁待之殊有礼意。然连日得黑立笺，言希腊王将以逻骑见逋，王宜趣行。王匆遽出，城人恸哭祖道。王登舟遇飓，船碎，船人尽死，王为激浪所驶，至一岛上，为渔者所拯。渔者言，岛中之国为盆塔布克，王名昔孟臬地司。王有爱女曰戴撒，明日即为女生辰。然各岛剑客壮士咸集较艺，艺优者得尚主。柏立格而叹曰："余有一坚实之甲，水没矣；不尔，尚足追逐壮士之后。"渔中忽有一人捧甲入曰："吾举网得此，不审为谁氏甲也。"椎罗王视之，即己甲，因念此甲被自先王，今亡船得甲，吾归国尚有期乎！明日，椎罗王被甲至昔孟臬地司宫外广场中，与诸壮士角艺，尽败诸壮士。故事凡角艺胜，女意属其人者，必以花冠加其胄。戴撒于是循故事，以冠加椎罗王首。椎罗王见戴撒美丽冠绝，亦私庆得偶。昔孟臬地司不审椎罗王所自来，然悦其神勇，亦愿妻之。成礼后，忽得黑立甘纳司笺，言："希腊王薨，王仇已释。椎罗百姓久无主，思拥戴臣躬，臣以死拒之，请王归国以立社稷。"昔孟臬地司得笺，知赘婿王也，大喜。既而又念爱女乖离，则愀然而悲。又虞海行多风，尤有覆舟之事。椎罗王见状，乃力劝其妻留侍老父勿行。而戴撒则以从一为义，坚弗许。而海风之发不恒，于是行次猝复遇飓。戴撒方娠，因颠簸而成病。椎罗王卧舵楼，初不之省，已见乳媪立考烈达绷儿出，语王曰："此王胤也，然戴撒以诞殒矣。"遂授儿于王，且曰："王善视之，后所遗者仅此耳。"此时虽善状物情者，即有百口百舌，莫能形王之哀愤也。始舌结喉咽，哮不能

声，既而发声嚎曰："天乎！锡我所爱矣，胡又见夺如是之速也？"媪曰："王勿过戚戚，后固死矣，然尚留是纤纤者，是后犹一半生也。"王乃承绷儿发视，女也。因祝之曰："儿生在风涛中，可云险极矣，愿后此常平安处之衽席之上。然儿无母之苦，出胎已然，即后此深居吾宫，享有富贵，又安抵生而离母之戚耶？"语已，风涛益恣。舵工咸言，载尸而行，风安得已，于是同谒柏立格而曰："王勿惮险，有术足以息此狂飙。"王曰："吾何惮！吾舟中风涛大于此百倍也，即死何恨。因吾有弱女在抱，亦甚愿化险为夷耳。"舵工曰："请以后尸置之波中，风或少息。"王审舵工均愚陋，妄意测度，然同在险中，势众莫能格，不得已许之。乃入抚后尸，对之大恸，祝曰："汝生不辰，没又非福，今众人将处汝于沉溟之地，侣鱼蚌矣，奈何！"乃命乳媪立考烈达呼侍者乃司讨，入索香屑及笔墨与载宝之箧。箧至，出美锦为被，裹后尸纳箧中，实以香屑，书一纸置箧中，叙家世甚悉，且云孰得此锦箧，幸为瘗之土中。乃自捧箧投诸海中。已而风稍静，且将乳婴至大索司哺之；计椎罗尚远，舟行不得哺者，儿毙矣。然王后之尸箧，实夜中入海，明日向晨，即为意弗扫中名医西烈孟所得，启箧得艳尸，而尸裹华丽无伦，知为贵人尸也。已检箧得笺，始知为椎罗王后，西烈孟亦为怆然。既而相尸，面尚荣泽，似非死者，复咎椎罗王过粗率，乃竟投未死之人于海中，何也？趣侍者就鲈中活火取药，又令奏和平之乐于尸旁，以平死者震惧之脑筋。时围观者至众，医趣之令开，使尸身承受空气。顷见尸鼻吐翕，似有气息矣。实则王后急

诞于风涛之中，舟簸浪掀，产后惊晕，非死也。迨进药遽醒，问曰："此何地？吾夫安往？"西烈孟以状款语之。已而又示之以王所署笺，后读之，知为王笔，因曰："吾但忆舟簸风高耳，生儿与蹈海之事均不之悉，今生殆不面吾夫矣。余今将为女冠以终，不欲更与人事。"西烈孟曰："后既入道，此地去女神达安那祠宇非远，请送后于祠中。"于是戴撒遂为女冠，然恒念念椎罗王及其乳下之女。时椎罗王自送其女至大索司，名曰马林娜，义云海中生也。既至，授女于克利翁，克利翁妻曰达安尼西亚，椎罗王念曾有恩于大索司，托以爱女，或能见哺。克利翁一见椎罗王，即叹曰："吾以为王此归，定挟后偕来耳。"椎罗王曰："天意安可挽，余即悼亡抑抑以死，于事亦何补者！然弱婴无母，幸公养而教之。"又语达安尼西亚曰："幸媪字吾女以长。"达安尼西亚曰："吾亦有幼女，视王女犹吾弱息耳。"克利翁复曰："王有旧恩于吾部，部人竟无以报，今取报于公主之身矣。脱吾夫妇微蓄私意者，匪特部人不吾许，即帝心宁复见赦。"椎罗王见克利翁夫妇诚款，遂出其女，并留乳媪立考烈达。椎罗王濒行，乳媪大哭，王慰抚之，以女脱长成，汝当有置身之所，勿哭也。王既归椎罗复位，谓其后已死，亦不娶。久之，马林娜浸长至十四岁，学问淹雅，冠于大索司，凡歌曲针黹跳舞诸技，靡不高人。名声既伟，而达安尼西亚远愧己女不如，嫉之，计将逐去马林娜，或以术死之。美者既去，则己女将大有名于时。时立考烈达久物故，马林娜忆之辄悲。达安尼西亚隐嘱侍者利倭斉阴刺之。利倭斉以为马林娜者，天下贤女子

也，奈何尽之。达安尼西亚曰："既云女贤，置之天上不尤愈耶？"已见马林娜入，手一篮，满实花朵，达安尼西亚趣曰："如何？须为我了之！"利倭吝慑于主妇，乃声诺。马林娜携篮方行，哭曰："伤哉吾伶仃也！诞在风涛，寄食人国，是区区之素心，人复见夺而去，天乎奈何！"达安尼西亚迎而谓女曰："若哭媪乎，吾非若媪耶？若累日失容矣，吾今将以利倭吝送汝于海滨，呼吸天风，愁悰或当立释。若悲涕若是，脱一日王更临此，责问于媪，媪又何以对王？"马林娜曰："女固愿行，然心殊省省不复适耳。"利倭吝濒行时，达安尼西亚复嘱之曰："若当如我所云也。"马林娜既至海澨，望洋叹曰："吾生不在此乎？"时海上风起，因谓利倭吝曰："风来何向？"利倭吝曰："此风殆西南来耳。"马林娜曰："吾诞时方扇北风，今风乃西南耶？"回念乳媪生时，告以母死尸亡之故，因大悲。利倭吝忽变色告马林娜曰："主欲祈祷上帝者，速祷之，吾苦不得闲，不能久侍主矣。"马林娜大惊，问："何谓？意其欲杀我乎？我何罪者？"利倭吝曰："命出自主妇。"马林娜曰："吾向不敢以非礼加媪，媪之见怒究何事？"利倭吝曰："奴之来，不为辨理来，为杀人来也。"刚欲出刃，忽海盗伙至，见绝色女郎，纷集劫取而去。利倭吝潜归。盗取马林娜，亦不敢犯，鬻之密铁林为女侍。然女虽屈居下流，而技艺绝伦，长为女师，得修必尽饷其主，主因之拥赀无算。密铁林之镇酋曰立昔马格司，艳女名，遂亲至观之。女谈吐风生，淹博无伦，镇酋审其必非小家之女，因大称赏。问其家世，则呜咽不答。立昔马格司感动，思欲娶之。此时利倭吝

归报，不言被劫，只云杀而置之海中矣。达安尼西亚乃伪哭，虚构柳棺以瘗之。已而椎罗王念女，自临审视，大索司人则引示其墓，椎罗王乃大哭，哭已即归。自是以来，不言不笑，状如中魔。然归舟适经密铁林，立昔马格司见轩然大艑自海上来，审为贵要，自以舰迎视。船人言舟中为椎罗王，王以伤妻悼女之故，淹然如病，为状甚惨也。立昔马格司曰："能导我见王乎？"船人见之，王木然不复见答，如无人与之酬酢者。立昔马格司固好事者也，以为马林娜善辩而慧黠，速之见王，王或为动容，因告黑立甘纳司以部中有奇女之故。已，召马林娜至，立昔马格司语之曰："有王者在舟，方惘惘若病，若能以媚语动王，使之惊醒乎？"女曰："当屏从者，吾一人能已其痴。"马林娜初不省王即其父也，自念王以伤离悼逝之故，因而成病，吾何不以吾家世告王，俾王知之，动同病相怜之意，或能以语见答也。乃款款述其己事告王，王省视久之，忽出语曰："我见女郎，恍佛肖吾妻也。计吾亡女若在，亦当肖汝矣。女居何所？父何名？女郎不自言生于海中乎？"马林娜曰："女之被苦至万分，王或仅当其一分耳。王之所遭，安如女者！"椎罗王曰："女郎近吾座，吾至欲闻而言也。"王闻马林娜名，乃大惊曰："吾为亡女定是名，以女生于海中也，女奈何亦名是者？"马林娜曰："王勿急剧，女尚有言。命吾名为马林娜者，其人为吾父，名王也。"椎罗王曰："尔父王耶？趣言其名。"马林娜曰："吾母亦王女，吾生时，母即见背，所言均吾乳媪立考烈达见语者已。吾父送吾至大索司，长时竟为达安尼西亚所中，几死于海滨。既

受劫于盗，遂货此为婢矣。”王大哭，马林娜曰：“我自叙其悲，王奈何哭？吾父盖名柏立格而，王椎罗也。”王愈悲，急呼黑立甘纳司入，曰：“我其梦乎？尔试为我证之。尔试抶我，我患喜气过巨，为福不足以当之，当受笞楚以自救。是女盖马林娜，即为吾夫妇所亲生之马林娜也。”已复谓黑立甘纳司曰：“尔试听，适有妙乐之音从胡来者？”黑立甘纳司伫听莫得，乃悟王喜极耳音乱也，亦伪诺曰：“有之。”王复曰：“吾疲极欲眠矣。”黑立甘纳司乃立侍王寝。王梦中见意弗扫女神达安那示兆曰：“王急前趣吾庙，吾将令王悦。”既醒，示梦其左右，命趣意弗扫。总督立昔马格司请王登岸，王许之。立昔马格司备王仪仗之密铁林。立昔马格司遂请婚于王，求娶马林娜。王以马林娜沦为女侍时，立昔马格司处之有恩意，亦许婚约，马林娜者受主人恩遇，亦悦。王言必同至意弗扫者始成礼，于是三人均以舟行，风便立至，祠中见西烈孟，而戴撒已披缁入道，虽去王十余年，见即识之。王方喃喃祈神，戴撒闻声，审其果王也，喜不能忍，呼曰：“王其椎罗大长柏立格而耶？”声止而晕。王大骇，令左右救之，西烈孟曰：“吾语神果真不谬者，女冠固王后也。”王曰：“不然。吾后吾亲殓以锦段，置之海中，何复在此？”西烈孟乃述所见。时戴撒亦苏，呼曰：“王果吾君乎？何其言之似吾君也？王不言吾海中生儿旋即殒乎？”王曰：“声果戴撒也。”乃指达安那像言曰：“神哉，吾达安那也！神之贶我，力祛吾前此之苦况尽矣。戴撒来枕吾腕，犹吾前此海中之葬汝时也。”王复令马林娜至，授其

手于戴撒曰:“儿来就尔母。此尔肉中之肉，血中之血也。”戴撒方抱女而哭，王复誓神曰:“吾后此日日为神奠酒矣。”因令立昔马格司与马林娜誓神以定婚约。西史氏曰：余观椎罗王夫妻父子，历劫千数，已乃复聚，奇哉！黑立甘纳司之忠，亦人臣所仅见者。西烈孟以力脱人于险，用心亦几乎神矣。彼达安尼西亚谋毙马林娜，尚幸不死，迨百姓知状，大怒，聚而焚之，夫妇皆毙，足知天道之未尝泯也。

蛊　征

苏格兰王滕甘在位时，有大臣曰马伯司，为王近支，且以战功显，王加以殊礼。先是，国人谋逆，倚脑威为外援，废乱国中，马伯司牧班固以力靖之。乱平，师经战地，地荒悄无人，忽见女巫三人，款款自远而迎。前行者与马伯司为礼，尊马为克来密司(以五等爵中之一)，马伯司固克来密司爵也，甚疑此抵何由知之。其第二人则改称为考道(此爵稍高)，时马伯司依阶平进，尚未至。其第三人则直尊为王矣。马伯司自念今王乃有世子，纵不讳，大位胡能及我。女巫复谓班固曰:“公名位不如马伯司，然尊贵过之，享有大名又过之，以公之后嗣实王苏格兰也。”语已，飘瞥不见。二人奇骇，不审所由来。忽见中涓奉敕，晋马伯司为考道爵，马伯司惊佳兆，遂萌异志，图僭号，顾班固曰:“巫言果验，则公子

将来王苏格兰亦或验也。”班固正色曰：“术者之言，小良有验，若吾辈大臣遇事崇信，将自陷于不测。”然马伯司富贵熏心，此时窃据非常之望已决，漫不之听。马伯司妻亦希荣慕势者，马伯司引巫言告之，妻大喜，趣图王。王方以为马伯司平贼新归，自临其私宅抚劳，并挟长子马康、次子度那本与朝士大集其门。苏格兰故事，大臣咸得筑堡自卫，堡中乔木参天如图画，燕雀营巢，鸣声上下，风景佳绝。王临幸时，为意至得。而马伯司夫人复以隆礼款王，王悦。盖佥壬蓄毒，而良其容，犹玫瑰盛开，蝮蛇宅其根叶之下，王乌知者！时王游涉竟日，倦而早寝，宿卫二勇士侍王寝。方王归寝之先，以金钻戒指锡夫人，嘉其有礼。时夜色沈沈，月痕逾午，人间万声都寂，虽名园胜概，咸无游赏之人，而豺虎恒以此时出猎禽兽。吾言蓄毒之佥壬如马伯司夫人者，正以此际施其虺毒矣。夫人自念马伯司固欲图王，然男子多犹豫，为计不决，一发觉者族赤矣。计唯出不意掩袭之，必可得志。乃盈盈怀匕首，至王寝所，二卫士日中得酒，已洪醉如泥，夫人乃以烛烛王。王多髯，甚类其父。意良不忍剚刃王腹，复怀匕首出，谋之马伯司。马伯司方独居深念，图大事非易，谓王今日临幸，仓卒宾天，朝士必集矢吾家。又身为王近支宗室，王礼我最，位极人臣，图篡殊非计。且王秽德未彰，朝野属心，奈何弑之？正驰思间，夫人排闼入，逐事开陈，谓马伯司以一举手之劳，可以易家为国，复何所顾惜为儿女态？纵使朝士问王致死之故，吾正可委之二卫士。马伯司心动，遂起，挟匕首出，步促行蹶，精魄外越，似见暗陬中亦现一匕

首，血渖淋漓，漾空如鱼游，爪之即不复见。因自解曰，此幻相，由吾心造也，世安有鬼！径入，以刃剚王胸，王薨。马伯司急出，心跃色变，夫人延而抚定之，以水濯其手，去血污，复以刃置醉士怀，且掬血涂醉士面。迟明，左右入侍，见王薨，驰告马伯司，马伯司夫妇匍匐大哭，咤缚卫士拷讯；然朝士咸窃窃疑马伯司所为，不属意于卫士。王二子闻王凶耗，亦知马伯司所为，马康奔英，度那本奔阿尔兰。二子既出，群臣按玉牒，马伯司最亲贵，遂拥立为王。马伯司临御时，益信巫言验。忽自念巫言班固子且继王，不去班氏父子，为害滋大。因置酒高会，合诸大臣，并召班固及其子弗谅司与燕。预伏刺客于道，遮班固，班固果中刺客死，弗谅司遁（弗谅司后果王苏格兰，直至于雅各第一，始与英合，雅各犹在位也）。饮次，王后出与诸臣酬酢，君臣大洽。马伯司起而言曰："惜今日班固弗与此饮，苟得班固者，为乐更无极。"语已归座，见班固浴血瞠目，据王位弗起，座人悉不之见，独王见之，大震。王后恐王昏惘中自陈己失，乃掖王，言患作，遣散座客而去。自是王及后终夜被眚，不复就枕席。且闻弗谅司在逃，益以巫言为惧，乃下令索往日三女巫，问休咎。已从山洞中得之。巫素蓄蛊，合虾蟆、蝙蝠、巨蛇、蟾蜍及虎之股、鸺鹠之翅与猪龙之鳞、豺狼之牙、鲨鱼之胃、死人之腊、婴儿之指、犹太人之肝，又从黑夜中采毒草之根，以巨鼎煮之，既沸，滴以猩猩之血。蛊成，即有蛊鬼来告以未来之事。鬼为状至怪，周面及额与发际似皆撑小手作怒拿状。巫至，遂召第一蛊，蛊见于宫中，呼王曰："马伯司，尔留

意法夫爵马德夫。”马德夫者,马伯司仇也。第二蛊继见,则状如婴儿,浴血而立,亦呼曰:“马伯司勿恐,敌汝之人非诞而生者,其人均不足死汝。”马伯司自念:凡人非女所诞,何从得生?因信蛊言,亦不置念。第三蛊复见,状亦一婴儿,冕而执树枝,语曰:“马伯司,待柏南中参天大树能移根至滕西奈山者,汝死矣。”马伯司大喜,以为树林无自徙之日,吾其不横死矣。因请于蛊曰:“班固之子果能王苏格兰乎?请明神示之。”蛊指空际,见有鬼影憧憧过,为数八,最后为班固,左手执镜,血污靴袍,对马伯司作憨笑,镜中之影隐隐约约,似示班氏子孙已王者,已而万象俱渺。于是马伯司日滋恟惧。旋闻马康乞师于英国,马德夫已仗剑即之,马伯司怒,遂族马德夫家。大臣惧及,亦群奔马康。马伯司知人心尽涣,祸不旋踵,转羡滕甘之死为乐。马伯司当郁伊无聊时,王后尚出温婉之语,以宽其忧,继而王后又逝,形影益孤,即王后之死,亦以忏悔自殊者,事同于鬼责。此时马伯司情同独夫,旁无亲昵之士,方欲图死,而马康之兵已及国门,复起英雄之胆,思以勇自振。且恃蛊言,知无死法,因大出兵讨敌。一日谍者入言,震恐变其恒状,言望见柏南群树,忽望吾垒而奔。马伯司大怒曰:“世安有是?是妖言可斩!即使群树能奔,余兵亦出。”时敌兵已至堡外,人人咸斫树枝自蔽,卷甲争趋,谍言树林奔者,马康师行也。马伯司素勇,临敌猛战,不少却。忽见马德夫居阵间,斗忆蛊言,乃噪奔,而马德夫横出阵后遮之,指数罪状,并责问歼其家族之故。马伯司中慑,乃不敢战。忽尔回忆蛊言,人非诞而生

者，悉莫我何，雄心复起，顾马德夫曰："尔勿窘我，我受箓于神，凡人诞而生者，均莫能死我，汝辈何为者！"马德夫曰："若然，则尔死期至矣。吾母难产，吾盖剖母腹出者，则决非诞矣。"马伯司大震，私咎鬼言多疑似，知必不免，乃告马德夫曰："吾不复战。"马德夫曰："尔果降者，缚汝于市示警，不汝戮也。"马伯司曰："此辱焉可支，无宁死耳！"复大战，卒为马德夫所杀，取其首送马康。马康既平贼，遂即位，百姓欢呼万岁。

医　谐

贝脱兰者，法勋贵也，其父新丧，遂袭旧封，为子爵。法皇悯念其父，乃召之侍中。母老念子，以为子侍禁近，岁且不得一面，状甚戚戚。时法皇已敕近臣拉否就家起之，见夫人凄恋其子，颇用悯恤，因示以法皇恩礼之意，谓贝脱兰一入必大用，皇近寝疾，群医悉坐困，行且不治。夫人闻状，因指旁侍一女郎曰海泠娜者示使者曰："皇病状剧，果是人之父仍存者，疗王或得生。然其父临命时，多授秘方与其女。"夫人言时，海泠娜泣不可仰。夫人以为念父也，抚之至再。贝脱兰乃别其母，将同使者入宫，夫人复告拉否曰："是儿稚，初入禁籞，余甚恐其陨越，幸使者左右之。"而贝脱兰既慰其母，复慰海泠娜始出。海泠娜之哭，非哭父也，以属意

于贝脱兰，计一侍中，归省必无日，盖伤离怨别而哭耳。复又自念：贝脱兰系出朱邸，为国贵胄，吾区区一医人之女，胡足为匹；必如是者，殆想望天河之星，择其最荧者为偶，非虚构此想耶！然自揣得与贝脱兰常相谈笑，此亦佳事。顾吾父儿拉死时，禁方俱在，而老皇所患，治法亦适在此方，计能活老皇者，婚事或能因是而定，恒以此意示人。闻者遂进语爵夫人，言海泠娜将赴巴黎疗皇病，且因是自托于贝脱兰。夫人闻言，令趣海泠娜至，私念此女乃欲偶吾儿，夫男女相爱，情所不禁，彼玫瑰蓓蕾时之多刺，犹之女子破瓜时之有情，老身少时正复如此，今安禁此女子之无情者。已见海泠娜入，夫人谓之曰："若知余为而母乎？"海泠娜曰："吾岂敢猎跻儿行事夫人，夫人直大母耳。"夫人曰："尔直吾女（西人称媳亦曰女）。"海泠娜揣夫人知己事，脸乃大赪，因曰："吾不敢事贝脱兰为兄，焉敢母夫人。"夫人曰："非也，吾欲就律法上女汝耳（西人称子妇为律法上之女）。"复曰："女非昵吾子乎？"海泠娜大窘曰："乞夫人恕我。"夫人曰："汝勿恐，汝之与吾子有恩意，吾亦具知之。"海泠娜直跽而自承，为状甚羞涩。夫人曰："闻汝将远涉巴京，为王愈疾，有之乎？"海泠娜曰："有之，盖为贝脱兰行耳。"夫人闻言，诘曰："尔自揣所据秘方能必已王疾耶？"海泠娜曰："此方盖百试矣，咸应手瘳。"夫人曰："吾愿汝遂所求。"因广出川资，以从者护海泠娜至巴京。既至，拉否为言于法皇，皇以为稚女何学，乃处方见疗，且出自荐，必无验，斥其药弗饮。海泠娜乃自矢，药进二日弗瘳者，愿弃市；此药得验，无他求，但请于贵胄中得婿，

于愿斯足。皇进药二日，病若失，大聚勋戚子弟未娶者，令海泠娜自择。女请偭贝脱兰，复与之言曰："女非敢偶公子，自愿能处卵翼之下足矣。"法皇遂命贝脱兰曰："汝夫其人。"贝脱兰曰："此非臣夙愿也。彼出身寒细，又寄食臣家，是焉可偶？"海泠娜应王曰："婢子此来本为皇帝疗疾，疾瘳，国之幸也。贝公子既见怫，婢子何事再请，行归矣。"法皇怒，令即日成礼。然礼具，而海泠娜夫妇冷于冰雪，盖心不见属，形偶不为昵也。贝脱兰既娶，乞假于皇帝出游，语其妻曰："此举殊乖我意，我今将翱翔于宇内，尔且归侍吾老母乎。"海泠娜曰："知之。顾我之求属君家，自审非分，然得乞君家咫尺地，用为婢子，拥帚自效，晨夕仰老夫人颜色，或不为公子累乎！"贝脱兰唾弃已深，漠不为动，慨然竟行，亦不留一温慰之语。于是海泠娜鞅鞅归。甫至家，得贝脱兰书，书词决绝，读之心碎。夫人见海泠娜归，大喜，即询其子胡不并归？海泠娜废然久之，始曰："吾主不归矣。"因以来书示母，中有二语云："尔能得吾所御戒指者，夫我；若不得者，终身不复相见。"母愕然，乃以语开譬海泠娜曰："吾儿劣，得此贤妇而遽决之，然以老身故，且忍而待之。"海泠娜虽闻母言，然终弗适。明日迟明，侍者言海泠娜出矣，遗书于儿曰："女唯失德，致公子不归，厥罪由我。今女将赴圣约克忏悔于圣真，幸母告公子，彼所弗惬之劣妻，今入道矣。"贝脱兰之出都也，经至弗老伦司，隶于公爵麾下为列将，颇知名。既得母书，言海泠娜下堂，乃治任将归省。时海泠娜赴圣约克，亦适经弗老伦司。既至，闻有贞操之孀雌某，恒以礼接入道者，

乃造门陈请。妇礼之甚至，且云："今日夫人至此，适吾大公将阅兵，可同寓目，彼列将中有夫人同里曰罗西熊子爵。"海泠娜曰："吾愿侍媪往观。"道中，媪语海泠娜曰："子爵良寡情，既得妇，竟弃置之，乃欲谋娶吾女达安那。"海泠娜闻言大戚。先是贝脱兰之至弗老伦司，见达安那，即为诗盛道其美，复累至其家调谑，私订幽会。达安那省其有妇，弗许。故媪道中且行且述其事，谓贝脱兰将以明日归省，乃与达安那坚订私约，以今夕至。海泠娜初闻甚悲，既而谋定，乃历历告媪以故，请媪以今夜纵之来，吾代女公子应之，因言欲得其戒指，故求助于媪母女，于是媪母女悉允之。且伪言海泠娜已死，则贝脱兰例得更娶，可以授人戒指矣。夜中贝脱兰至，海泠娜娇妆为达安那见之，款款语恩爱，贝脱兰大悦，立誓娶之。初海泠娜之居贝脱兰家也，沈默寡言说，复不假修饰，故贝脱兰弗悦，今则妙其音吐，多方以媚贝脱兰，贝脱兰谓天仙化人也，海泠娜遂乘间乞戒指，因亦以法皇所锡赉之戒指移赠贝脱兰。迟明，贝脱兰行，海泠娜亦请达安那母女至巴黎。甫卸装，闻法皇已幸贝脱兰家，三人亦随至。迨法皇至，闻海泠娜死，疑贝脱兰酖之，立宣贝脱兰，贝脱兰自投不讳，皇亦赦之。忽见贝脱兰戒指灿然，始忆为己所赐者。先是法皇与海泠娜约，有所陈请，必以戒指示信，且戒勿以与人。今得海泠娜死耗，而戒指复落贝脱兰之手，益信贝脱兰以计死之，大怒，收贝脱兰。此时达安那已入面王，言贝脱兰戒指，女所授也，请赦贝脱兰。皇问："尔戒指安从来？"达安那曰："于市中购得者。"皇大怒，令并收达安那。达安

那辩曰:“皇帝若弗信者,女能以鬻戒指者来。”忽见孀媪挟海泠娜俱入面皇,贝脱兰之母见海泠娜入,大悦曰:“尔尚生耶?”皇亦喜曰:“是非余所定婚之贝脱兰妻耶?”海泠娜曰:“皇帝所定女,有人妻之名,无人妻之实。”贝脱兰呼曰:“名实皆有,请释前隙。”海泠娜曰:“是晚在弗老伦司夜中相聚,昵我甚至,胡与前此之情愫大异耶?前此书中誓言,能得此戒指者为夫妇如初,今吾既得戒指矣,奈何?”贝脱兰曰:“夜中相见者即尔耶?果尔,吾五体投地矣。”此时媪与达安那均居皇帝前,辨析其事,自承不讳。法皇大悦,抚达安那曰:“女子侠也。”乃选贵胄一人娶之。

狱　配

维也纳公爵者,性慈祥,民有躬陷科网,公恒令释勿治。故事,男女非偶而相从者,罪死,然自公柄政,亦未有行之者。于是民俗悉靡,婚嫁之礼几废,民不称便。讼淫奔者,相望于道。公忧之,私念欲悉反向之所为,必不见直于百姓,思以位授摄于人,俾尽祛其弊,乃更图复位。有安其鲁者,国人咸韪其严直,履规蹈矩,以道自卫,公谋授摄于安其鲁。安其鲁未摄时,公预询诸大臣爱司葛勒,爱亦深许其人。公遂进安其鲁,告以故,自言欲游波兰,实则一出国门,即变服为术士,溷之稠人中,以觇居摄新政。时有克老

丢者，为人赴诉，言与女郎尤里雅德通。居摄怒，录其人，论弃市。爱司葛勒闻之，请于居摄，谓克老丢闻家也，请得以议贵逭死。居摄曰："律法非束菅象人者也。菅人立田，燕雀望而畏之，即知其非人也，行将栖其顶矣。克老丢罪死，无赦。"克老丢有友曰罗雪倭，就狱中视之。克老丢曰："吾有女兄雅萨巴者，道流也，余闻其将幂面矣（西人入道者一经幂面，则终身不嫁，且不与人接言），君急驰告吾兄，兄有口，当能出吾于犴狱。"罗雪倭驰造雅萨巴许，然道院深秘严扃，外人莫敢阑入，罗雪倭大呼于门外。时院中诸道流咸幂面，唯雅萨巴未也，众乃推之出视。罗雪倭曰："请女冠为告雅萨巴，彼有弟陷狱矣，必得雅萨巴一面，或得逃其死。"雅萨巴曰："天乎，此吾弟也！吾即雅萨巴耳。顾吾屏人久，又以一女子之身，安能动公爵，令骫法生吾弟？"罗雪倭曰："正以女冠非男耳，凡以室女求人，在礼无见拒之理。"雅萨巴曰："第试之。"于是入告主持者，遂同罗雪倭行。既造公府，长跽乞哀，叙致数百语，婉有词况。居摄曰："爰书定，若弟不生矣。"雅萨巴曰："果刑宪如是，吾弟必无生法。"乃出，罗雪倭趣之更入，曰："骨肉之爱，安能即此遽灰其心。"雅萨巴乃复入乞哀，居摄曰："旦夕行决，汝来晚也。"雅萨巴曰："凡枋权之人，转移生死在弹指间，天下惟慈惠为美德，幸大公于法外生吾弟。"居摄曰："行，迟明见之藁街矣。"雅萨巴曰："庖丁割鸡，尚以其时，宁杀人乃匆促至此！幸大公于法外生吾弟。且吾弟所干宪坐，不知前此何限其数，独吾弟见决，何也？大公试叩灵府之门，问吾弟以是罪获死，于天

理公乎?”语讫，居摄为之动容，且见雅萨巴容华绝代，尤流睇不已，心乃大动。此时雅萨巴复悲咽言曰:“果弟得生者，必有以报大公之惠。”居摄作色曰:“汝敢以赇进耶?”雅萨巴曰:“是惠也，虽上帝可受。盖吾道流也，晨夕必祷天为大公祝厘。”居摄色定曰:“汝以明日至。”雅萨巴以为居摄见许，弟之首领获保矣，临行呼曰:“天帝佑大公!”安其鲁私念曰:帝佑不若汝佑之为切也。复自咎前此未与妇人款洽，幸无事，故得以道学自振，今日为情所抑，乃渐渐欲从而靡。是夜居摄天人交战不已，已而色心战胜道心矣。明日雅萨巴至，居摄延之秘殿，语之曰:“若贬其贞操，则若弟容可生。”雅萨巴曰:“大公执宪，正以吾弟蹈淫律，因置之法，今奈何自蹈之?”居摄曰:“若弟固不死，不死之道，在尔一诺间耳。”雅萨巴曰:“吾为弟来，苟赐箠见血，吾犹将以红宝石视之，若能以吾身代弟者，于愿尤遂。惟苟且之行，则万非道流所甘，意大公试我以诚伪，将以辨吾心耶，则尤拜公赐。”居摄曰:“非试也，此吾夙心。”雅萨巴曰:“大公言，吾悉闻之，吾今且宣之国众，将以踣公。公幸赦吾弟，吾亦不暴秽。”居摄笑曰:“吾道学之名遍国中，尔即言之，亦不汝信。且尔弟明日决矣，即努力言之人，人将以汝为愤弟而蔑我也。曷从吾计为得。”雅萨巴出而自念，此事何从得诉者，因惘惘至狱中视其弟。是变服之公爵，陡闻狱中得死囚，即入狱抚慰克老丢，令其悔过自忏。既见雅萨巴至，遂屏外室，窃听其语。克老丢曰:“姊来能脱吾于死否?”雅萨巴曰:“有之，特此法行，吾弟之蒙羞较大辟倍也。”克老丢曰:“试言之。”雅萨巴

曰："吾甚惧汝有贪生之心，苟贪生者，将举吾家世门望沦之泥滓。"克老丢曰："乃如是耶？我何生为！"雅萨巴曰："是心足告列祖矣，可静俟国法。"克老丢曰："死究足怕。"雅萨巴曰："耻亦难忍。"正无聊相对间，公爵入矣，谓二人曰："尔二人所言者，我悉闻之。"谓雅萨巴曰："居摄之言，殆试汝耳。"复视克老丢曰："以吾观之，子殆不能更趣生路。"克老丢知不免，乃坐而自悲。公爵谓雅萨巴曰："女郎立志清皎，深可嘉尚。"雅萨巴曰："吾甚恨吾君见欺于安其鲁，一日吾君果归，吾必遮马而讼。"公爵曰："汝讼之，或不见直，然吾有术诏汝。吾闻有女人马利亚那者，安其鲁未婚之弃妇也。妇兄侍女来此成礼，遇飓于海，亡其嫁奁，因是安其鲁伪言其失节，屏不娶。今其人尚在是，女郎胡不见造马利亚那，伪为女郎自进，既全女郎之节，复圆居摄之偶，亦道怀弟之死，不其美乎！果有意者，吾当为女郎先容于马利亚那。"雅萨巴果如公爵言。马利亚那立允。雅萨巴往见居摄，约以夜中入宫，以女伴同来，匆匆当出。复告马利亚那曰："夫人入时，幸勿多言，以败吾事，第言迅赦吾弟足矣。"雅萨巴果于夜中以马利亚那入，雅萨巴自念是策行，名节既全，同产复生，皆道流所赐。夜中入狱，告克老丢以故，而公爵亦未行，并得闻之。忽传内旨，饬狱吏立出克老丢弃市，传旨入宫。雅萨巴大骇。公爵乃告刑者曰："吾与老公爵亲也，尔第斫今日新死囚首代克老丢，居摄有言，我独承之。且公爵有书于此，尔并头颅将入，必且无事。"书云："余至波兰，以事中沮，不果行，明辰归矣。尔可于迟明时将印绶至城下

迎我，且传示国中，夙有冤抑之事，许其遮马上诉。”时马利亚那事露，居摄亦下之狱。公爵属二女，明日公爵至，尔必如是讼之，狱且得直。越日公爵果外至，大臣列侍其后，安其鲁至门纳印绶于公。忽见雅萨巴呼冤于马前曰：“女为克老丢之兄，克老丢以不戒于色下狱，女求居摄，初不见允，继令以身许之者，狱当缓，女不得已从之，而居摄于夜中竟论杀吾弟。”公爵斥不许，以为枉诉，安其鲁曰：“是人殆伤其怀弟见法，故出言漫无省择。”马利亚那亦至号冤，且云：“雅萨巴之言谬，吾实安其鲁之聘妻，是夜荐枕者我也，幸公爵勿罪安其鲁。”安其鲁自念是二人者，语多间罅，意可以辩口自脱，进语公爵曰：“是二人者均见蔑，幸公更以一日之权假我，我足以了此二人。”公爵曰：“此事得君治之，狱事当彻。”二女大惧，自念供词矛盾，吾为道流所误矣。因自承，供词系道流所授者，请取而证之。公爵谓爱司葛勒曰：“尔与安其鲁坐候，余且更衣。一既入，复戴面具（西人面具非同中国，中国以纸，西人以皮，戴之如生人，包探多用之），仍如道流状，出觅二女。二女将之入见，安其鲁曰：“蔑我者，是尔所授旨耶？”公爵曰：“我必面公爵，始吐吾实。”安其鲁曰：“我即公爵，今日尚摄位，尔第言之，毋须公爵。”公爵乃大詈公爵昏悖，奈何以国家重事属之小人，因尽揭安其鲁之罪。安其鲁曰：“尔出言无状，指斥君上。”趣左右下狱。公爵立时去其面具及道流之衣，左右哗骇，乃知公爵之伪为此状也。公爵登堂，语雅萨巴曰：“尔所遇之道流即我，今汝其知之矣。尔之枉屈，余皆审之。”雅萨巴曰：“蓬门弱息，竟昧潜

龙，未讲君民之礼，幸君主赦之。”安其鲁亦长跽自承曰：“请大公勿以我之罪状暴诸国中，以增臣耻，速具狱，就死足矣。”公爵定谳，安其鲁论死，令以安氏之产归马利亚那别适。马利亚那搏颡言曰：“臣女不愿他适，愿从安其鲁以终，乞君主赦臣夫罪状。”复请雅萨巴为之缓颊。公爵曰：“彼若为安其鲁乞命者，何自对其亡弟？”马利亚那曰：“凡人均有过举，能自新，尚足齿于完人。”仍陈请雅萨巴不已。公爵曰：“安其鲁能死克老丢，则彼罪安能涤湔？”忽见雅萨巴盈盈而跽曰：“安其鲁虽迷惘于一时，然其始亦执宪衎衎，似可恕也。”公爵见雅萨巴弗念旧恶，异之，立命取克老丢出狱，语雅萨巴曰：“克老丢固有罪，然以女贞义，吾今释之，向之论决，囚首也。安其鲁得其妻陈请，吾亦以女之故置不论。饬安其鲁收取其妻，而克老丢亦听取尤里雅德以自盖。然雅萨巴贤惠如此，我不能置，当立之以母仪一国。”时雅萨巴虽入道，未经幂面，乃遵公爵旨，以时入宫，成礼日，以清操风其俗，渐归于贞整。

鬼 诏

丹麦王后杰德鲁新丧其王汉姆来德未二月，即下嫁王弟克老丢，国人咸谓后之侍王未有情愫也。克老丢仪表猥陋，心复狡险，识者疑前王之丧，殆克老丢药之，既图得后，

且觊非常。而前王有子以孝行称于国人，王薨，靡日不哀，又耻其母之失节，居恒怏怏。既不读书，亦不行猎，凡盛年应为之事，无一惬心者，厌世之心日甚，以为此尘埃中，殆非人类所处。太子之心，亦非有恋于大宝，盖自念先王盛德，乃不能得于其母，冒新丧而嫁，而又越礼，即使不安于室，亦宜有所择，不应耦此佥壬。于是慚慨日深，较失百王位尤为悲愤。而杰德鲁与克老丢日加抚慰，终不能夺。盖太子挚孝之心，实根天性，长年黑衣，用志哀慕。王后与克老丢行礼之日，太子屏居弗出，然甚疑其父死状，意为人所图。克老丢则云："王被蛇祸以死。"太子以为蛇即克老丢自况也。而究不得其故，焦思益甚。忽有卫士言，夜中老王见灵于宫中，而太子近侍霍雷旭亦见之，言："王来时被甲冠胄，威毅如生，特颜色惨沮，非怒似忧也。卫士前叩，王弗语。一夜吾于垂晓时见王，王方欲语，鸡适啼，王遂隐不见。"太子闻而信之。然王薨数月，而神见于宫中，意必有隐衷，即之或得见告，思以夜时杂卫士中迎王。向晚后，遂同霍雷旭、马塞勒司就王见灵处伺之。是夜月明风紧，太子方与霍雷旭语寒状，忽霍雷旭愕然语曰："王至矣。"太子骤见王，大震，莫省其福祸，更视则王殷忧有墨色，似欲临诏太子。太子知不为祸，遂称曰："父王汉姆来德，王何事犯月而前，乃不安于梓宫？王试诏我，我必令王魂魄宅于寝园。"鬼王招手，令太子至隐处，霍雷旭及马塞勒司疑为黑眚诈王，将不利于太子，坚不听前。太子弗听，骤奔即王。人鬼既至隐处，王发声曰："余为汉姆来德，尔父也。吾实见谋于克老丢，余每

饭后，必行花阴，或即花阴而卧，克老丢置毒余耳，药入周于四肢，余立成为枯腊，因之克老丢得尔母及余位，尔当图复此仇。”言次甚怨太子之母，乃忘耻事仇，因谓太子曰：“尔诛克老丢，勿及尔母，令彼怨艾以待天年。”太子泣而诺，王遂隐。太子此时悉前此所记忆之事，尽从而忘之，长日印于脑中者，唯先王之言。既归，但语霍雷旭，他人无一闻者，且告二士勿言见鬼事。太子素多力，从见异征，神气日愈沮丧，因自念佯狂亦佳，庶足以释克老丢之疑。于是伪为颠痫状，惘惘无所闻知，衣食颠倒，果如风人。克老丢与王后私议，以为太子年长宜娶，意不得娶而痫发。先是，太子素昵一处子，名倭斐立，为大臣普鲁臬司之女公子。太子常与通书，且馈之以戒指，坚约至固。追佯狂后，每见倭斐立，辄怒詈无情。倭斐立怜其病，以为病宜反常，苟得瘳者，其好我当犹昔也。然太子以报仇之故，谬为狂讦，复念倭斐立安可陵践如是，乃觑隙作书告倭斐立，书词颠倒无次，然幅中却夹以挚语。倭斐立得书，知太子之心未忘前谊，遂呈书于其父。普鲁臬司读竟，乃进诸新王及后，王后得书，果以为太子之狂诚为倭斐立也，立促有司为太子具礼。顾太子报仇心切，以为一日纵贼，即一日负疚，又念杀王之事，赤手为难，卫士既多，又王与后恒同茵凭，诛王将以累后，乃久思不得其要领。然鬼言无凭，必得实际者，乃可举大事。一日，有俳优入东宫，太子趣其谈椎罗王见戕于刺客，王后哭之至哀事。俳优言时，状王之死，与后之哀，毫发备肖，一时闻者咸为流涕，即俳优自言至此，亦呜咽不复成声。太子本有夙

冤，闻之愈戚触，因念俳能感人至此，明日试令其入王宫，验王与后之情伪。乃自编一阕，与克老丢图王事相仿佛者，盖状维也纳公爵贡萨古与其妃拔铁司塔事。王有弟曰罗西爱纳司，在园次谋公，因娶其妃。王临燕闻歌，不审太子之图。太子隅坐，默观王之词色。时俳优初演贡萨古与拔铁司塔坐谈，妃告公爵，言公千秋后，余誓不更适，情愫甚懋密可喜。克老丢及杰德鲁闻之，颜色顿变。迨演至罗西爱纳司进药情事，适与克老丢吻合，克老丢怏怏不复耐，遂命侍者以灯导入寝室卧。俳优演竟，太子知克老丢谋王确也，然实无术足以死克老丢者。忽闻其母宣太子入。太子之入，克老丢欲以其母之意，刺取太子向背，亦意俳优之言为太子尝试者。又令普鲁臬司伏帷中听之。太子既入，杰德鲁以婉约之言恬太子，言尔所为，良足触尔父之怒。太子闻言，亦奋然曰："观母所为，正不足以对吾父耳。"杰德鲁曰："尔言何指者？"太子曰："吾言字字确也。"杰德鲁怒曰："尔所应对者，是何人临汝之上耶？"太子叹曰："吾实莫知其谁，尔殆为王后，又为尔夫弟之妻，为分又吾母也。"杰德鲁大怒曰："尔狂悖至此，吾将以能言者诘汝矣。"然太子弗听其母外出，意欲以至情感动之，俾母自怨艾，因勒其母归坐。杰德鲁防其痫发，大警而号，忽帷中有人呼曰："趣救王后。"太子以为王匿其中也，骤出刃，从声音所出处隔帷掷之。刃至声歇，意其死矣，揭帷出尸，则普鲁臬司，非王也。后大惊曰："尔敢于宫中行戮耶？"太子曰："滥杀固矣。然较诸自弑其夫，下嫁其夫弟者，不既胜乎！"语出，自省其过，复变其词，

以为母之所为，殆上撄天怒，奈何父骨未寒，遂忘身事仇，以贻死父之羞。且前此与父誓词又安在耶？观母所为，何以对越于天？因出二画像指示其母曰："母试观此二像，吾父温裕有仪表，母奈何弑之？是夫龌龊如市贾，望而知为伧也，母奈何忘仇事之？"杰德鲁羞不可忍，无敢正视。此时太子见前王复见灵于宫中，语太子曰："止。汝仇不在是也，更逼若母者，将蕴怒而死，汝罪重矣。"然王后见太子向空而语，不知其遇鬼，果以为痫发也。太子复告母曰："母勿痫我，我实见父之灵，母苟勿信，试切吾脉，吾脉沈静，奈何痫我耶？"因又告母以"宿过弗念，母但常念吾死父之仇可尔"。语已遂出。然宫中手刃普鲁臬司，自咎开罪于其妻，乃大哭。克老丢之意，本欲害太子，而又以普鲁臬司之死，为谳更定。顾患国人清议，乃谪戍边远。而王后颇中悔，乃极哀于王，求赦太子。王许之，命两大臣监护太子至英国。时英尚臣属于丹，王乃以书抵英王，伺太子登陆时，以计死之。太子夜启其封，除去己名，窜入两大臣名，令英人杀之。既行，见劫于海盗，太子素勇，出刃跃入海盗之舟。二使者见太子行，遂自以书抵英王。盗见太子登舟，审其为太子也，自念稔恶，冀太子湔涤，遂不敢更窘太子，送之至丹麦。太子作书告王，言被盗故，将以明日入谒。既进国门，见其妻痛父自殊，丧车出国门矣。先是倭斐立闻其父见杀于痫夫，遽作而晕，遂亡其心，长日被发行歌。一日至溪濒，有水柳卧豁而生，女挟花无数，系之柳枝之上，言为柳树饰也，枝折竟陨。太子入门，见其妻弟来梯司为姊送殡，王及后亦迤逦从

其后。太子初见其母，散花柩上，哭曰："吾始意以花为汝撒新榻也，今乃为汝置此柩上耶？"其弟则跃入圹中，呼曰："吾女兄既丧，尔辈可以黄土盖我也。"太子见状，知为其妻也，然自念彼兄弟尚如此，矧吾乃其夫耶，亦腾身入。二人者仇也，相见遂搏，王及后力为解之。然克老丢见太子益憾，乃佯抚之曰："尔二人均号勇士，明日当以艺相角。"乃以利匕首淬药授来梯司，令乘间刺之。届日，王备奖物至夥，陈之庭中，太子执钝刃与格。格时来梯司佯却，王伪悦称太子胜。已而来梯司突出药刃中太子，太子怒，夺而猛刺，来梯司僵。先是王患来梯司弗胜太子，隐储鸩酒一，劳太子，然未示旨王后，后渴遽饮之，立毙，太子见状甚疑。来梯司僵卧血中，呼曰："是谋王授我者，然太子亦无幸，为时俄顷耳。"因极口詈王，遂死。太子知身死，仇且莫复，遂挺其傅毒未尽之刃剚王腹，王僵，太子亦垂毙。卫士霍雷旭大悲，欲殉太子，太子曰："壮士勿尔，尔叙吾冤抑之事告天下可尔。"霍雷旭遂勿死。而一时观者咸恸，以为太子仁恕，苟嗣王者，丹麦当承平也。

环　　证

当罗马皇凯撒御极时，英国有王曰星白林。王丧其后，遗公主一、王子二。公主曰伊母勤，三岁时，两弟方就乳，一

日忽不见，英王莫名其为谁劫取者。更娶王后，绝悍，虐遇伊母勤。然后为再醮，已生子曰克鲁登，将以伊母勤配之，意星白林卒后，克鲁登可以嗣王继统。顾伊母勤已私定情于普司丢默司，术业既高，门望亦美。其父以忠陨于王事。其母方娠，痛其夫死，故普司丢甫诞而母逝。星白林怜普司丢父母死于忠节，乃收养之禁籞，因之与伊母勤同学相爱，婚约以定。王后怒，使人密侦得情，即以语王。王以为公主尊贵，乃偶孤露之儿，愤极，长流普司丢于罗马。王后阳为怜伊母勤者，抚之曰："王怒未释，然余能为力，令尔二人更聚为别。"以为预植以恩，后与克鲁登为偶易也。于是二人聚而痛哭，伊母勤出前后所遗戒指赠行，普司丢亦出钏还报，誓终身不复亡失，遂别。伊母勤既还宫，日怏怏不复自聊。普司丢遂入罗马。普司丢之入罗马也，与贵游子弟日相往来，贵游多好内媚，恒自言其国中闺秀，与其所欢懿行美德，以相矜炫。普司丢则惨然长念伊母勤，亦历述其美，告诸贵游。有亚吉母者，素轻英人，以为英女之贤安及罗马，乃与普司丢赌，能以伊母勤钏至者为胜，普司丢当以戒指媵胜者。普司丢信伊母勤至坚，以为亚吉母之力必不能至。已而亚吉母果至英伦，伊母勤知其为普司丢友也，待之甚以礼；迨亚吉母渐示以情款，则怫然而怒。亚吉母嗒然归寓，秘计忽生，以厚资赂侍者，潜身伊母勤宫中隐处，勿令伊母勤知也。夜中公主归寝，亚吉母从隐处出，四瞩宫中陈设，以笔识之，视伊母勤胸上有赤痣，时伊母勤方沈睡，乃潜取其钏出。明日，以舟至罗马，语普司丢，且云止宫中一夜，

并历道其陈设为信验，首云："宫中织银丝为屏，中作埃及女皇见莺吞礼象。"普司丢曰："是询之宫婢咸可得者，胡足为信！"亚吉母曰："吾尚忆宫中火垆南向，垆上粉石为垆檐，细镂作达安那女神出浴图，信乎？"普司丢曰："是亦可询而得者，胡足为信！"亚吉母徐曰："吾几忘一物矣。"徐徐出金钏示普司丢曰："是物君当知之，此美人赠我者，尚云此钏前此亦甚宝之，今遗君矣。"且言伊母勤胸前有赤痣状。普司丢初闻亚吉母言实，犹强辩以自遣。殆果见金钏，大怒，极诋伊母勤，因出戒指掷之曰："彼既不宝吾钏，吾犹沾恋此戒指胡为者？"乃以书告其友辟散奴，述亚吉母事，且隐嘱辟散奴以计诱伊母勤至密而福德杀之。又以书告伊母勤，言在谴所，匪日不念，已隐嘱辟散奴导公主至密而福德，图一相见，即殒身勿惜。伊母勤慨然与辟散奴同行。辟散奴者，义人也，至不以此事为直，竟以情告伊母勤。伊母勤闻言，如被刑典。辟散奴曰："此事冤也，苟自明，事当得白，普司丢行且悔矣，公主宜遄反。"伊母勤弗允，曰："吾将直趣罗马面吾夫，直此狱也。"辟散奴乃令之易装为男，且授之药，曰："此王后赐我者，道行何病，药咸能疗。"实则后憾辟散奴为普司丢之友，预置毒药中，伪为精品以杀辟散奴，辟散奴未之服也。方王后命侍医合药时，阳言杀鼠，侍医知后旨，不予以真药，而又恐忤旨，乃稍稍合晕药，晕至数刻钟即苏者，用以进后，后所赐辟散奴者是也。辟散奴之赠药伊母勤，固善念，初不审其为毒，既授遂行。伊母勤此时若为鬼神所遣，无心竟造其前此失散之二弟许。二弟者，旧为贝拉

立司所取。贝拉立司者，侍中大臣也，中谗而谪，怒极，乃入宫掳取二幼子，藏之山洞，始念固仇王者。及二子长，贝拉立司爱之，转教以书史。二子者天潢龙种，聪明不凡，又山居行猎，因之武概洸洸然。尝与贝拉立司言：“能纵我出而临敌，吾兄弟勇略，庶几其小试也。”时伊母勤本赴密而福德向罗马，失道。顾以娇柔之身，行此长路，既饥且疲，陡见山洞，以为入此可以得食，迨入，顾不见人，见剩胾在几，饥极弗择，遂坐而咽之，因太息曰：“以吾女身，伪为男子者，殊不易易。余已奔越二日，夜不得床寝，为吾枕席者大块耳。幸吾振挈其神，不尔者，道病矣。然辟散奴引余凭高指点，密而福德路固目前耳，胡为行久不至？”因复念普司丢，叹曰：“伪哉普司丢也！”此时伊母勤二弟及其假父罢猎归，二弟者，一名普立度，一名加笃华而，实则其本名一为格特立司，一为阿微累格司。当贝拉立司进洞时，见一美男子方就案啖胾，太惊，止其二子曰：“勿前，洞中已有人，余若不见其啖吾胾者，吾几疑其态度仙也。”二子曰：“翁乃胡见？”贝拉立司曰：“是犹彼得仙使也。苟非仙者，亦人间特一无二之美少年。”伊母勤闻人声，进而语曰：“翁勿疑我，我饿人耳。经此之时，本欲乞贷少食，或以银物相市，顾不见一人。然洞中物具在，余未尝窃，即翁不归者，吾亦将悬资以偿肉值。”已乃出钱酬贝拉立司，贝拉立司弗受，问曰：“客何名？去何适者？”伊母勤曰：“吾名非地儿，吾有亲属赴意大利，余将即密而福德登舟，迷道至此，竟骇丈人。”贝拉立司曰：“客止，吾辈山居，非野人也，幸客勿讶。此时日晚，客行且莫适，幸下榻于

此，明日上道。”乃令二子入面少年。二子果入，曰：“天下虽大，相逢即为朋友。”彼此道意，遂杀乳鹿为馔，伊母勤乃助之行炙。盖世风日侈，晚近之闺秀遂无学及中馈，若伊母勤之时，固尚古朴，家教恒以饮食为妇人之职，因之伊母勤娴习治馔。食时，伊母勤高唱入云，二子咸钦羡不已，相顾咸谓非地儿者，盈盈美丰姿，胡为有沉忧之色见之颜面？二子既乐伊母勤德器，而伊母勤亦以为是间足野趣，苟非为藁砧出者，亦老死是间耳。于是二子婉留久住，伊母勤亦悦而徇之。逾月，食尽，贝拉立司率二子复将行猎，伊母勤以长道风霜，积疲而病，遂洞居，弗从猎。迨三人既去，伊母勤乃出辟散奴药服之，遂晕。迨三人罢猎归，普立度先入（即格特立司），见非地儿沉睡，遂潜去其革靴，勿令作声，趣醒其睡。及众入，累呼弗应，始以为死也。二子乃大哭如丧其亲属。贝拉立司谓：“客死吾洞，在理当舁出藁葬，二子出尸，陈之草间，密叠树叶及花于其上。”普立度哭曰：“自是以往，值夏花开，余必秾积花朵，置吾良友坟头报汝也。且君之颜色，足夺玉簪之花；紫络莹泽，则牵牛也；口气吐吞，馨如蔷薇；凡四季之花，能类汝者，吾必采撷，供君冥赏。嗟夫！隆冬苦寒，唯有绿苔，则诚无花足以供吾友矣。”落叶既瘗，秾花重积，罢哭而归。伊母勤斗醒，推去繁华，徐徐而起，骇曰：“吾忆进药洞中，胡乃身隐万花之内，讵非梦耶？”既醒，意将归洞，而四顾漫漫，不复辨道，乃决策赴密而福德，入罗马。然此时国家大难起矣。时罗马王凯撒恶英王星白林，大兵压境而至，兵道适出伊母勤所瘗地，而普司丢亦在兵

间,意随罗马兵赴英,自投英军,用以敌罗马,报国仇。然犹恨恨伊母勤,不审其为冤,且得辟散奴书,谓已处置伊母勤矣。此归已以死自厉,计非战死于罗马军者,则亦伏国法耳。时伊母勤道行,为兵所获,缚见大帅罗雪司。罗雪司见伊母勤白皙如玉,遂留侍帐下为走卒。而英王星白林亦大出兵抵罗马,路经山洞,普立度及加笃华而咸投军自效。而贝拉立司自悔前失,亦出而效命自忏。于是两军大战。是战也,非普司丢及普立度兄弟,匪特不胜,王且见掳。三人既奋前敌,罗马兵大败。既罢战,普司丢自念图死而竟不死,乃自首于星白林,请囚。时伊母勤与罗马大将亦见囚至英国;亚吉母为罗马兵官,亦在囚中;普司丢投首之后,鞫于王前;贝拉立司及其二子则诣阙自陈战绩;辟散奴侍王左右;不期而遇,全至英伦。时罗马大将自陈败状,余囚咸跃跃心动。伊母勤于囚中见普司丢,时伊母勤变服,普司丢初不之识。复见亚吉母手上犹御其戒指,莫审其所自来。然辟散奴知药误,方引以为戚,今幸伊母勤未死;然既在囚中,疑其胡以至此。时贝拉立司亦见伊母勤囚拘,乃私谓加笃华而曰:“是人何大类非地儿耶?”加笃华而曰:“吾见亦然,世无更肖于此者矣。”普立度曰:“是人岂死中更生乎?”贝拉立司止之曰:“可勿言,听庭鞫。”普司丢之不以功自明者,意王将赦其殊死,实违所愿,故默然不陈勋伐。而罗马大将系出清门,有将略,深耻求活,乃侃侃语英王曰:“我闻贵国得俘不听赎,有之乎?我罗马人也,须踵罗马先正所为,请就斧质。然吾有一言必欲奉达者。”因执伊母勤之手,告王曰:

"此英人也，可听赎。此人为吾臧获，吾生平未见有忠悫如是奴者。彼固屈为罗马之奴，盖于英国未有隙也，王虽杀他囚，必赦是勿诛。"王熟视伊母勤，骇然曰："是人似为吾所熟审者。"因曰："赦之，汝尚何求者，吾必赉汝。"伊母勤谢王，廷臣争顾伊母勤，听所请。罗马大将语伊母勤曰："尔迟迟弗言者，将为我赉死乎？然吾为国而死，分也，汝幸勿尔。"伊母勤曰："非也，吾将有他请。"罗马大将以为伊母勤殆无情者也。时伊母勤告王曰："王试问罗马囚亚吉母，胡为吾之戒指竟落其手。"王谓亚吉母曰："言之。不尔，当处汝极刑。"亚吉母遂历陈前事无隐。普司丢在阶下闻言，知聘妻为亚吉母所弄，几成离异，乃径前语王曰："吾悔令辟散奴杀伊母勤公主也。"因大哭。伊母勤见普司丢哭至哀，心乃大动，亦趣前言曰："我伊母勤也。"英廷上下大骇。普司丢闻其妻自承，乃大悦，若幸释其前罪。英王方痛惜其女，一旦得之，大感动，匪特弗责普司丢，且即日令尚主。贝拉立司乘王大悦时，亦进语王以二子见劫，抚爱之长成，语历历弗讳。英王乐极，忘其鞫囚，并忘贝拉立司之有罪，悉令赦之。伊母勤既定己事，遂更为罗马大将乞逭死，王以公主言，遂舍囚弗杀，即以大将为言和之使，罗马、英国复言归于好。而伊母勤后母所生儿，阵死，今见二子及伊母勤归朝，因大怨艾，郁郁死。亚吉母罪在弗赦，然英王长流其人，亦弗杀。

女变

英王李亚有三女，长曰贡吕儿，嫁阿本内公爵；次曰李甘，嫁康华而公爵；季曰高地丽，待字也。时法王及卑根豆公爵咸欲得之。二氏以欲得高地丽故，咸集英伦。顾李亚年逾八秩，在倦勤之时，思以国政属之季女，得颐养残年。乃聚三女其前，语之曰："余旦晚退老，将划其国为三，然诸女中能竭诚致孝者，则畀地独广。"贡吕儿曰："我之念父，不能以言语形其爱昵之情，犹之生人喜阳光、惜性命及一身之自由多矣。"王大悦，诚其长女之说，以为由衷，乃划国三分之一，授贡吕儿及其夫。乃更问其次女如何？李甘黠如其姊，亦曰："我之爱父，提挈此心与爱他人相较，而吾所爱他人者，为爱父之心所克，沦于乌有矣。"李亚闻而太息曰："彼苍厚我哉，我何修得此孝女也！"又划其国三之一，赐其夫妇。最后乃问高地丽："汝何如者？"李亚以为季女最诚款，策其为辞必突过二兄。而高地丽知二兄所言，心口不复相丽，特甘言谀父，觊得即止，不必出其血诚以诚告也。因曰："吾爱吾父，第循吾为儿女之分，不逾则而已，亦不敢饰言以欺老父。"李亚爽然，以为锺爱久，所得报乃复如是，复谕之曰："尔更索所以悦我者之言，不尔采地非汝有矣。"高地丽曰："父母生我，报恩吾分也，吾舍敬爱以外，更何所事。

吾焉能如我二兄不为诚告，以欺吾父。彼既云舍父无爱，何由俪人？夫女子之责，既嫁夫矣，胡得弗爱？若云嫁夫而仍无爱，则吾万不足以语此。"高地丽者，孝女也，以为孝行非可言状，凡好为喋喋者，均不本之真臆。顾李亚壮年尚气，善言弗纳，迨老尤悖，因之大怒詈，以为悖逆。夙言三分其国，今既不善季女，乃复剖之，以赐伯仲二女。复引其婿两公爵在大廷中，以王冠锡两婿，谕之曰："尔二人既戴吾冠，当和衷集事，毋为异同。余但存王号，若艌国之权，悉以畀汝二人。然卫士百人，仍听吾策遣。余传食二女之间，用以颐养残年也。"廷臣闻言大愕，咸隐斥老王悖理行私，不衷于正。又以王方盛气切勒，咸默然莫谏。独甘德公爵者，进而语王，谓高地丽之言当。王大怒曰："有敢以高地丽谏者死。"甘德忠概凛然，知李亚耄昏，果此策行，必兆大乱，乃冒死进谏。且少年立朝，每有献替，辄以死争，今日复以高地丽事止王，王已大怒，如风人之仇医，乃充甘德边远，勒五日上道，若第六日英伦仍见甘德者，弃市。甘德陛辞，濒行祷上帝，佑高地丽，勿更逢王怒。又祷二女者，勿更谋逆以图王，遂行。李亚既逐甘德，乃进法王及卑根豆公语之曰："吾季女怫吾意，吾今悉屏其奁，且不予以地，尔二人者孰爱吾女？若不以奁者，趣娶之。"卑根豆公固嗜奁耳，审王已怒季女，必且无奁，因辞婚。法王识女贤，特以不能取媚，致王怒，虽无奁，而其德可娶，甚于得奁也，乃署诺，娶高地丽，令造其二女为别，且语高地丽曰："尔勿以失地为念，吾法富赡，力足赡汝，勿忧也。"因哂卑根豆公特如水之泻地，不凝

而流。高地丽义既从夫归国，别其二兄时，谆谆勗以孝行。伯仲者素轻女，告之曰："事父吾知之，勿庸汝喋喋为，尔专爱其夫可耳。且尔此行，犹女奴之随人，非竭力自媚，毋以立也。"高地丽无语遂行。高地丽行未久，彼二兄者妖狐出其尾矣。先一月，王食于贡吕儿家，为礼日杀，似已得其国，犹鞅鞅不可自聊者。谓王一日存，则耗其一日之赡。又卫士百人，所需尤巨，非谋去之，行将自累其身，故每朝其父，辄默默。王欲诏之以事，则以病自托，因之为臧获所见，亦渐渐不礼于王。李亚亦浸觉，然护前不欲示悔于人，容忍久之。而甘德者，则终始忠王，不变其操，纵得谴去，然犹变服归国，伺变以卫王躬，羼之侍者之中，易其名曰开乙司。王见斥于其女，亦渐知甘言之不如朴啬也，颇悦开乙司，并弗审其人即为前此柄权行政之甘德。一日，侍者遇王而抗，无人臣礼，开乙司大怒，缚其手足，置之柙中。王甚悦开乙司之忠。王旧有优者，以雅谑侍王，王逊位，优者犹侍，其人于王忧郁时，恒以雅谑进，意咸规王。又于贡吕儿许谲谏，谓老王似麻雀，以善心悯其类，乃为杜鹃伏卵，鹃雏既燥，遂啄其假母之睛。贡吕儿怒其无状，恒鞭之。一日，忽告王曰："卫士嚣处吾宫，日被酒，曷遣却。吾更遣老苍头，年长类王者，为王侍，不其可乎？且以老侍老，于物亦类。"李亚初以女即变节，安敢面逞其悖，今果见状，乃大怒，斥为鸱鸮，且云："吾卫士百人，均严毅识道理，安有如汝所谓嚣者。吾老矣，无所责偿，但愿尔生儿如汝，汝老方知状也。"阿本内公则进而自投曰："吾处宫之日浅，幸王勿以此介介。"王弗答，

令辔其马，赴诉于李甘。因念高地丽未嫁时之婉娈承欢，殊无此悖，因之大哭。又念如是丑恶，吾何为昵之，以自困辱。此时李甘方同其夫乐于宫中，王怒时，驰书令开乙司告李甘，命豫供张，吾行至矣。而贡吕儿已隐移书李甘，言王老悖，将以多人至，尔将疲于供亿，幸勿纳。邮人与开乙司同至李甘之宫，邮者即为开乙司所缚置柙中者，开乙司一见其人，即起殴之。李甘见状，以开乙司荷校于朝。王至，见开乙司荷校，心已内怯，知此来必无幸，乃令阍者入告李甘。报言："已倦而寝，王趣退，勿溷吾宫。"王怒必欲见，而贡吕儿已先王而至，倾吐王老暴厉之状。忽闻王叱咤声，乃携贡吕儿手出，指王曰："老悖，汝何为者？行暴而弗耻，乃欲以余威陵我乎？尔老而无识，今宜服罪于吾兄，得以自活其余年。在法宜屏从五十，庶不为糜费，以苦吾兄。"王自念归必有甚更于此，乃哀李甘曰："吾知汝怜我，顾吾一归，陵夷将加甚，吾今愿乞汝余荫，容我百人者，吾寄食于此，愿也。"李甘曰："若寄食吾家者，吾视五十人犹多也，得二十五人者足矣。"王乃顾贡吕儿曰："吾今随汝矣。汝饲此五十士，较彼二十五人者，不其多耶，吾今随汝矣。"此时贡吕儿复食其前言曰："若随吾者，并二十五无之，苟有使令，吾令汝臧获侍汝可矣。"是二女者，争以刻待其父为才能矣。王意本未必坚用此百人为卫，特以爱女丧其国，而女之见待复尔，腐心欲碎，忽尔迷惑，自咒求死，并图弃法，以依其季女。时天雨大至，且风，老王骑马直冒风雨而行，平原旷远，无板屋茅檐之蔽。王且行且咒，言风宜大至，直吹世界入海，勿留丑类，

遗害世人。时独有优者,随马而行,他骑悉遁,王侧几空,优者行次,仍为雅谑,以悦王心。开乙司寻亦见释,极力追王,及之,呼曰:“此时天地荒黄,风雨暴烈,即挚兽枭鸟,亦匿巢窟,王奈何雨行不休也。”王曰:“此何怯者?人唯安居习惯,则以力犯雨霰为忧,今吾万事皆空,所忧者乃复及此耶!以余思之,生女不肖,犹之以指承物入口,而吾齿乃反啮指,则诚可哀也。”然开乙司极力止王勿行,乃觅得小茅蓬,入而避之。时优者先入,见有侄儴之人跧伏其内,疑为见眚,大号。开乙司入视,则一丐者,方避雨于是。丐者特自戕其躯,用以哀众,冀多得钱。优者长养宫掖,目所未瞩,因而惧耳。王见丐者,禁此天寒,乃得一破毡作裙,他无所有。王叹曰:“是人殆亦生女不孝,遂至于此。”王以为天下苦人,均必为儿女所窘者也。开乙司见状,审王激而痫作。开乙司自念:封国未除时,有巨堡一,在度佛,旧人尚夥,拟置王于是,或得已其殷忧。已则以舟入法兰西,面高地丽。既至,道状,语至哀烈。高地丽乃告法王,请兵伐其二兄,令王复辟。法王许之,高地丽遂以兵至度佛登岸。高地丽至度佛时,王已逸出,至野次,以草为冠,抗声而歌。高地丽以军医至,医令高地丽避匿弗见,以王心疾,方为其女而发,恶妇人也。高地丽悬赏以劳医者。已而王果微瘳,一见高地丽,王喜极欲狂,羞赧至不可状。然余病犹存,为状至为骇怪,忽尔不复相识,问侍者曰:“亲吾额者谁也?”又曰:“如是孝女,乃虔事此钝叟,尔辈勿笑姗我也。”此时高地丽长跪号天,求愈其父。王亦跪面其女,乞其趣忘前隙。高地丽哀曰:“跪天拜

父，吾分也，翁奈何礼我，我罪重矣。”因而又亲其父之吻，曰：“吾屡亲父吻，即以求祛吾父见辱于二逆兄之苦，当以一亲吻尽为之湔涤也。嗟夫二兄，如此寒天，乃忍吾衰年之父匍匐雨中，汝乃以毡亲绒毛之狗于膝下取暖，轻重伊何耶？”复泣而告王曰：“女此来，固以兵来讨此逆兄，为父复辟地。”王曰：“此殆吾命，应加桎梏。且尔向为吾辱，在理无复亲吾。且尔此来何为者？天乎女也！”高地丽曰：“女知父耳，他何所知！”于是王亦就医垂瘳。时贡吕儿兄弟既虐其父，浸及其夫，乃二人同幸一外人曰爱德门。其人为格鲁司德侯之子，本为长兄爱昔承袭，爱德门以术逐其兄，篡袭之。此时李甘之夫康华而死，李甘乃嫁爱德门，贡吕儿弗悦，乃以药死李甘，寻为阿本内所知，下贡吕儿狱，贡吕儿自憾见辱，自裁于狱中，国人大悦，以为天谴。然天意正有不可知者，高地丽与爱德门战，竟为爱德门所掳，因而毙之。老王得耗，亦殒。开乙司于王未死时，自明为甘德，王绝弗信，以为天下无此愚忠之人。甘德知王垂毙，无足与辨。迨王既薨，甘德亦恸哭死。爱德门既胜，其兄爱昔忽侦得爱德门篡取勋爵之谋，以兵攻之，爱德门中创死。阿本内公爵者，初不与其妻之谋，国众以为其人尚不为恶，又王死，英国无王，遂拥立之。

林　集

法兰西封建之时，诸侯中有以弟篡兄，逐兄而自立者，其兄遂遁于亚登大树林中。朝士不欲更事篡弟，多从出公于树林中。久之，觉野居得天趣，转以为逸乐，而绿林豪杰，咸归附之，犹英国古时大侠之辂宾荷德也。天既向夏，君臣游息林中，山鹿时过，野花媚客，较诸宫居为尤适。迨冬，严风忽起，出公迎而叹曰："直哉风也！不以媚来，乃以直告吾寒信，此真不媚吾者也。观此，觉天下人恶患难，以吾当之，似难中甚足增人气骨，长人识见。彼蟾酥者，物之最贵者也，亦知乃出之癞虾蟆之身乎。"自是以来，逐物兴怀，各臻妙理，无论好月名花，寒山流水，都足寄托。出公有女曰罗西林，篡弟弗力德烈爱而留之宫居，与己女西丽亚为伴，兄弟相爱至笃。罗西林叹息念父，形诸词色，西丽亚亦以为己父行过，温慰其兄。一日，西丽亚方与罗西林坐语，宫婢入告以外庭勇士方斗力，急趣观之。西丽亚谓观斗或足解罗西林之忧，趣之同出。当此之时，斗力为一时胜事，虽故家旧阀，亦间为之，以市勇名。时二女出观，斗见一魁硕豪壮之人，倾国称为勇士，累斗皆胜。死人数矣，待敌者为一少年，素无勇名，忽自称临场与角。弗力德烈谓二女曰："汝二人来观耶？然此少年非彼之敌，观之适足败兴，我意

殊不欲，尔兄弟可力谏此少年，勿令自殊拳锋之下。”西丽亚果进止少年勿角，罗西林继进，咸以温言解之。少年闻言，仍弗退，更欲于二女前示其武能，亦以温言相报曰：“女郎贵胄，乃肯临我，在法无不诺。顾吾欲二女郎静以待我，我若败者，素不以勇自名，即亦弗耻；苟死于拳下，自顾亦无见哀之人。且予于此世界中，无好无恶，漠不相属，于此徒占一席，不如因是羽化，尚足空此一席之地以容英雄，不其得乎！”二女无言，二士遂斗。西丽亚则默视此少年，或不见殒而已；罗西林则尤切挚，以为此少年穷蹙，不可自聊，殆同吾无告耳，因之担忧尤甚。此时少年既经二女郎激劝，勇力顿增，而所谓魁硕豪壮之人，痍伤鳞集矣。弗力德烈大喜，问少年曰：“尔何姓名？父母谁氏？”少年曰：“士名奥兰度，吾父罗兰勋爵也。罗兰死久矣，生时与出公为契友。”弗力德烈闻奥兰度言，知罗兰为其兄死友，因之爱心顿歇，转生恨心，怫然起曰：“吾甚欲汝非罗兰子也。”罗西林闻奥兰度为罗兰子，喜曰：“吾父之爱罗兰逾百辈也，吾果知是为罗兰子者，当敦劝之时，声发泪泚矣。”奥兰度见公爵遽变色，心为骇然，二女乃进而抚之。及其行时，罗西林自脱金链赐之曰：“吾亦难中之人，不尔，当馈汝珍物，是戋戋者表吾意可也。”自是以来，罗西林恒时时言奥兰度，西丽亚以为罗西林属意也，因曰：“罗西林，君立谈之间，遽许人耶？”罗西林曰：“非也。以吾父爱彼人之父，吾亦推爱及之，非有他也。”西丽亚曰：“若君父爱之，君亦踵爱，然吾父固恶其人，吾何由不用其恶耶？”弗力德烈者，触奥兰度之勇，忽念其逐兄遁

荒，收合亡命，意殊鞅鞅。又以国人念旧，乃群称罗西林，因之大忿。入二女之宫，余怒犹勃勃，逐罗西林曰："汝趣行，依而父，勿溷吾宫。"西丽亚哀其父曰："吾兄弟食同牢，居同宫，卧同衾，读同案，兄去，我何生趣！"弗力德烈曰："是女外柔顺而中巧黠，人争称之，掩汝名矣。彼去，尔才当立见，汝恋恋何为！顾吾言既去，百驷难挽，趣速行！"西丽亚见状，知不可挽，然恋兄心切，约以夜行，依其伯父。西丽亚既出宫，讶曰："吾二人以宫妆出，将致暴客，不如伪为农家子，或不濒于险。"罗西林曰："吾意不如分饰以男女之妆，一农夫，一村姑也。"罗西林遂以男出，西丽亚则仍女妆。男曰葛尼默，女曰爱林娜。尽以首饰易钱行，以亚登路遥，在国界外，非重资莫复能至。罗西林既易男妆，气概岸然，以西丽亚仗义从兄，中心至乐，精神为之暴长。迨至亚登，四顾荒凉，无逆旅可息，饥疲欲僵。罗西林始犹支拄，已乃顾西丽亚曰："吾将呈露其故态矣。"西丽亚曰："吾亦垂惫，奈何！"此时罗西林于分为兄，兄者宜敦勉其弟者也，乃曰："吾弟行矣，此地去亚登非远，行且垂及，奈何以疲自阻。"顾以弱息支长途，何复能耐。且既至亚登，究不审其父旅居之地，脱不得者，馁死在意中矣。二女方颠顿草间，忽见牧人徐徐而至。罗西林曰："行牧者趣前，苟得糗见活者，吾资不复惜。"因指西丽亚曰："此吾女弟，馁杀矣。"牧人曰："吾为牧者庸，彼牧亦贫，而鬻其庐，乌能以美膳膳汝。君若求食者，可随吾前。"二女乃力起从之。牧者适欲鬻庐，二女即以资购庐，并购其羊，令前庸为侍奴，静以侦出公踪迹。逾旬

得饱，精神建旺如昔，居然业牧以生矣。此时忽有至奇之缘法，为人所不料者。勇士奥兰度不审何故，亦依依至此。奥兰度者，罗兰季子也。罗兰之逝，奥兰度尚少，伯兄倭立物活之。罗兰垂死，命倭立物善视其弟，然倭立物薄于天性者，背死父之训，不令其弟向学。然奥兰度有夙慧，虽不亲学，而志向举止，咸循循如学人。倭立物尤愤嫉，思以计置之死地，然自顾其力不足以死奥兰度，乃阴趣其斗力。奥兰度知旨，故临搏时与罗西林慨其身世，盖为此也。倭立物见奥兰度幸胜，大惧，尤欲夜中烧杀之，为老仆所觉，思潜语奥兰度，趣之远逸。甫出门，见奥兰度适出自公廷，老仆迎而语之曰："少主奈何以才勇自见，命薄而有才者殆矣。"奥兰度悉老仆忠，讶曰："汝何为者？"老仆遂一一语以伯氏阴毒左计，因趣之亡命。且知其无资，乃出其私积为赆，因曰："老仆私积五百圆金钱，均历年所聚者，老仆垂死无须此，今出以赆主人。且吾更欲长侍主人，主人勿老我，我老尚足任力作。"奥兰度叹曰："忠哉仆也！世间安有汝者！吾今即因汝之资自活，并以活汝，亦云足矣。"主仆信足行，不期亦至树林之内。时亦苦饥，老仆四向觅食不得，亦惫于道周，曰："老仆死此，报主人也。"奥兰度乃背负而行，置之树阴之下，抚之曰："尔老勿戚，行当得食活汝。"奥兰度四出觅人家，竟至出公许，见出公与列侍翳树饮啖，甚酣。奥兰度初不知为出公也，思以力劫之，乃出刃叱之曰："趣以食来饷而公，不尔，吾刃不汝识也。"出公曰："少年饿，而不得已为此耶，抑果欲见杀耶？"奥兰度曰："告丈人，吾诚饿故尔，

非行劫也。”出公曰:“胡不质言?今试坐食。”奥兰度见出公语善,因大愧悔,曰:“谢丈人,吾始以为村居者悉野人,计非武不足自救,今乃干犯长德君子,吾罪盖万死矣。然丈人高素,何为野食?即吾前此亦素封,今落魄至此,想丈人德器,必曾常莅礼拜之堂,得牧师指授,或能以穷途怜我,仰答帝心乎?”出公曰:“吾知之,吾即野居,前此固曾据王宫者,牧师之诏胡得不闻。尔试就座,尽尔所嗜而去。”奥兰度曰:“吾有老仆,垂髡道周,吾义不忍先饱,能乞余沛苏吾老仆者,吾方敢染指。”出公曰:“趣行引老仆,吾必候尔。”奥兰度大悦,飞行犹牝鹿之觅麛,少须扶老仆至矣。出公曰:“尔主仆均佳士,肯来就我,我多得伴矣。”老仆及奥兰度得食均苏。出公食已,遂问奥兰度乡籍,奥兰度具语家世,出公大悦,以为得故人子,罗兰为不死矣。乃留款不令他适。奥兰度之来,为时后于罗西林。罗西林一日出行,见树干中剑锋所刓,有小诗,诗美罗西林也,大骇,以为深箐之中,何由有人,其人又何由知我而称我。正夷犹间,见奥兰度至,项上尚露其所赐之金锁。奥兰度相见问名,但知为葛尼默,不悟即罗西林之伪名。因念此牧童何以酷肖罗西林,乃进而与语。罗西林举止亦娇伪如男子,以眩其视,因语奥兰度曰:“此地清肃严净,胡来一相思之风汉,遍刓吾树,怀其所欢,何也?若吾能觏其人者,必有警语,足以疗其心疾。”奥兰度惊曰:“吾即其人也,君胡不见告?”葛尼默曰:“吾术亦仅耳。尔但朝朝至吾庐,吾曲描罗西林情态向尔,尔见吾状,当足以代罗西林,并以已尔之相思,不其得乎?”奥兰度知其见

调也，然念罗西林切，即复日造其庐。葛尼默因曲状妇人言语，以媚奥兰度，然奥兰度终以不亲罗西林为恨，思且不已。葛尼默虽尽态极妍，奥兰度咸以为葛尼默嘲己，故为此状。而罗西林则大悦，以为奥兰度念己心坚，非余人所动矣。西丽亚时托名为爱林娜，日见罗西林与奥兰度相嘲谑，则隐讽以见父为急。一日，葛尼默果见出公于林下，出公问所自来，葛尼默曰:“吾之门业，适与公埒。”出公笑曰:“牧中安从得华胄耶？”葛尼默亦不遽告其父。逾数日，奥兰度复造葛尼默，途中见一人地卧，大蛇蟠其身，奥兰度过，蛇见人，遂腾掷而去。猛视则见巨狮方垂首视睡人，狮盖疑睡人为死者，死者非狮所甘，故不即入吻。奥兰度视之，倭立物也，倭立物固无情，然骨肉关怀，义所不忍，乃出宝剑与狮格，狮立殪，然左臂亦创。方奥兰度斗狮时，倭立物斗醒，见奥兰度舍命与狮搏，乃大感动，愤愧前失，迨狮毙，乃痛哭跪投其弟自忏。奥兰度亦大感怆，抱兄而哭，遂为兄弟如初。盖倭立物之来，专为谋毙其弟也。时奥兰度臂血溢出不止，谓其兄曰:“趣告葛尼默，吾今日不往矣。”倭立物果至葛尼默家，告以奥兰度殪狮状，且语其伤，已而又自投其前失，言今且和睦如初。倭立物言次，极道悔恨，爱林娜省其人悔过，良可自托，因与眷眷。而倭立物见爱林娜雅有情愫，亦颇沾恋。二人方款款温语，而罗西林闻奥兰度见创，骇极而晕。既醒，乃告倭立物曰:“吾晕诈也，吾素于奥兰度伪为夫妇至肖，今闻警而晕，亦欲故肖其状以相悦耳。”倭立物曰:“是人行牧，奈何腻洁如妇人？”疑之。既归，告奥兰度，以葛尼默见

状，且言与爱林娜定情事，云："此事果济者，吾即推产与弟，同爱林娜行牧于此，亦所甘心。"奥兰度曰："既如是者，明日当行聘礼，吾邀公爵诸人为汝证成婚约。"此时葛尼默以奥兰度见创，亦奔赴视之。迨相见讫，奥兰度即语葛尼默以明日行聘，娶爱林娜事，因曰："彼二人明日耦矣，吾罗西林者，何日结褵耶？"葛尼默曰："君果属意罗西林者，吾明日能使罗西林至是与君把晤。"此时葛尼默欲以愚弄奥兰度，乃造言曰："吾有幻术，盖授自吾世父者。"奥兰度疑信参半，语之曰："尔言痼乎？且尔脑安属？"葛尼默曰："信之，明日君必延公爵诸人至吾家，吾自以罗西林奉属，是何疑者。"迟明，倭立物及爱林娜同谒出公，众方同心瞩此双偶，而奥兰度亦盛服立，独新人竟姗姗不时至。出公谓奥兰度曰："今日葛尼默言能以术摄吾女至，其事确耶？"奥兰度不能答。已葛尼默入告出公曰："此事吾成之，但彼为公女，公能许之耶？"出公曰："奥兰度吾心契者，即授之以国，吾且许之，矧属一弱息！"又问奥兰度曰："君亦愿之耶？"奥兰度曰："此吾愿所不能及者，胡言不愿！"于是与爱林娜同出，易其故妆入面，则亭亭均好女子也。方其出时，出公语奥兰度曰："吾观葛尼默意态，甚类吾女，何也？"奥兰度曰："吾亦云然。"忽见罗西林与西丽亚同入，大众骇然，以为葛尼默果有术者。罗西林既入，始朝觐其父，自承以见逐于季父之故，并言挟妹偕来，欷歔不已。出公大悦，因曰："余命罗西林与奥兰度、西丽亚与倭立物，以今日成嘉礼。"顾野合非礼，然出之父母之命，彼此畅然无所疑沮。座间炙羊为食，正纷呶间，

忽得急足书，言朝士请公复位。以出公之弟知己女僭逃，又出公收合亡命图反正，将以兵荡树林。迨至，忽遇一隐士出而力谏公弟勿尔，公弟大悟，欲弃国从之入道，命人延其兄归朝。此信适至自嘉礼之日，众尤大欢。而西丽亚闻耗，深喜其父能自改过，亦不甚戚。出公既归，大赉从者，以美仕仕奥兰度兄弟。

礼　　哄

马西那有名姝二，一曰希罗，一曰皮屈立司。希罗为节度利倭那女，皮屈立司则节度从女也。皮屈立司之为人天真烂然，希罗则朴啬守礼。皮屈立司每多方以媚其姊，虽在沈忧之中，亦必以雅谑鼓荡之。时有少年武员数辈，新自战地凯还，途经马西那，入谒节度。中有年少曰东披特鲁，阿累贡亲王也。其友曰刻老丢，为弗老伦司勋爵。犹有巴度阿镇帅曰白乃的，聪慧解人意。是三人者，于马西那为旧游地，节度咸以勋旧之礼，尊为贵宾，且令二女出见。白乃的席间崇论宏议，靡其座人，节度尤为钦服。皮屈立司亦雄于谈者也，为白乃的所夺，微愠，乃曰："将军叙致作数百语，乃无人领解，多言胡为者！"白乃的弗悦，自念名家闺秀，胡口不择言至此。因忆前度来时，是女亦数窘我，何也？白乃的生平好以言穷人，一经微挫，则兀然不恃意，前此侨居

时，二人谈锋相埒，非攻击至于极地不复止，故此时一触即动，乃奋起曰："皮屈立司，吾此来以为不见汝矣，汝尚生耶？"二人复愤争于座间。久之，皮屈立司审白乃的战功颇伟，然故屈之曰："尔言杀人如麻，若以吾观之，特未抵一餐之敝耳，此何得言勇！"时东披特鲁甚伟白乃的之词锋，皮屈立司尤怒，斥白乃的曰："将军能言固矣，然古之侏儒多善雅谑以佐清谯，汝其亲王之弄人乎？"白乃的初蒙无勇之讥，犹夷然不屑意，迨得弄人之目，始大怒。方男女辩竞时，希罗恭默以听，不树一义。刻老丢则私赞希罗德器之邃，以为数年之别，德益加进，貌益加妍矣。东披特鲁倾听皮屈立司具悬河之口，客咸莫敌，则私谓节度曰："以余观之，是二人者，均辩慧有智数，节下胡不两为耦之？"节度曰："是安可者！若果行此，此二礼拜之中，二人之痫且皆发，成为风人夫妇矣。"节度意固弗欲，而东披特鲁甚欲赞成其事。刻老丢则深以希罗德器为不可几及，常提以语东披特鲁。东披特鲁曰："君屡言希罗，得毋欲偶希罗耶？"刻老丢曰："吾始至马西那，心中固惟战事是营，无心于家室，今则大功告成，吾心中拓有余地，足以求偶。唯希罗者，惬吾意也。"东披特鲁诺，乃告之节度。节度亦允，遂诏希罗以遣嫁刻老丢事。时刻老丢用勋旧获战功，门望既高，拥资复盛，希罗奚不悦者！刻老丢遂请婚期。既报允，刻老丢犹以数日之间为绵久，心滋省省。东披特鲁知状，思欲觅一陶情之具，以娱刻老丢。乃密设诡谋，愚白乃的，令知皮屈立司之见窘，非属真心；又愚皮屈立司，令知白乃的之负固，不为诚状。

合此男女之欢，以相娱笑，于是刻老丢大悦。即希罗亦自奔效，以为苟可为力者，惟命是听。乃同节度密约，力挽白乃的，使消其前隙，而希罗则隐回皮屈立司之怒，勿令峻绝白氏。一日，见白乃的仰卧茅亭之下，上荫高树读书，东披特鲁乃与节度及刻老丢去茅亭一矢之地，藉草而谈，特高其音吐，令白乃的闻之。先言恒事，寻东披特鲁乃问节度曰："节下昨言从女甚款白乃的，此语确耶？余念女公子性情高亢，乌能垂青武人？"节度曰："此事余亦安知者！彼内蕴挚爱，外乃落落，余方莫知其所以然。"刻老丢曰："是言良然。昨希罗告我，脱白乃的掉头不顾者，彼当终身无郎耳。"节度与东披特鲁言曰："此事斩然不复能合。彼白乃的者，激烈人也，乌能洞烛皮屈立司之隐，降心以从。"于是东披特鲁太息曰："惜哉，绝代佳人乃蒙此屈，真恨事也！吾意欲往诉白乃的，二公之意何如者？"刻老丢曰："止止，匪特公行无济，将益中其怒，且出冷语砭肌，不重滋之戾乎？"东披特鲁曰："前事吾所不解，皮屈立司聪明绝世，一好女子也，既爱好白乃的，何妨导以情窾，乃无端为此轰霆激电，令人难测何也？"语已，知白乃的已密闻，故默然而散。而白乃的者，凝神听之，都已了了，自忖曰：天下之奇事乃至此乎？然以吾意度之，私议之言，谅亦非诈，且希罗之懿德，安屑为是伪言！然余刀镮上人，初无室家之念，彼奚为恋我者？且彼方怅怅，而三人者争惜其聪明慧辨，聪明慧辨吾固许之，特爱吾之道，何由如是之怪？已见皮屈立司盈盈自室中出，望之飘然如仙，此时白乃的之意已动，因私笑曰："此女狡黠无

伦，言刚而情晦，今日竟为我刺取而得，殆不能更隐矣。”已闻皮屈立司呼曰:“白乃的，翁延君入饭，是长者使我，非我意也。”白乃的曰:“谢女郎礼我。”此白乃的第一次冲口作温文语者。皮屈立司复呶呶作指斥语，夷然自行。白乃的曰:“吾今日知指矣，彼故为此状，令我迷离，我亦智士，何为见愚至此。”因念我如弗怜，则野蛮若；我如弗爱，又犹太人若矣。此时三人秘计，白乃的已入玄中矣。而希罗亦以智术愚皮屈立司，故挟侍女欧苏拉间行花圃之中，又令侍女马格雷造皮屈立司帷闼中，窃告以主仆二人方履园中，道长短，引而窃听之。马格雷诺。于是希罗及欧苏拉径前至万花之中，语曰:“尔第言白乃的住处，吾则诏汝以白乃的属心皮屈立司，故令皮屈立司闻之。”已见皮屈立司蛇行鼠伏而至，希罗忽作峻拒欧苏拉之言曰:“否否，皮屈立司好女子也，乌肯屈就白乃的？”欧苏拉曰:“主人语我，白乃的甚倾襟推抱于皮屈立司，此语果可信耶？”希罗曰:“彼亲语刻老丢，何不可信者！我知皮屈立司高岸如陵谷，苟触之必无幸，故不之告。”欧苏拉曰:“是二人各挟崖岸，以婢子思之，不告为愈。”希罗曰:“吾深不解吾女弟之怀抱，以白乃的少年勇敢，门地复高，仪表瑰丽，何一不足偶者？而必为此，则人固有心非人所测者。”欧苏拉曰:“是语何为秘而不之宣示？”希罗曰:“我果言之，匪特勿动，且欲挤我入于窘乡。我非不智者，何为告之！”欧苏拉曰:“此举似主人忍矣，以皮屈立司之聪明识道理，岂忍峻背人意，主人忍辱宣之，或可得当；若引身自避，则皮屈立司终身无解悟之日矣。”语至此，希罗摇手示

欧苏拉，别语他事。欧苏拉亦他问曰："主人佳礼定于何日？"希罗曰："明日耳。尔来为吾取礼衣，明日服何服为佳者？"此时皮屈立司闻言惊曰："此事确乎？然则我固无情者耳。吾自今以后，不当更肆吾辞锋，当思其所以报白乃的者。"自是以后，二人相见恒有情款，惟希罗者入蹇途矣。先是，东披特鲁亲王有后母之弟曰东约翰，其人亦从征，归途出马西那，适留于此。其人险暴小人也，极嫉其兄所为，见刻老丢与其兄善，恨之；复见刻老丢娶于是间，思以术败之，令其兄与刻老丢绝。有蒲拉菊者，与马格雷素有情款者也，东约翰乃令蒲拉菊与马格雷以夜中间行于希罗院外，马格雷则伪袭希罗之衣，与汝款语月下，欲故令刻老丢见之，以激其怒。东约翰部署既竟，造其兄许，谗希罗于刻老丢，言希罗荡也，且请刻老丢以夜侦之。刻老丢怒曰："果如是者，吾明日于嘉礼场中痛斥而绝之。"东披特鲁曰："我为媒氏，果如是者，何以对吾友！"东约翰果同诸人侦诸希罗门外，见蒲拉菊凭阑与希罗款语，意甚浓至，刻老丢及东披特鲁于月色溟濛中，但辨为希罗服饰，谓真希罗也。刻老丢此时之怒，实非言语所状，爱根变为恨海，且言于明日礼拜堂中定严诘以今夜之事，与之痛绝。东披特鲁亦以为然。迟明，刻老丢与希罗同立牧师之侧，牧师方欲发声诵祝文，刻老丢衎衎语希罗失德之状，诉之牧师。希罗大骇，问曰："吾夫病发耶？何由颠倒至此！"节度亦奇骇，问东披特鲁曰："王何不发一辞为吾女别白？"东披特鲁曰："是何言！吾以媒故，误合荡妇于吾良友，吾罪重矣，尚何辨之云？且吾昨夜见

希罗凭阑与男子语，胡得言无！”希罗曰：“天乎！是语确耶？”悲极而晕，挺如僵尸。东披特鲁及刻老丢怒气勃勃，出礼拜堂，盖心坚如石矣。皮屈立司则仓皇万状，力拯希罗，白乃的亦从旁助之。白乃的语皮屈立司曰：“希罗果如何者？”皮屈立司曰：“为状似无碍。”皮屈立司者，信希罗者也，闻东披特鲁言，毫不为动。而节度则疑信参半，虽极哭中，却咒其勿生，以为生之蒙辱甚于死也。独牧师年高多阅历，洞人情，见希罗为二人所窘，羞愤中却含正气，似极冤无诉者，迨愤极而晕，二目中却带无数幽恨，始崩然卧地，因语节度曰：“女公子若非为人见枉者，后此我公勿处我以人类，兽我可耳。”迨希罗少苏，牧师语之曰：“刻老丢谓汝与谁人往来者？”希罗曰：“或枉我者知之，我则何知者。”语其父曰：“吾父试以人刺取吾夜来所与言者，果得其人，女甘枭轘，无复甚恤。”牧师曰：“是必有异。”复语节度曰：“吾今姑言希罗久晕而死，家中且具丧仪。”节度曰：“是何为者？”牧师曰：“吾一言其死，刻老丢必能转怒为悲，且令刻老丢知果为失德之妇人者，必不为一言而死，使知人言必属非实。”于是白乃的谓节度曰：“丈姑从牧师言，吾虽友刻老丢，必不忍泄此秘语。”节度曰：“余老矣，更无一谋，诣公宜何如吾即何如耳。”牧师乃延节度与希罗入于閟室，以人侍之。皮屈立司与白乃的亦同至閟室之中。白乃的见皮屈立司长日哭，因语之曰：“汝何久哭为也？”皮屈立司曰：“家变如是，乌能不哭！”白乃的曰：“以吾卜之，希罗之枉，诚惨无天日。”皮屈立司曰：“谁爱我者，必能代希罗直此枉。能直希罗枉

者，始爱我也。”白乃的曰：“吾诚告皮屈立司，吾诚爱汝者。汝何令，吾必能赴。”皮屈立司曰：“无他语，唯刺杀刻老丢耳。”白乃的曰：“是何语！彼刻老丢为吾良友，殆惑于人，故乱其性，非故行其残暴也。”皮屈立司曰：“是人狂谬，污蔑闺秀，恨吾非男子，不尔，吾当立血吾刃。”白乃的更欲申辩，皮屈立司曰：“无他语，惟趣杀刻老丢耳。且尔试念吾骨肉如希罗者，宁有是事！然吾身非男子，谋因弗遂，亦甚愿嫁得好男子者，必遂吾志。顾男子中自命英雄者，多委顿不自振，临义退缩，吾又从何处觅得好男子者！吾今不能堂堂报仇而死，亦只能幽咽尽于帷幕之中，哀哉！”白乃的曰：“皮屈立司，汝勿更哭矣，吾实爱汝，今当凭此手以誓天地。”皮屈立司曰：“此手固有用，尔能许我为用者，则诚爱我矣。”白乃的曰：“汝果信刻老丢蓄毒螫之念残希罗欤？”皮屈立司曰：“然。”白乃的曰：“吾今与汝亲手为别，吾行杀刻老丢矣。”方白乃的与皮屈立司论辩时，而节度亦汹汹欲复仇于东披特鲁及刻老丢，因谓二人曰：“二公如是残我弱息，吾已明明死一女矣。”二人见节度年高，弗欲与之斗力，乃曰：“丈人休矣，吾不与丈较力也。”此时白乃的亦至，曰：“君枉希罗，今请出刃与我语曲直。”刻老丢方欲出剑，见守土之官棓蒲拉菊至，以蒲拉菊与马格雷定谋时，为他奴所觉，首之守土者。官闻礼拜堂悔婚事，方奇骇，得此大怒，即以骑取蒲拉菊。节度遂令面东披特鲁，蒲拉菊自承不讳。东约翰闻变遂逃。刻老丢大震，自怨轻听妄发，愤不可状。东披特鲁曰：“君意如何？”刻老丢曰：“吾闻蒲拉菊对簿，语语如令吾

饮砒霜也。”于是刻老丢哀节度曰：“女公子死矣，公今欲加我何等罪者，我甘死如饴矣。”节度曰：“吾女固死，然吾尚有从女，亲如其姊，即以明日行嘉礼，此即老夫所以梏汝者也。”刻老丢曰：“诺。此女若丑如斐洲之黑妇，吾亦娶之。”言既，遂赴希罗伪冢之上大哭达晓。明日，东披特鲁及刻老丢均聚礼拜堂，节度乃领希罗，蒙以假脸。刻老丢曰：“女公子且出手授我。公子固愿许我者，则我愿偶女公子终吾身。”希罗曰：“我盖别成一人为君妇矣。”因去其假面，赫然希罗也。合堂大骇，惟白乃的诸人如故。迨礼毕，牧师始以情语观者。白乃的亦请于牧师，同日与皮屈立司成礼。皮屈立司礼容甚沈寂，东披特鲁诸人亦详告以诡谋联合之事。顾二人爱根已固，即亦弗动。惟成婚后，彼此仍嘲诙如旧时。白乃的常曰：“吾知尔不得我且图死，吾怜君故许耳。”皮屈立司曰：“闻君不得我且瘵，偶君直药君也。”相与互为笑乐。而东约翰在逃，见获，适于刻老丢成礼之时，一燕尔新婚，一括发关械矣。

仙　狯

雅典有令甲，凡父母遣嫁其女，女唯父母之命是听，嘉偶怨偶，均父母所定，违者得死，国家斥不问。然为父母者，唯女之爱，无忍令其失所者，故令悬，犯者绝少。有父老曰

伊齐司，来诉于雅典公爵地休司，谓其女黑米亚许配地米·屈立司，地米者，雅典贵胄也。顾其女弗欲。女先属意于少年立山特，坚不更适。伊齐司怒，故奔赴公廷，求治其女。黑米亚则自陈非敢故违父命，以地米前与海冷娜有婚嫁之约，地米旋遗置之，女以地米凉薄，故拒聘违命。黑米亚情愫固可悯，然已干宪坐，即亦弗赦。地休司者，亦仁人，百思不能出女于律，因饬黑米亚曰："以四日期汝，女自营度其可以免死者来质，不尔，国律具在，不置汝地上矣。"黑米亚出至立山特家，语之曰："君允我嫁地米乎？吾得官言，逭四日命耳。"立山特闻状极悲，因曰："余有姑氏，家去此数十里，其地为雅典刑律所不及者，吾意欲君以夜出，迟吾向日于树林中与汝幽构地，我必时至，与君偕逃。"黑米亚称善，潜告其闺友海冷娜外，他无知者。海冷娜骇朴无伦，思欲以黑米亚事告之地米，亦知告地米于己事一无所济，顾欲从地米以追黑米亚于树林之中，以觇其状，此海冷娜愚计也。树林之地，旧名仙林，以仙人尝降灵于此。仙人名倭白龙，仙姥曰铁坦尼亚，仙吏如麻，恒于明月上时纵饮林中。然仙人颇不直其妇，居颇勃豁，仙吏惧迁怒及之，恒化身入花中，以避仙谴。二仙不睦之故，以铁坦尼亚有契友，诞子即逝，铁坦尼亚窃抚其子，倭白龙欲奴此子，铁坦尼亚弗欲，因之喋喋。方黑米亚与立山特约会时，正夜中，而仙翁仙姥亦从仙吏无数，适游林下。铁坦尼亚见倭白龙至，斥侍者曰："左之，吾不与夫己氏相见也。"倭白龙闻而怒曰："是妇职乎？戋戋一雏娃，胡不见属，乃以肇愤。"铁坦尼亚曰："人各

有昵，尔纵舍其仙国，亦不能市此儿。”因麾众行。倭白龙怒曰：“尔俟之，明日必有以相报。”倭白龙乃趣召迫克。迫克者，仙班之首，倭白龙之宠臣也。迫克狡狯，好游戏人间，凡濒村之童，恒为所窘。常化身入乳姑乳筩中，澡其体(乳姑者，取牛乳之女娃也)，乳滑不能聚而为饼。又酒家蓄酿，迫克就而搅之，酒酸不能市。村人或聚饮林下，迫克则幻为蟚蜞，腾身杯中，酒溅村人之面，因而覆其杯。或村妪坐谈，则从后掀其榻，妪仰跌，旁人因大哄笑。此时迫克面倭白龙，倭白龙诏之曰：“汝今悉取林中爱懒花至，吾许爱懒花汁一滴入睡人眼中，醒时无论何见，必以第一触目者爱之弗置。余今将以花汁点铁坦尼亚之睛，令其苏时，触物辄爱。吾亦知是汁有他药足以解之，然求解者必得其小孺子为吾雏奴，始授药也。”迫克闻言大悦，遂奔赴取花。倭白龙方遣迫克，忽见地米与海冷娜至矣，闻地米语海冷娜曰：“尔胡从吾来！”遂极致其怨抑之语。海冷娜曰：“君前此爱我甚挚，今乃弃我如遗，何也？”地米怒曰：“尔且去饲饿虎，吾不念尔矣。”地米遂趣行，海冷娜飞步尾之。倭白龙者，仁爱之仙也，生最怜弃妇，迨迫克既归，捻花满手，因语迫克曰：“尔以此花汁乘地米睡时入其睛，且使海冷娜坐其旁，彼一苏见之，当为夫妇如初。地米衣雅典衣也，望即得之。”迫克跃然而行，倭白龙亦以花汁至铁坦尼亚寝宫。宫居河次，万花环绕，高观岿然。此时方欲就枕，部署侍者，命去玫瑰中小虫，勿令蠹花朵，更往取白蝙蝠翅上之膜，聚而制吾裙衫，外此则逐去枭鸱，勿使夜啼搅我，今且度曲侑吾睡。迨女侍度曲既，铁

坦尼亚亦寝，侍者遂去。倭白龙潜入，点以花汁。此时黑米亚自夜中逸出至林中，果见立山特坐待路陬，黑米亚以穷追奔波，疲极思卧，立山特重违其意，乃同至河濒，藉草而睡。此时迫克以花汁至，意其主人言，着雅典衣者地米也，旁卧尚有一妇人，必海冷娜，遂以花汁沥立山特眼中。此时立山特警醒，适海冷娜立其前，药性鼓动，精神遂全注于海冷娜矣。先是海冷娜追地米，地米行绝疾，竟不能及，已见立山特卧于草际，怪之，趣立山特醒。迨立山特醒，眼已受药，遂款款与海冷娜道恩意，以为胜黑米亚多矣。海冷娜素审立山特有情于黑米亚，见状以为立山特戏也，愠曰："吾命穷哉！前此地米以是言餂我，乃中道见捐，吾以为君愿悫人，今奈何亦侮我。"语已拂袖去，立山特追之，时黑米亚尚沈酣未醒，既觉，则不见立山特，就林中百觅莫得也。而地米既不见黑米亚，狂奔而疲，亦荫林下卧。倭白龙遇之，知迫克所点之药误也，复以药更点之。适海冷娜狂逸，避立山特，过其前，地米眼中受药，遂忘前事，急起趋即海冷娜，道旧恩幽情，凄恋甚挚。立山特匆匆亦至，复述其款曲。二人争陈愊臆，海冷娜不测，方徬徨间，黑米亚至矣。海冷娜以为三人并合，与之为难，因大怒。此时黑米亚亦奇骇，以为是二夫者，于我均恋恋，今日胡乃尽反其所为，转就昵海冷娜。二女者，闺中良友也，因是之故，大相龃龉。海冷娜曰："忍哉黑米亚也！尔何事乃谗立山特，令其苦我。地米者恨我至于极地，今亦反其口吻，竟谀我为天仙，则尤不知所谓。若非尔隐导其来侮我者，彼何为而有是言？尔我同

学有年，按歌同也，刺绣同也，我二人犹并蒂之花，照水影双也。今乃出其狡狯，狎侮同人，岂朋友应为之分?”黑米亚曰:“何谓也!我无成心，殊不解尔之所言。尔似言我嘲诙不留余地者，但问尔言亦有故人谊乎?”海冷娜曰:“尔当此二人之前，衎衎论辩自白，殆一转眼，尔又私售其诈矣。”二女方纷竞时，而立山特与地米已就林中鏖搏矣。二女见二士瞥匿不见，遂分觅之，而倭白龙在隐中见二士争锋，咎迫克曰:“尔乃大误。今吾问汝，凡汝所为，有意耶，无意耶?”迫克辩曰:“主命吾见雅典装者，试吾药，吾又安知其为谁氏?”倭白龙曰:“往事已矣，今日二士之争，实我所肇，尔今当力兴二里之雾，俾二士俱坠阴霾中，不复相见，或可解免其死。尔今先幻形为立山特引地米，又幻为地米形引立山特，各使分驰羸惫，不能兴。尔别以吾解药解立山特之惑，俾其仍昵黑米亚。若地米睫上之花汁，可听之勿解，使永永依海冷娜也。尔趣行，吾今往视吾妻矣。”此时铁坦尼亚尚沈睡未觉，倭白龙至时，见门外一鬼，侏儒盘散，卧于花底，倭白龙笑曰:“是足以弄铁坦尼亚矣。”乃潜取驴颅之干朽者，戴鬼头，以咒禁之，俾勿脱，于是鬼驴合一。鬼醒，果戴驴头，逡巡及铁坦尼亚宫外。铁坦尼亚受花汁久，适醒，见戴驴之鬼，大悦，以为美如真仙。鬼曰:“吾方觅路弗出，胡言仙者?”铁坦尼亚曰:“尔勿出此树外，果从我者，我实上真，当以仙吏伺汝，令汝勿苦。”乃令仙姝四，一曰豆花，一曰蛛罥，一曰灯蛾，一曰芥儿，诏之曰:“汝四辈善侍是人，出葡萄、杏子供养，佐之以岩蜜，必令此年少美丽神仙尽欢

始已。”乃就而语驴鬼曰：“尔二腮胡为茸茸然，美不可状。且二耳矗立，媚丽无伦，曷使吾以吻亲之，致吾欣慕。”驴鬼见四女侍骈立，乃语之曰：“趣前为而公搔面，吾面不省何由忽发奇痒。”铁坦尼亚正令仙姝供具，驴鬼止之，曰：“勿须，急以刍豆来，不解吾性何由忽尔嗜此。尔诸人悉屏勿前，而公倦思睡矣。”铁坦尼亚曰：“欲睡者，可即吾腕，吾方欲度天仙化人之曲，俾汝侑睡。”倭白龙闯然竟入，大詈铁坦尼亚，胡为以仙姥之尊，乃垂青驴鬼。铁坦尼亚方抱驴鬼于腕上，且密戴驴顶以花，见倭白龙至，大惭。倭白龙既指数久之，仍与之索僮厮。铁坦尼亚理屈，遂不敢有所辩执。倭白龙既得僮，出解药，傅铁坦尼亚眼中。铁坦尼亚若出大梦，忽见驴鬼在旁，戴驴死颅，状已垂朽，大骇，不审何由迷惑至是。倭白龙复以咒咒驴鬼去颅也，逐之，遂为夫妇如初。倭白龙并诉铁坦尼亚以海冷娜、黑米亚二女事，约同观其终局。见二男二女相距至迩，咸寐于草间，迫克已隐合二氏男女，相枕藉而睡，复以药解立山特。此时黑米亚先苏，自怪是人胡以变节，而立山特亦即醒，依然与黑米亚道衷曲，几疑昨日之事，殆如大梦。海冷娜竟日苦之，迨醒，而地米殷殷道前失，始知其非伪。二女相见，都忘前隙。地米亦谢黑米亚弗娶，且议走告黑米亚之父，自陈仍取原聘之海冷娜，兼乞翁勿杀女。行次，见伊齐司亦至觅女，二人遂自投。伊齐司释弗治，乃以女妻立山特。海冷娜亦与地米成礼。仙人、仙姥合此二姓之欢，自以为功，乃大置酒宴仙吏。外史氏曰：读吾书者，必以为吾所论述，咸属子虚。究之世界茫

茫，孰非梦者？以梦书授梦人，亦何所不可。故名是篇曰夏夜梦（仙猃者，译者所定论也）。

珠 还

西西里王利翁替司，册后甚贤且美，名曰黑美温，伉俪至笃。王自得后，志气发舒，于愿至遂。王有挚友波立克生，实王蒲希密亚。二王少相狎，长相磨励，迨二国传储，遂各践大位，久之不复相见。然聘币时来，使者缀属于道。嗣西西里王以书趣波立克生至，波立克生重违故人之意，亦命驾至西西里。供张极盛，王后咸以礼相接。意二国联和，与王又少年同研席，通家之谊，礼防遂不为阻。二王日纵谈少年童騃之事，用以为欢，后亦从旁雅谑。久之，波立克生戒行归国，王及后谆谆强留，攀援至切。先是王苦挽不得，当后出巽语，至温婉，波立克生遂留。利翁替司初亦以为良友端重，义不为苟且，后亦秉礼，泰然不复为嫌。及波立克生决行，为状甚果，而竟以王后一言而止，因而大疑。王后之款客殷殷者，意盖为王存故人，并全邦交也。而利翁替司忽怒嗔如野蛮，乃令大臣凯密鲁药杀波立克生。凯密鲁者，善人也，以王所为非义，匪特不敢进药，且悉以王谋告波立克生，请与同遁。波立克生遂挟凯密鲁同抵蒲希密亚，凯密鲁遂长日处波立克生宫中，日侍谦饮，情好甚懋密。

西西里王闻波立克生遁，大怒，直至王后宫中。时后方抱提其子马密勒司。马密勒司仅能言，方述保母所教之古典，牙牙媚母。王直入取孺子于王后之怀中，麾卫士下后于掖庭之狱。马密勒司固稚，然聪明，知物情，见母被逮，乃大悲而病，日就羸瘦，恹然欲就毙。王既下后于狱，乃令克利门及迭翁二大臣至特而甫庙祈神，且卜王后曾否与波立克生有染。时后方孕，在狱，竟生女。后对其女哭曰："儿生而囚矣，然我儿无玷犹母也。"先是后与贵胄夫人保林娜过往甚密，保林娜为阿铁古纳司妻，西西里贵仕也。保林娜闻后诞女，遂入狱觐后，语狱婢爱密利亚曰："趣告后，若见信者，则请以雏娃授我，我持以示王，王怜娃，或得赦吾后也。"爱密利亚曰："贤哉夫人！吾必以其语告后。"保林娜曰："苟以女见付者，吾必至王许，为后雪此狱。"爱密利亚曰："夫人行为如此，必得天佑。"于是入狱取女，后大悦，以为他人必无是能力，能者惟保林娜耳，遂出女托之。保林娜方欲造王宫，其夫力止之，弗听。既至，遂置女于王之足下，衎衎为后辩其冤抑，又极谏王不应果决如是。既复哀王以后及雏娃均无罪，请王赦之。王闻言大怒，敕其夫阿铁古纳司斥夫人出。保林娜出，仍置其女于王之座下，冀王闻其呱泣，或从而收取之，王弗动，令阿铁古纳司以绿绨方底载儿置之荒岛。阿铁古纳司者，制行非其夫人比也，行为残暴，悉如其王。乃挟儿登舟，趣荒岛。王余怒仍弗释，不待祈请二使者归，即出后于狱，廷讯时，贵臣咸集坐鞫，后囚服跪于阶下。正讯鞫间，克利门及迭翁归矣，以神语裹黄封，上盖紫泥，奏王。王

发封，令近侍高诵神语。神曰:“黑美温竟体纯白，无斑点也。波立克生者，制行如天日，无可示罚。凯密鲁亦忠臣。利翁替司者，媢嫉之暴君，天谴至促，若不更觅其所遗弃之物者，国祚当斩。”利翁替司弗信，以为是二使党后，故敢为无忌之语，仍督廷臣鞫王后。方纷呶间，保母出言世子闻母后对簿，愤极薨矣。后闻世子为己而死，亦晕于墀下，王遂大恸，令保林娜将后入别室，勤为将护。已而保林娜入言，后亦殂谢，利翁替司因大悲悔，知神语非妄。念神言遗弃之物，殆其幼女，思欲更取而抚之。时阿铁古纳司舟为横风所掣，直至蒲希密亚，即波立克生逃归登陆之地。阿铁古纳司出女掷之岸上，将归舟，突遇人熊扑而分裂其体。而女娃衣褓绝佳，珠贝琳琅殆满，阿铁古纳司复以小笺字弃女曰普地塔，义云生贵而命蹇也。普地塔遂为行牧者所得，令其妻字之。牧者既得弃女珠饰，思以之易钱构产，又患暴富见疑，遂移家，尽出其珠贝，易以市羔，因而家业大赡，遂以普地塔为己女。普地塔年幼，亦不知其为王女也，迨长，美丽无伦，德性温懿，且有夙慧，稍学即通洽，愈于常女。时蒲希密亚王亦仅有一子，曰弗鲁吕什，常出行猎。一日过牧者之门，见普地塔，大艳其貌，且举动绰然如贵家，悦之，因改名为道吕格而，微服累至牧者家。王见世子恒野出，莫审所由，令人侦世子，乃知状，遂令凯密鲁侍己访牧者。王与凯密鲁均微服至，时牧人适剪取群羊之毳。取毳者，牧家令节也。得毳易钱，因指为佳辰，大置酒，延宾客，即外人来贺者，亦得与席。王与凯密鲁至，遂亦见款。座中均村叟伧人，男

女则即草场中跳舞，独弗鲁吕什及普地塔同处一幽轩之下，倾谈甚洽，落落不与村人语。时王易服，世子竟不之觉，王遂前行听之。闻普地塔词况，虽非学人吐属，然亦时时得真趣，王大骇，谓凯密鲁曰："此女虽不出勋阀之中，然生自田间，亦可云一时之秀。"凯密鲁曰："此牛乳中之精也。"王乃谓牧者曰："与女公子坐语者谁也？"牧者曰："其人名道侣格而，彼来为吾女来也。彼二人互爱，吾亦不能轩轾。果道侣格而能得吾儿者，受益于闺房，当非梦想所料。"意普地塔所载之宝，牧者夫妇未尝尽出易钱，尚留其半为嫁资也。王入，进语其子曰："少年，吾见汝身近闺秀，几忘其食与游，然吾少时近吾妻，恒以珍物相馈遗，今少年恋此女，胡不闻赍物来者。"弗鲁吕什亦弗辨为其父，即起而答曰："丈人见责甚善，顾此女之责偿于我者，惟得此寸心之昵，他珍物均不足以易其嗜。"语已，顾普地塔曰："以我二人情好，曷不倾吐此丈人之前，请其为我左证，以坚吾誓。"王闻言，乃去其假面及其变服，斥其子曰："尔乃不自克勉学问，竟眷恋素门，躬自贬损，以益吾耻，宁谓之孝！"语已，又斥普地塔曰："尔以媚道惑吾子，非是，今若不自决去，尔父子少须均狱毙矣。"王怒自去，令凯密鲁促世子归。普地塔知王微服见刺，凛然弗惧，自云欲造王宫，躬自陈辩，谓："阳光所及，上自王宫，下逮蓬垛，温煦如一，未有贵贱之别，吾又何怯于王？且吾傲骨天然，不屈权势。世子休矣，吾将就牛栖取乳去也。"凯密鲁闻言失惊，深以普地塔为然。又见世子恋别，情况至窘，乃思以权谋合此二姓之好。忽念西西里故君以迷惘

残其后，行已老，亦萌悔心，即余亦垂暮恋乡井，胡不载此男女二人造西西里，俾之成礼。蒲希密亚王即有责言，吾或以情告哀，请故君自陈前失，复寻旧盟，世子违命之咎，亦得假故君之言为之湔涤。谋定，遂语世子以故，二人咸诺。凯密鲁乃私饬行具，载牧者同行。牧者遂收普地塔来时所挟之重宝及其名笺登舟，风利，已及西西里。时利翁替司果中悔，竟以礼遇凯密鲁，处世子亦优。世子并挟普地塔见王，王见女酷似其后，因并念弃女，乃大哭曰："吾若非昏暴，则吾女尚生，亦长大如汝亭亭矣。"又语弗鲁吕什曰："吾前与而翁有隙，今甚引以为悔，深欲更相把握，以识吾过。"牧羊人闻王述弃女状，以年数计之正符，且王又言弃女之衣褓服饰，因大疑，以为弃女即普地塔耶。时保林娜亦正在王所，老牧乃自陈得弃女状，并言陷女之人归，将登舟，适人熊出自林中，竟为扑杀，一一语王。因出其文褓及珠贝示王。保林娜检视，悉皆符合，于是知普地塔果为利翁替司之女。顾保林娜闻其夫死耗，则嗷然而哀，更见普地塔长成，与王更聚，孤忠所激，因而复慰，一时之间，哀乐并作。利翁替司悉普地塔果其女，因而复哭其后不复见女之长成，久之无言，但呜咽曰："尔母可怜！"保林娜曰："臣家有意大利人，雕成后象，风貌如生，请王临幸臣家，见像当如见后，且令普地塔瞻拜其母也。"于是廷臣咸随王幸保林娜家。保林娜启像幕，黑美温赫然见于幕中，毫发备肖，王痴立噤不能声。保林娜曰："王殆以像如生，因而噤乎？"王久乃曰："此像栩栩欲活，宛肖亡者生时矣。"已而复曰："保林娜，胡以此像较后

生时老也?”保林娜曰:“此匠人逆料二十年后之形容，故预刻此形以备王临幸耳。”已而下幕曰:“止矣。更睇不已者，像当因人而活,此尤动王悲也。”王弗允,令勿下幕。久乃谓保林娜曰:“异哉!此像胡以咻咻有鼻息，且二睛微动，何也?”保林那曰:“此王眼眯，像何曾动。”坚请下幕。王曰:“尔勿趣我，我将前与像亲吻。”保林娜曰:“白垩未干，亲之适为须髯之累,何可遽进。”时普地塔长跪于地,泪眼潜盼其母像，乃庄严妙丽如天神也。保林娜曰:“臣尚有术能令像行。”于是出口号示像,后像乃款款自神座下，以手抱王，仰天祈祷，为王祝厘，并为其女祝。先是,保林娜患王必死其后,欲伪言后薨,以杀王怒,乃延后居其家。时后郁伊已深,意不得女者，则与王长谢。此时王既得后，而复遇女，喜气载脑，脑不能容，几几欲晕，而室中但闻庆贺之声与叙别之语,他无所闻矣。王坚谢弗鲁吕什，以为世子贵胄，胡为见赏牧氏之儿。复谢牧人,以恩豢养其女。而凯密鲁、保林娜则自庆善念格天，乃能全人骨肉至此。时波立克生不见其子,策凯密鲁为西西里逋臣,必挟其子反国，又侦牧人弗见，遂命舟入西西里，觅世子。及诸人告以故，王亦大喜。既释前仇,又喜普地塔不出田间,适足为其子之耦。二王相见,言欢如故。而黑美温自经忧患，克享团圞之乐，于心滋甚。利翁替司亦传位其女,夫妇遂各王一国。

黑　眢

巴旁多者，微臬司上议院议员也，有女曰德地母那，美而慧。乞系援踵接于门，既艳女美，又涎其奁具，因之媒妁逐逐，户几为穿。然女意相郎，尚德遗貌，虽寝勿惮，举国中少年均不当意，独注念于摩阿黑人（摩阿者，回部也，曾大胜西班牙，王其国，后为逐去，居于斐洲之北）倭德鲁。而议员悦女所为，亦时延倭德鲁其家，与之谈䜩。倭德鲁虽黑种，而德性坚定，干略亦高，足偶德地母那也。时已官武职，勇号腾其军中，前此与土耳基累战皆捷，近拜大将军，国家倚为干城。其人少时游历几遍二洲，学问颇渊博。而德地母那虽闺秀，雅有远志，深悦倭德鲁之阅历。倭德鲁亦屡述战绩，战陆战水，凡入阵出险，喋血伏尸之事，一一语女，且云见虏于敌，屈而为奴，寻从奴中逸出，道行匪所不遇，咸怪特可骇者。德地母那闻言欲醉，每见倭来，辄自置其活计，坐而要之使谈。倭德鲁每言遇险之事，德地母那往往为之雪涕。迨语既，辄以温语慰倭德鲁，以为乍闻险状，几欲碎其肝胃，何幸身近英雄，得瞻武概，闻勇略，则天之待我仍未薄也。因谓倭德鲁曰："将军辈中苟有人论婚于我者，将军幸告以能言平生勇状如将军者，我嫁之。"语已，脸赪至颊。倭德鲁知旨，因自陈请。女诺，议遂定。然倭德鲁自审种黑而产微，议员身

为闻家，安能相攸及我者。盖巴旁多之为人，相婿固听女自为，而门楣之见颇重，亦欲得一世胄望族为其半子。顾女见倭氏武功烂然，又德性醇厚，属心已久，亦不计父命矣。时国中闺秀咸丑黑种，女相婿得倭，以为较白人之莹洁为多，视微臬司人若粪壤之英也。二人婚约甫定，巴旁多已诇得之，大怒，径入议院讼倭德鲁，言以妖术惑其室女，作密誓，且背亲非义。在律凡寄食人家，诱其闺秀，亦干宪坐。倭德鲁至，对簿。然此时微臬司方用兵，枢府心右武臣，以土耳基方大集水军，犯沙百勒司岛，其地新属微臬司，土耳基欲因而夺归之。国家念守边大将舍倭无属，议院乃檄召倭德鲁，一则将属以兵，一则欲正其罪，吉凶盖参半也。倭德鲁至，巴旁多诘之曰："尔何故荧吾女？曷为我道其颠末。"倭德鲁遂历述与女议论，及女允婚之故，衎衎论于公庭，无复欺隐。公爵方据坐堂皇听断，因谓巴旁多曰："闻倭将军言，毋论公女见荧，即吾女亦将从而惑矣。尔言以妖术诱闺秀者非是。惟女公子多哀思，闻倭德鲁言怜之，因而渐狎，遂许以婚约，容有之也。"言次，德地母那亦至，言与倭同。巴旁多无言，乃进倭德鲁道歉衷，因属之以女，而中心甚抑抑不自聊，因语倭德鲁曰："吾生平惟此一女，在情不能自戾，不尔者，吾安能听女所为。"谳定，倭德鲁遂长征。德地母那以倭德鲁身统大军备边，为男子荣显之事，遂不复幽咽作儿女态，且允随节至边境。倭德鲁悦，遂挟女同行。既至镇，忽大风起于海上，敌船趣岛者尽覆，政府大悦。然敌患虽弭，而忌者已纷集。以女美奁丰，国中贵胄少年涎久矣。倭身

拥美人，复奏肤功，因之谣诼麻起。倭德鲁有友曰加雪倭，生平最为契重，其人年少貌美，又辩有慧智数，恒见爱于群雌，先与德地母那代倭氏议婚时，其任固媒妁也。议成后，加雪倭犹常至其家，倭德鲁悦而与语，即德地母那亦常与论说不倦。此时倭德鲁军中已拔加雪倭为少将，位去大将一阶。加雪倭既迁，次将亚古怒。亚古勋伐望地，均处加雪倭上，依阶平进，亚古当迁；顾乃为加雪倭所得，憾次骨。于是常调加雪倭，以为工内媚者，我不如汝；若冲锋陷敌，汝胡能者。且尔于军中战绩，为力仅敌妇人，少将之迁，毋乃非分。既而又恨倭德鲁以为昵近佥壬，才不胜大将，计非以术尽此二人者不可。盖亚古之为人剽猾，洞人情向背，知人世行间之道，莫若令彼此相妒，妒久者必残。因密画一策陷加雪倭于死地，脱两雄均死者，而丈夫行权，亦复谁恤。先是倭德鲁至镇，敌船适毁，三军呼噪动天，大置酒，为主兵者贺。夜中倭德鲁令加雪倭徼巡，勿令军人纵酒号嚣，见狎于百姓。是夜亚古遂乘便利，行其毒螫矣。伪言敌军尽毁，为国家莫大之庆，以酒力灌加雪倭。始加雪倭以不胜辞，顾亚古劝进至殷，遂亦莫却。醉中引觞，辄曰："德地母那天下淑妇人也。"觞进，言必如是者再。寻大醉，亚古别令健卒挟之怒。既而加雪倭果怒，出剑与健卒格，同伴孟塔奴力格二醉客，遂中创，一军哗然。亚古乃径叩警钟，他军莫审其故，因之大乱。倭德鲁闻钟，惊起问故，而加雪倭亦醒，然中慑不敢自投于元帅。倭德鲁自念身为大将，军乱不治，何以示敌？乃进亚古问故。亚古故吞吐不尽其辞，意若右加雪倭者。

倭德鲁穷诘之，乃阳若顾惜加雪倭，阴则锻炼其狱，使之陷于军律。倭德鲁谨身守法，不欲以私废公，遂落加雪倭职。亚古计行志得，然犹未出其辣手。此时加雪倭既失官，怨艾不可状，乃过亚古，语以反常，乃自丽于禽兽，而为此狂状。今将图复吾职，而又不敢面大帅，顾何如而可者。亚古阳慰之，且曰："今日元帅大权全归夫人掌握，夫人语如何者，帅意必不之拂。吾意弗若婉请于夫人，夫人德性醇美，苟哀以情，匪不见答。"是策也，亚古若不梗其中者，策诚良也；然加雪倭不审其毒，径至德地母那许，陈请以复职事。德地母那仁而爱人，果诺而为之请，于是面倭德鲁，力为加雪倭缓颊。倭德鲁执法弗允。既而重违夫人之请，许宽假以时日。德地母那则克日趣复，且云："加雪倭怨艾日深，又复不当其罪，将军处之过也。"倭德鲁仍弗许。德地母那曰："彼前为吾媒，盛道将军才贤，将军有隙，彼力为将军饰之。今我以小事奉属，竟复尔尔，则吾后此尚有大于此求托，以试尔我之情愫，亦将不允耶？"倭德鲁曰："诺。加雪倭之官必可复，特时日须少宽假，勿促促如是。"初加雪倭陈乞德地母那时，言已即出，而倭德鲁及亚古亦适于此时人，亚古叹曰："是地安可令加雪倭擅出入者！"倭德鲁初闻亦不屑意，迨与夫人语竟，亚古又即而问曰："将军与夫人定情时，加雪倭知之乎？"倭德鲁曰："非是人之力，吾安得偶。"亚古闻言，阳若惊骇曰："确乎？"倭德鲁忽悟入时而加雪倭适自帷中出，亚古之言殆非无因，因以亚古为正人，遂忘其诈。倭德鲁方欲更问，而亚古故嚅嗫不竟其词，似怜惜倭德鲁过于愦愦

者，徐曰："吾不竟词，将军讵复宁贴。"因之词愈吞吐。此时倭德鲁愈疑，必欲穷诘颠末。亚古曰："吾地言之，将军幸勿哮勃，致捐情义。"倭德鲁曰："吾审吾妻美，且歌曲跳舞均落落大方，至于暗昧之事，吾安遽信，必得坐证，吾狱方决。"亚古阳喜曰："必如是乃得实际，吾亦甚愿将军勿过躁暴。左证固不可得，惟加雪倭来时，将军以冷眼伺夫人，容或得之。且予为土著，将军来官自客，殊不若吾知妇人之情稔也。夫人能于咄嗟之间与将军定情，至其老父都不之觉，乃相骇以妖术摄取，则用心之幽闳可想而知。"倭德鲁骇曰："然哉，然哉！彼能以幽闳之术勾我，安知不即用是术以勾人。"亚古见倭德鲁色变，知已为动。倭德鲁趣问曰："此外尚有何语，请亟以见示。"亚古故迟迟不语，久乃曰："言之恐伤朋友之谊。"亚古曰："前此德地母那论婚时，贵游子弟无虑百数，悉被屏却，乃独取黑将军。将军念彼绝代丽姝，何由必偶黑人？既偶黑人，何由又中变其操？今加雪倭落职，将军可徐复其官，夫人当必代之委宛缓颊，足知之矣。"亚古此谋，既怂恿加雪倭往哀夫人，复构倭德鲁以陷德地母那，盖双设深阱，俾此二人两俱莫遁者。且虞倭德鲁暴发，转足败谋，乃请倭德鲁容隐观衅，用厚其毒。倭德鲁果如亚古之言，默不遽发，然抑抑殊甚，帷闼相对，惨然无欢，夜中恒辗转不复成寐，即日中军书，亦倦流览。前此笳鼓一动，戎容即生，迨为亚古所陷，乃慵惰一如恒人，尤无志于进取。有时亦自念其妻或不至是，既复追想形迹，则戚然变容。始亦疑亚古构陷，然又念亚古平昔谨愿，所言不至无因。因是

忽发狂跃起，扑取亚古曰："尔今日当直言告我，不尔，损人贞节，汝罪大矣。趣言之，若弗实者，好头项当试吾刃。"亚古愤曰："吾生平不欺将军，乃悖勃至此，将军独不见夫人所御巾有杨梅花朵在其上乎？"倭德鲁曰："然，此吾定情物也。"亚古曰："今日加雪倭手中所提，即是巾也。"倭德鲁曰："尔言实者，尽三日中，吾死加雪倭矣。至此粉髑髅，且晚亦当处之墟墓，不留地上。"凡人蓄毒在心，勿论纤芥之嫌，恒引为圣经中之恶果，今日一巾之微，二人之命如属丝矣。实则此巾何由竟落加雪倭之手，盖亚古隐令其妻取诸德地母那，伪为描花而见假者，因掷之地中，加雪倭适过，拾之耳。此时倭德鲁趣入夫人寝室，伪言头晕，速出巾抵吾太阳之穴，俾勿晕。德地母那出他巾，倭德鲁曰："非是，吾必得巾角作杨梅花者来。"德地母那遍索不得此巾，实非假也。亚古之妻乘德地母那他出，窃取以授其夫，故德地母那不知也。巾既弗得，倭德鲁怒曰："是何物，乃遽失之！且是巾为埃及夫人遗吾母者，埃及夫人善幻术，当遗巾时，告吾母曰：'此巾存，则得夫子之怜，巾亡，夫妇反目，当立决。'吾母亡时，复以巾赐我曰：'尔他日娶，即以此遗新妇。'吾遵遗训授汝，汝视此巾，当如人之卫其目，奈何失之？"德地母那大骇，问曰："确乎？"倭德鲁曰："是巾盖用室女怀春之心血用以渲染作色者。"德地母那大惊欲晕，以为失巾过小，然男子遽变其心，则吾祸当不远。倭德鲁见其妻惶骇万状，以为情实，因之大怒，索巾愈促。德地母那思以他语开陈之，因曰："将军非恶加雪倭怒我为之求官，乃作此态乎？"倭德鲁一触加

雪倭尤怒，忿然遽出。德地母那大疑，因而自度曰：“此状殆以我有他眚耶，不然何因至此？然是人情款至厚，吾疑之误矣，是必警报急，朝命趣战，故无聊对其家人耳。因坐咎不已。寻倭德鲁复入，大哭曰：“吾于贫病羞愤，均非所恤，惟此床头人见背，吾心胃皆碎，天乎奈何！以吾观汝，殆一寄生之华，秾香扑人，特恨无根。”语已自去。此时德地母那神采全丧，犹如木人矣。四肢既颓惰无力，乃饬老妪铺床，出其嫁衣，陈于榻上，着以就枕，昏然入寐。倭德鲁既入，思就榻殊之，既见酣睡沈酣，踌躇不忍出刃。既复自念，非杀不可，留此转遗人以毒螫，令人出无数泪痕也。于是就而亲吻为决，泪落如绳。此时德地母那见亲而觉，见倭德鲁嚼齿作声，凶光漏于眼棱。德地母那见状惯，以为往日每如此，必出而杀人。此时倭德鲁忽作声曰：“趣祷上帝。尔身虽玷，吾愿尔灵魂莹洁，去其滓也。”德地母那曰：“是何故？必令吾死，果语吾以状者，吾死甘耳。”倭德鲁遂语加雪倭赠巾事。德地母那方欲自剖，倭德鲁急以锦被壅其口，遂逝。逝时，有人扶加雪倭入帐，遍体淋漓均腥血，盖亚古令客刺之，幸不殊。然亚古患客吐实，遂杀客以灭口。刺客死时，囊中有书数函，均伪为倭德鲁手迹，令毙加雪倭者。加雪倭告倭德鲁曰：“我何罪，将军乃遣客遮我。”倭德鲁见状，知加雪倭及其妻枉也。四顾无他术，乃出刃自裁于帐中。旁人大骇。既而详审此狱，方觉亚古为梗，禽而置之法。微臬司自是殒大将矣。

婚　诡

西拔司勋者，及其女弟微瑚拉，为来赛林人。二人孪同时，被难亦同时，盖行舟舟碎于意律立埃也。舟客多死，舟人以小艘载微瑚拉登岸。既登，自庆更生，然深痛其兄之死，则转喜而悲矣。舟人曰："吾见舟沈时，西拔司勋浮沈巨浪中，意未必死，或且得救。"微瑚拉无言，因念孤飘岛上，何由自托以生，乃问舟人以意律立埃风土。舟人曰："知之。吾家去此三句钟之远。"微瑚拉曰："是中主者为谁？"舟人曰："岛为大公奥昔奴所领。公盛德，有干略，岛人安之。"微瑚拉曰："吾曾闻吾父语，是人尚未娶，犹复盛年。"舟人曰："是未可知。以吾前月舟行，去此经月矣，又安知公事者。惟吾行时，公方求系于倭立微亚子爵。子爵逝经岁矣，所遗者女公子及其稚弟。闻其稚弟亦殇，遂屏居弗欲面人。"微瑚拉伤其兄，闻倭立微亚丧弟，因亦大戚。计往依倭立微亚者，同属伤心之人，意向当不乖忤。乃问舟人，请自投于倭立微亚，充女厮，以自图活。舟人曰："女公子屏不面人，吾何由往诉其门？即彼大公见枉，尚复引避，矧吾舟子。"微瑚拉遂变计矫装为男，进事奥昔奴，出资授舟人，令置装，衣服悉如兄。迨既矫男装，俨然西拔司勋也。舟人者，与大公雅有素，力荐微瑚拉于公家。微瑚拉易名为赛里倭。大公见

赛里倭音吐温婉，仪表瑰丽，置之中涓之列。赛里倭便捷慧黠，承旨行事，事皆就理，公大悦，悉府事属之，且告以将聘倭立微亚事，并言余恳款求婚，而倭立微亚峻闭弗纳，颇怏怏不自聊赖，置府事弗理。时召筝人入宫，自制词曲，写其哀怨，意皆在倭立微亚也。屏谢大臣累月，恒与赛里倭坐语。大臣不悦，谓王近佞幸，朝政将因而败。时赛里倭以妙年入宫，公又魁硕有情，恒对之言倭立微亚，不知赛里倭属心公爵，正如公爵之属心于倭立微亚等耳。因念倭立微亚何以绝无情款，力屏此妙年之公爵，又何以故？因进语公爵："以主公情重，彼姝顾若盲人，设今有美人昵公，犹公之昵倭立微亚，公竟惘然无觉彼美人之心，当如何耶？"公曰："安有是事！天下美人钟情之境地绝狭，爱重将不能容，胡如我男子者？今尔以吾爱昵倭立微亚之情，突设一人为譬，亦何能肖。"赛里倭曰："不然，吾固知有是事也。"公爵曰："其人为谁？"赛里倭曰："吾深审其人之爱公，钟情殊不异于男子。吾有同产之姊，用情绝痴，即吾亦尔。设吾化身为女者，痴情犹吾姊也。"公曰："尔之女兄钟情何氏，能略举以示我耶？"赛里倭曰："吾恶能知彼之情愫？彼外默中沸，犹之蠹花小虫，钻蚀花心，心为空矣。彼今颠倒是人，容光亦已大减，纵有言笑，殆苦中觅趣，即亦非乐。"公曰："是人不将以情死耶？"赛里倭防为公爵所觉，以他语支去之。语次，侍者入，其人为公爵奉柬倭立微亚之人，自倭立微亚家归也。语公曰："吾奉使造倭立微亚，阍者格不令进，以侍儿出对使者，言七稔之中，严扃深居，虽空气不令入吾闼，拟为女冠幂

面入道。长日膏沐，悉以血泪，无复他物矣。”公闻言太息曰:“是人偶殇一弟，而哀惮至此，若归我者，情款更当何如！”又语赛里倭曰:“吾意已决,尔当为我行;仍拒者，尔滞立门外,勿返也。”赛里倭曰:“彼果许见者,吾又将何语？”公曰:“尔第言吾辗转反侧之状,或当见哀。吾素以大臣往,言庄而态肃,彼人遇之勿乐,尔以盛年，善言语，往必不败吾事。”赛里倭行殊怏怏，计彼事成，则己事败矣。然以君命出,殊亦不复苟苟。径至倭立微亚家,语阍者曰:“门外有君使,必欲一面女公子,致其命；若弗许者，不归矣。”阍人入告,倭立微亚曰:“使者临门,吾已峻拒以病，胡使者必欲入面？”既而又语以卧病而寝,使者又弗答,必欲入面为快，今将如何？倭立微亚大异,趣入见,以黑纱蒙面迎客。赛里倭高视阔步,如健男子,既面,遂达其旨曰：“使者今日见天下绝美绝慧之女公子矣。然见使者者，果否为倭立微亚也？苟非其人，使者殊不敢即致其命。”倭立微亚曰：“使者胡来？”赛里倭曰：“吾来处主人不令告女公子，故使者勿言。究竟是倭立微亚自涌现其法身否？请以明告使者。”倭立微亚曰：“我即其人也。”此时赛里倭实欲明试其谈吐及其容光,以证公意之胡以颠倒至此,遂径启倭立微亚曰:“请女公子去其面幂见我。”此时倭立微亚已知使者为公爵来，然倭立微亚固峻拒公爵,而甚悦使者之风流,赫然动容，竟忘其七稔之言,遂去巾出面曰:“吾今示汝以小影矣,画工果何如者？”赛里倭曰:“嗟夫！天公殆以绝大之能力为君图此妙相也。虽然,君亦残忍极矣。乃以盖代容华，虚度妙龄,赍将

粉骨头人之丘陇，都不令世人瞻仰，则尤使者所不能解矣。”倭立微亚曰：“尔非为主人所遣来以颂词祝我耶？”赛里倭曰：“使者知君意矣。虽抱盖代丽姿，顾骄抗不愿亲人，而吾主人之痴情，为使者所不能心摹而力追者，竟使之废然失望，则殊非有心人所忍。”倭立微亚曰：“闻之，尔主人门阀器干，吾所深知，惟求婚之事，吾已峻拒者数矣，胡乃弗省！”赛里倭曰：“设吾如主人者，则当诛茅于君屋后，长日歌咏君之才德，入夜则嫚声度之，至于达晓，当夜夜之精魂绕女公子左右，俾不得宁贴也。”倭立微亚曰：“使者善言哉！虽然，尔试陈其家世告我。”赛里倭曰：“吾门地亦不恶，颇知名于时。”倭立微亚曰：“归告主人，吾已绝意人世，更勿以余人至吾闼；若必不得已者，尔试更来报吾命。”赛里倭乃起为别，称之曰“忍美人”。迨倭立微亚遣赛里倭，遂将其语言反复咀嚼，自念若令其人为公爵者，不其善乎。既复转念曰：吾乃见善言之男子，遂易操耶？然名为悔过，实则爱根已深，转瞬又忘前誓，突取一戒指，令追使者，言此物适使者所遗，趣令收之，意令隐达己旨。赛里倭既得戒指，恍然于倭立微亚之言，殷殷问门地，殆舍公爵而取己矣，叹曰：“公子之爱我，直以身就梦耳。”因自咎娇装之非福，以为己既伤心无穷矣，今复撩取倭立微亚无谓之伤心，吾罪重矣。既归，告公爵，备述倭立微亚之言，俾公使勿往。公爵意弗即恝，更趣以明日造倭立微亚，且语赛里倭曰：“吾夜来闻宫婢歌甚哀，吾闻之热恼顿减，歌意甚纯善，故吾爱之，今述以示汝。歌曰：‘死来，死来，其奄我穸我于荒岛之涯。魂去，魂去，吾殆

为美人陷而死。嗟夫！吾之亲死兮，亲逾其家人。孰被吾陇以花兮，使之辉丽此春晨。圹兮，翣兮，临而哭者谁吾亲？幽宫永閟兮，弗令同病者登吾茔。'"赛里倭闻歌，斗然变色。公爵见赛里倭色变，大骇，因曰："吾见尔盛年郁伊至此，必有所欢不遂，故所触多哀。"赛里倭曰："诚如主人言。"公爵曰："是女为谁？生几年矣？"赛里倭曰："年如主人，貌如主人也。"公爵大笑曰："我年长于尔，屡犯星霜，风度渐不如前，以尔青年，奈何爱此老美人耶？"不知赛里倭即现身以示公爵，公爵初不之省。迟明，赛里倭复造倭立微亚家，阍者见客，直引入卧内。赛里倭仍述公命请婚，倭立微亚曰："公爵之命，可以勿论。尔更以他氏进者，盖可许也。"语中属意赛里倭甚明显，然犹患其失旨，静观赛里倭神宇，似左右不知所可者。因曰："赛里倭，余良昵女。固知闺秀无自荐之理，顾情不自禁，遂见乎词。"赛里倭怫然起于座间曰："吾自是屏迹矣。须知吾生平非昵近女色者。"方出门时，忽有人伺于门外，其人盖求婚弗遂，知女昵此少年，大愤，思遮击之。赛里倭见来者挺刃，势甚汹汹，知弱质不敌，几欲自明其为女身，然羞极莫能发吻。正危逼间，见一人至，如旧相识者，突进而语曰："是人无辜，尔恃强以凌暴之者，吾不汝许。"其人遂逃。赛里倭欲进谢其人，突有缇骑至，捉其人去，谓其人被罪在逃，今始侦获得之。其人语赛里倭曰："我来为君，乃触科网，吾前寄之资，今当见还。吾命且殆，何能听君不还者！"赛里倭曰："素昧生平，奈何见索？顾以今日难中见拯，理在必谢。"因出圜授之。其人怒而语缇骑曰：

“是人吾出之万死中，素又吾友，今反颜若不相识，深所不解。”缇骑弗省，趣行。其人曰：“西拔司勋尔忘恩负友。”赛里倭忽大悟，其人为兄友，以矫装之故，误而为吾兄耳。其人曰安冻尼，盖从风涛中出西拔司勋者。二人交情至固，西拔司勋所至，安冻尼咸从。此时西拔司勋言将至意律立埃，安冻尼自言与公爵水战，曾殊其兄子，今至所治，为状至险。然以交谊殷笃，竟随之行。甫登岸，即遇缇骑。先是登岸时，安冻尼以革囊授西拔司勋曰：“君见所爱，即出资鬻之，我于逆旅中迟尔也。”迨西拔司勋久不至，安冻尼出行，误以赛里倭为其兄，故趣救之，因而及祸。至赛里倭弗承，始大怒，以为西拔司勋负友。赛里倭见安冻尼受逮，防前仇更来，遂逸。顷之其仇见西拔司勋徐徐来，以为赛里倭也，出刃前突，因而格斗。倭立微亚闻二士战声，疑为赛里倭见窘于恶少，出而解之，延入夹室，款款作语密，谓卿绝代佳人，奈何斗恶少？西拔司勋初见倭立微亚，莫名其故，然得美人见款，即亦佳事，乃入。倭立微亚见赛里倭不怒而亲己，则大喜过望。倭立微亚礼意甚渥，而西拔司勋疑其痫作故尔。寻见部署家事，雅有规检，又似非痫。此时倭立微亚防赛里倭喜怒不恒，将中败其婚事，乃告西拔司勋，请牧师至家订婚约，西拔司勋允之。迨礼成，将出语安冻尼，而公爵此时适至倭立微亚家，缇骑亦执安冻尼来迎公爵。赛里倭正随公爵之后，安冻尼见赛里倭，以为西拔司勋也，愤而诉公爵曰：“是人无义。吾出其死海中，又夺之于恶少之手，相从三月，今日相见，反颜若不吾识，请大公为直吾枉。”公爵怒曰：

“是人侍我正三月矣，何为得尔力而出其死？”已见倭立微亚盈盈自室中出，公乃麾骑士，以安诛尼行，勿令溷美人门宇。倭立微亚既出，置公爵弗顾，转即赛里倭语。公爵怒，谓赛里倭蓄异图，夺取其偶，乃目赛里倭曰：“趣从吾行。”意将戮之。倭立微亚曰：“止。赛里倭，尔行安适？且尔于二句钟与我成礼矣，尔今又安适者？且牧师具在，可以取证。”乃延牧师出实其事。赛里倭骇曰：“我安有是？”公爵叹息曰：“天下鬼蜮人均如是也。赛里倭，尔趣去！后此勿令吾见汝也。”正纷呶间，别一赛里倭至，装束一如赛里倭，众复大骇，以为天下安有如是之相类者，不知即西拔司勋也。西拔司勋既与赛里倭相见，犹骇愕，疑在梦中，问曰：“尔非我女弟微瑚拉耶？”赛里倭曰：“然，今矫装称赛里倭矣。”大众恍然大悟。公爵乃调倭立微亚曰：“君先属意一女人，寻乃仓卒嫁一不相识之男子，胡冒昧至此！”倭立微亚大窘，顾见西拔司勋亦伟丈夫，因亦如约。公爵此时已绝望于倭立微亚矣，因追念微瑚拉前此之言，属意于己，亦愿娶之，因曰：“尔昔为吾僮厮，今正位中宫矣。”倭立微亚延公爵入室，即以己之牧师为公爵成礼。西拔司勋初罹阽危，已乃得嗣勋爵，又其女弟入主中宫，均难中之大幸也。安诛尼旋亦得释宁家。

情　惑

维鲁纳部中有两少年，一曰伐仑汀，一曰迫鲁地司。二人居相迩，交相善也，日夜形影附丽，无片晷离者。惟迫鲁地司偶至其所欢周丽亚家，则伐仑汀恒侮之。盖伐仑汀年少盛气，不知内媚，以为友妇人无益，故迫鲁地司有言周丽亚者，伐仑汀恒不谓然，且曰："吾平生坦坦，断不令闺人小影印吾脑中。"一日侵晨，伐仑汀忽过别迫鲁地司，以为将赴密兰。迫鲁地司尼之曰："尔我相处，胡为他适，令人叹离索。"伐仑汀曰："嗟夫！丈夫志四海耳，若郁郁作乡里伏匿英雄，岁月当因是消衄，何利我者！若老于家居，则耳目聪明转辗不出域外，尤非我志。吾意方欲相招同行，顾以吾友方眷恋美人，吾亦不忍因义夺爱。"于是二人始叙别，且坚嘱行若有见，必以见告，幸勿忘总角交谊。言已，伐仑汀行。迫鲁地司既送别，遂作书以伻付罗赛塔，转达周丽亚。罗赛塔者，周丽亚侍儿也。周丽亚固爱迫鲁地司，然自念以闺秀之身，乃令知我眷眷于男子，名义非正，故迫鲁地司屡有陈请，恒伪拒以矜气调。此时罗赛塔将书入告，忽大怒斥曰："是中何语，尔乃仓卒将以见我？趣掷还之！"而中心下上，必欲一觇书中之语。迨罗赛塔既行，复召归语之曰："今几句钟矣？"罗赛塔知主人旨，既入，不言，复以书上。周丽亚

怒为所觉，碎其书置地，令麾使者行。迨罗赛塔既行，复拾取残笺，聚而读之。书中第一语云："为情见创之迫鲁地司。"余文碎裂，不可补葺，乃大恨，以为过举。细检书片，一一以口亲之，令此书中余味入我脑中，亦以医迫鲁地司之窘也。沾滞移时，遂缮一笺奉答，亦以忏前此矫伪之过。迫鲁地司得书，喜极，侈为前此所未奉之温诏。乃沉吟捧书，既称其人，复艳其情，且叹其书法之美。已而其父突进，谓迫鲁地司曰："尔手何书者？"迫鲁地司伪曰："此良友伐仑汀来自密兰者。"翁曰："试示我。密兰何有？吾甚欲闻其风土也。"迫鲁地司大窘曰："书中无有，惟言公爵遇之善，且欲招吾同往耳。"翁曰："汝意云何？"迫鲁地司曰："惟父命是禀。"然翁方与其友言迫鲁地司游学事，友力怂恿之行，以为男子家居，非策之善者，且言从军至佳，或藉是以觅取新界，或入大学堂肄业，若家居，正复非策。翁极称便。至是闻子言伐仑汀趣之远行，即曰："是言适我意，汝曷行矣，行即以明日。"迫鲁地司知父命难回，至悔前言之谬。已周丽亚闻迫鲁地司且行，亦大悔恨，因与迫鲁地司立订婚约，互以戒指为信。迫鲁地司遂至密兰。伐仑汀之居密兰也，密兰公果以客礼见待。此时伐仑汀已大变其宗旨，如迫鲁地司矣。亦眷一女，情逾迫鲁地司也。女曰昔而微亚，为大公女。二人虽切切订婚嫁，顾不令大公知之。以公方欲以女字朝绅透罗，昔而微亚弗悦，以为透罗学术器干，均次于伐仑汀。一日，透罗与伐仑汀同造昔而微亚许，二人猜忤既深，各出其才锋相抵。透罗发问，恒为伐仑汀击掊，至于折角而止。此时大

公适入，语伐仑汀曰:“尔良友迫鲁地司行至矣。”伐仑汀大异,以为彼恶得来。因告公爵以迫鲁地司业尚之高,请大公以礼接之。公曰:“是人品地既高，吾礼又焉能杀。”已而迫鲁地司入面,伐仑汀悉引之与诸人觌面。二人退居私室后，仍复谈心。伐仑汀即叩以周丽亚之事成就如何者？迫鲁地司曰:“此亵事安可陈之良友。”伐仑汀叹息曰：“吾变节矣。前此衎衎作奇气,今乃缠绵不复自禁,觉一副劲骨头为爱力所抑,五体投地矣。我今舍情爱以外,恒不欲语他事。”伐仑汀之变节,敛英雄入于儿女,迫鲁地司闻之大悦，以为后此定不余毒。然迫鲁地司自面昔而微亚后,则尽舍周丽亚之爱而爱之。先犹自念伐仑汀气谊敦笃,安敢攫取其欢。即周丽亚临行情款,亦万不忍恝。然邪念一生,觉朋友夫妇之情,悉沦之汪洋巨浸矣。伐仑汀性情高迈,胸无宿物,一一以昔而微亚艳迹深情,举以奉属,且云:“吾二人之私昵，公爵漫不之知,第恐后此中变,讫无成功，不得已与昔而微亚坚订以今日夜中逸。”且云:“吾有机梯，能令昔而微亚跨宫墙出。”迫鲁地司闻言，竟恝然往诉公爵。先语公爵曰:“吾今日之来，大有怫于交谊,顾以公见待之笃,不能以绝大之祸匿而不为公告。以公礼款伐仑汀,而伐仑汀报公如此,吾大怏怏，因而自首,非卖友也。”遂语公爵以郡主从亡事,并示以机梯所在。公爵闻语,甚悦迫鲁地司之愿悫,乃曰:“子秘之,吾亦万不示人以子之言。吾今能以术令伐仑汀自败其迹。”已见伐仑汀至,衣襟隆起,中似有物,意其机梯也,因曰:“伐仑汀何行之速？趣就吾宫燕息。”伐仑汀曰:“吾友将远行，吾将

藉以赉书，故行趣耳。”公爵心知其诈，因笑语之曰：“书中作何语，且有关系否？”伐仑汀曰：“书词特语吾父以客中无恙，非有他语。”公爵曰：“既如是，何妨一造吾室，吾尚有他事待君商略也。”乃语之曰：“吾女长成，吾甚欲透罗尚之。顾吾女骄抗，颇不直吾所为，究之女德非懿，且蔑其父，吾滋不悦，今欲逐之，得何人见收者，即以与之。余非不知既老而寡弱息，但遗一女，亦复离索。顾余日来计划，欲别策一妃，以娱吾老。”伐仑汀曰：“兹事何与我者，问我何为？”公爵曰：“计吾壮年以逮于此，世局忽尔大变，即吾欲得所欢之心，以昔时风调挑之，竟不能动，尔少年有何术足以示我者？”伐仑汀不审，乃以媚术告之曰：“首要在馈遗，次则造谈，柔情媚韵，即勾美人之饵耳。”公爵曰：“不然。吾以馈则拒，欲造则父止于门。”伐仑汀曰：“昼行见拒，夜中何阻。”公曰：“夜中钥下，何从得入？”伐仑汀曰：“机梯可入。苟见疑于人者，则衣宽博，隐梯其内，人乌知者。”公曰：“尔衣至博，试脱，容我试着。”遂直前褫其衣，赫然见梯，且得昔而微亚书，书中言夜逸事甚悉。公爵大怒，斥伐仑汀无行，立命驱出密兰，遂与昔而微亚不复握别。此时迫鲁地司以计图去伐仑汀，思欲据昔而微亚而有之。而周丽亚感念迫鲁地司不置，亦去家至密兰，图与迫鲁地司相见，路中与罗赛塔亦矫男装而来。来时适伐仑汀事败见逐，主仆遂同居逆旅，叩主人以迫鲁地司行踪所在。主人见周丽亚少年，贞整闲雅，似贵游子弟，又不以名位自隔，辞气甚温煦，大悦，亦与之道款曲，然甚疑此少年，何以郁郁有不豫之色，因进说曰：“今夕有维鲁纳人赁

余寓，操乐款一美人，乐声已试调，备极谐婉，请客听之，以解郁伊。”周丽亚之抑抑不乐者，私计前此迫鲁地司之请，拒之过深，今乃降格自枉，恐为所媟，以此辘轳中心，故忧形于色。及从逆旅主人言，造乐所，对烛少年则迫鲁地司也，拥一美人，殷殷道情款，不禁愤塞胸臆。而昔而微亚之心，则以为迫鲁地司负其聘妻，图其契友，在家庭为寡情，在交际为不义，心亦轻之，不甚酬酢。周丽亚傍观之，悲怀万状，特不敢形诸辞色，以为迫鲁地司固负义，而此心眷眷，仍不舍迫鲁地司而他属。寻闻迫鲁地司方以资求价，已乃用逆旅主人荐，请入事迫鲁地司。迫鲁地司初不审为其聘妻，常令之赍物馈昔而微亚。一日，且以周丽亚定情之戒指，亦令馈之昔而微亚。昔而微亚峻拒弗纳。周丽亚颇复称快，因语昔而微亚曰：“吾主人所旧聘之周丽亚，吾亦识其人。周丽亚本属心于迫鲁地司者，而迫鲁地司报之如此，吾知周丽亚之心碎矣。”且言周丽亚之声音颜色，适与己同，其人殊可怜也。昔而微亚闻言大歉迫鲁地司，因语之曰：“尔尚有心，能怜周丽亚。余今赐予以钱，须知余意为周丽亚赐也。”周丽亚闻言亦稍慰，知昔而微亚终不败吾事矣。伐仑汀之见逐，伥伥然莫审所适，不敢谋归。追路经大树林，被盗执而求索。伐仑汀曰：“吾被难而逃，一身之外，他无所有。”盗见而怜之，因奉以为魁渠，不许者立死。伐仑汀曰：“辱承见推，敢不如约，然吾之禁令须知者二，一不犯妇人，一不取孤客也。”自是伐仑汀遂居绿林，为辂宾荷德矣（辂宾荷德者，古之盗魁也）。伐仑汀既见逐，王遂以威力逼昔而微亚嫁透罗。昔

而微亚雅弗欲，寻侦知伐仑汀向蛮丢阿，拟亦向蛮丢阿追之，尚未知伐仑汀之溷身绿林也。行时挟侍者爱格来默为卫。蛮丢阿官道所出，必经树林，盗大出，掳昔而微亚而去，爱格来默逃。昔而微亚见盗大颤，盗抚之曰："勿尔，吾渠帅不窘妇人，将以礼遇尔，尔勿惮死。"昔而微亚知不免，乃大号曰："伐仑汀，吾今日为君死矣。"正纷呶间，而迫鲁地司预已知状，挟周丽亚同至树林之中，力与盗格，周丽亚亦多力，二人乃出昔而微亚于险。昔而微亚大感，称谢不已，迫鲁地司遂力迫与之定情。昔而微亚仍弗许，而伐仑汀追及矣。迫鲁地司愧赧无地，因自投曰："我今日殊无以对君。"伐仑汀之为人，豪宕隽侠，慨然忘怀，且云："此小隙耳，吾二人交谊自在。"且云："吾自经患难，万念皆空，君既属意昔而微亚，请即以奉属。"周丽亚闻伐仑汀言，以为辛苦相从至此，故情仍不得遂，愤极遂晕。众趋救之，稍苏，因曰："吾惛久，吾主人令吾以戒指授昔而微亚，乃不竟致其使命，吾罪大矣。"迫鲁地司见戒指，即为前此授周丽亚定情之物，非此次遣馈昔而微亚者。盖遣遗昔而微亚之戒指，则为周丽亚所赠者。周丽亚匿而易之，意示以返璧，悟迫鲁地司也。迫鲁地司见戒指，骇曰："此戒指周丽亚所御者，汝何从得之？"周丽亚曰："是戒指盖周丽亚自将而来者。"迫鲁地司闻言奇骇，就而细辨之，始恍然为娇装之周丽亚，大惭，因念周丽亚间关远道，百挫不摇其志，盖贞妇人也，大感动而哭。伐仑汀亦念昔而微亚蒙难而出，不为透罗所夺，亦大感痛。夫妇朋友复完好如初。时公爵与透罗亦出追昔而微亚。透

罗先至，欲力取昔而微亚，伐仑汀出曰："透罗趣行，尔敢追昔而微亚，我将令尔声息都歇。"透罗素中歉，即曰："诺，吾不以性命易一女也。"公爵见透罗作委靡语，意轻其女，大怒，语伐仑汀曰："尔亦好男子，吾托汝以弱息矣。"伐仑汀遂进亲公爵之腕，乃曰："绿林之杰，亦良家子，以贫据此，然其材咸可用，公幸录之。"公爵诺，然甚怒迫鲁地司之卖友，乃令就众中历述其诈谋，与众唾之，以示罚。四人遂同归成礼。

飓　引

大海之中有荒岛一，岛中居人，则发秃齿危一衰翁也，名曰泡司柏鲁。有女曰米兰达，风神绝世。米兰达随父大隐时，仅数岁，舍其父外无接见第二人者。居为山洞，分数区为堂室，一为翁书室，积书满之。书多言禁勒禹步之术，以当时名宿皆以此为专家之学。翁既精是学，居是亦良宜。以是岛前为大巫昔考勒司故居，以符箓拘群鬼，幽之树腹石窍中。翁至，则反巫所为，悉纵群鬼，鬼乃大感，惟翁言是听。鬼董曰爱里而。爱里而虽鬼，而性不甘人，独恨昔考勒司之子加立滨，恒指麾所部凌践之。加立滨之形似鬼，而复类猴，目灼灼然而懒。翁怜之，收为徒厮。顾莫就一事，执役不复中程，翁乃饬其为重笨之役，令爱里而督之。加立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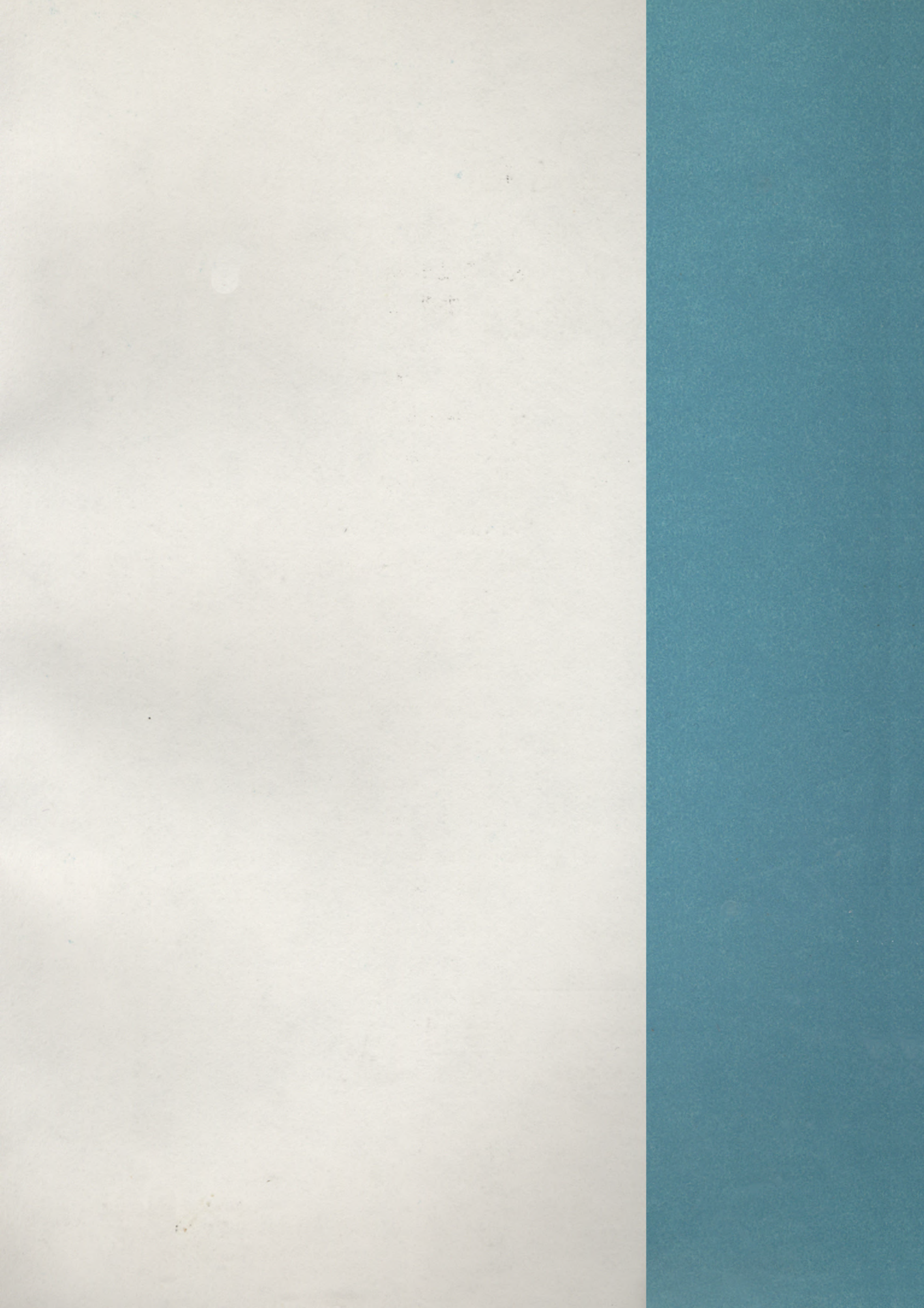
少懒，爱里而则进而挦其皮，或坠之沟泞之中．有时则化为巨猿，张巨吻作欲噬状，或化为巨猬，以劲鬣刺其足心，因之加立滨见爱里而即惧。翁山居既役群鬼，遂能以符咒致风雨。一日，翁就海中致大风，适有一船簸荡于风涛中，因诏其女曰："此中有生物，状咸类我。"女曰："翁言是中生物既类我者，何为死之？苟女能得术如翁者，必不死此船中之生物。"翁曰："吾术原不死此物，适已敕群鬼就风中将护之矣。且余之为此，正为若身。若能记忆此身从胡来者？"米兰达曰："忆之。吾之来时，似有数人保抱者。然究模糊，如在梦中，今不省其为谁矣。"翁曰："良然，尚不止是。惟尔试言其何以至此？"米兰达曰："不知也。"翁叹息言曰："十二年前，余密兰大公也，尔为吾之室女。吾有季弟曰安东昵，吾生平嗜读书，庶政悉以委之。吾方以书自娱，而安东昵竟尔谋叛，知吾有仇为奈百而司王，彼借之自助，竟袭吾位。"米兰达曰："既尔，吾父子胡不见戮？"翁曰："痴儿，彼百姓属心于我，彼恶敢尔。彼以舟载我及海中，乃置吾父女小艘中，听其自为生死。此时有忠臣曰赣若鲁，先置糗及水在小艘之中，且媵以吾所心赏之书册。"米兰达曰："吾在大难之中，吾父幸将儿至此，讵非奇累。"翁曰："今幸得汝，慰情颇足自遣。已而遂及此岛，得以自活，亦云幸矣，日惟教汝以学问。汝今略解群籍，得吾训为足矣。"米兰达曰："天相吾父，故得强健，至于今日，今请问阿翁胡以兴此风浪，以苦彼舟？"翁曰："此风一发，吾仇将悉入海，而及于吾岛矣。"此时鬼役爱里而适至，翁乃以棒点米兰达，米兰达遂昏然若寐，翁盖不

欲以鬼状令米兰达见也。因问爱里而曰:“吾事如何?”爱里而言:“咒风于海,船人大震,备诸怯状。奈百而司王子福迭南首先入水,王以其子为死矣。然福迭南已凫水至吾岛上,纤芥无所伤。”翁曰:“汝善治事,令趣之来,与吾女相见。然奈百而司王及吾弟安往?”爱里而曰:“均在岛次,方四觅福迭南。至船上之人,无一得死,大艑亦无所亏损,吾已置之海岛之中,特不令难人见此船耳。”翁曰:“善哉!然予尚有事役汝。”爱里而曰:“更有事者,宁非主人允脱吾役耶?然吾供役于是,备极辛楚,无敢废命,在理当得放。”翁曰:“尔前此闭置树腹之中,宁非苦事,不我安释?彼昔考勒司处汝何如者?昔考勒司生长何地?汝亦当知之。”爱里而曰:“昔考勒司,爱而齐司人耳。”翁曰:“吾以汝为忘怀矣,今尚忆及耶?昔考勒司以妖妄惑其国人,国人怒,因流放于此。彼至,见尔辈抗不受命,故因拘尔辈于树腹。吾至,闻尔叫号,以符咒释汝,汝今忘恩求去耶?”爱里而曰:“谢主人,吾知过矣,后此当悉如主人意,左右惟所命之。”于是翁令爱里而以福迭南至。福迭南被难后,垂首坐于草际,爱里而呼曰:“公子趣从我见吾家女郎米兰达。”乃行歌以导之,歌曰:“尔趣五仞之渊觅父尸兮,尸面交横珊瑚枝兮。珠蚌响光眼为迷兮,腐朽之身今乃沃泽如生时兮。宝气腾上光陆离兮,天吴奏乐媚彼以声诗兮。”福迭南闻空际发吟声,告以父死,霍然而醒,且大戚。逐歌声行,至翁许,见一叟一娃翳树而坐。米兰达自见其父外,不更瞩第二人者,见福迭南至,注目视之。翁曰:“女何见?”米兰达曰:“女见岛次有物如人,目灼灼然,

殆海怪耶？然此物状善，吾不之恐。”翁曰：“否，彼饮食卧起知觉与我辈同也。彼人即尔所见覆舟中之难人也。彼同伴尽没，特伥伥来觅其群耳。彼初出险，故容色惨瘁，若在平日，较此莹泽为多。”米兰达以为人类中均白髯须、发秃齿危如其父者，今乃瞥睹少年神宇，目为之爽。此时福迭南亦见米兰达风貌如仙，且疑风里歌声亦女郎为之，岛殆仙山，女仙主此岛者耳。相见战栗膜拜，尊为上真。米兰达曰：“客止，吾亦人耳。”方欲更言，翁力阻之，不听说。翁此时悦甚，以为二人相见，款款有情，伉俪容可就也。顾欲试福迭南情款之厚薄，严格其女不令出情话，欲故示以难。乃斥言曰：“汝何人？胡入我清严之地？今将缚汝树间，饲汝以橡子之壳。”福迭南怒翁无礼，将出刃，翁复以棒点之，福迭南遽仆。米兰达曰：“翁胡为欲死此人？此人来自难中，必非噬我者。翁苟见赦，女愿力保其人非为匪类。”翁斥曰：“汝勿声。汝闺秀，乃信此人非噬我者耶？尔见加立滨作猴状，意以是人为美，须知世间美秀而文者，较此夥矣。”米兰达曰：“得是人已足，不复更望其余。”翁谓福迭南曰：“尔何力能与而公抗挠，即随我入，勿更呶呶。”福迭南此时四肢如痴，忽徐徐自动，随翁行。回顾米兰达，省省有忧色，似代之危悚者。福迭南曰：“我此时何由如梦魇，果不幸永系牢狱，若能日见女郎，吾亦甘耳。”翁既引福迭南至一隐处，令运动木橛，叠为高积，且使米兰达监之，因自入洞读书。福迭南，王子也，不胜其劳，颓惫欲死。米兰达曰：“客勿自苦，吾公方读道经，更数时始出洞，客何妨少息，以苏其困。”福迭南曰：“以吾箦

之，役已，觅息为愈。”米兰达曰：“客且坐，我代尔役。”福迭南弗允。此时二人渐相语，而老翁以咒自隐，窃听二人作何语。福迭南曰：“女郎何字？”米兰达遂举以告之，且曰：“客闻吾名，幸勿见唤。吾君方怒，吾不胜斥。”然老翁意，固甚悦二人之缠绵也。且闻福迭南言，在国中阅闺秀多，今以女郎风貌为第一。米兰达曰：“吾殊未省人间物状，即以丈夫论，舍吾君及客外，殊未睹第二人者。然吾心中舍客外，亦不愿有第二人近我。吾君至严，今吾与客语，絮絮殊无检，君知之且奈何？”翁闻言大悦，而叹息曰：“此语足任奈百而司王后矣。”于是福迭南告米兰达曰：“我非平人，盖奈百而司世子也。余一日得践宝座，卿其后矣。”米兰达岛居久，不与人接，质而无文，乃直应曰：“诺，世子苟娶我者，我亦何遽不能为后。”翁忽现形曰：“孺子勿戚。尔二人所言，吾均闻之矣。”语福迭南曰：“尔言良忠悫，非剽狡。吾之以役苦汝，特试汝耳，今吾亦滋信尔非妄男子，请即以吾女妻尔。然吾尚有事，尔二人且聚食待我。”翁遂命爱里而曰：“王与安东昵如何？”爱里而曰：“吾已得之。二人慌怯万状，既寒且馁，吾现怪相，即而语之曰：‘尔二人前此以计逐泡司伯鲁，今日身受，即其果也。’于是二人大悔恨，自投无数，吾亦悯之。”翁曰：“尔坠鬼道，尚有仁心，吾靦然人也，何乃不汝及。尔速以二人来。”于是爱里而乃前导奈百而司王及安东昵、赣若鲁咸至。三人行次，闻空中吟啸之声，若离若即，遂惘惘逐之行。身出万死之中，脑气已动，见泡司伯鲁竟不之识。翁见面即谢赣若鲁曰：“吾在小艘之中，得尔粮糗及书，同吾

女至于荒岛，受赐多矣。”众乃恍然知即出公泡司伯鲁也。安东昵噭然出涕哀翁曰：“弟殊非人，幸阿兄赦吾隙。”王亦引咎前眚，殷殷自憾不已。翁笑置之。二人遂坚请泡司伯鲁复位，翁曰：“吾尚有小画一帧，令王瞩之。”洞门一辟，见福迭南与米兰达方坐而对弈，彼父子始疑各不相保，一见怪喜欲狂。米兰达见多人至此，以为世界中乃大有人在，其人又皆须髯如神者也。王骤见米兰达，亦怪其美，以为岛中乃产神仙。福迭南曰：“吾始至以为仙，寻乃知为密兰大公女也，今女亦已属我。”王曰：“然则吾非彼翁耶！幸新妇仁恕，赦我前隙。”翁曰：“往事何言者！今日仰承天贶，得以相聚于此，为乐极矣。”安东昵见其兄平允宽恕，益感动，自省非人，乃大哭挝投无数。赣若鲁亦哭，祷天言曰：“公盛德感天，天必锡此小偶以福，俾永永祚国也。”翁复言曰：“来船尚完好，吾辈以明日归矣，今日且小聚洞天为乐。”时供役者为加立滨，诸人见状大骇。翁曰：“诸君见奴状而惧，然岛居十余稔，供役者赖此耳。”向夜，翁即以咒散鬼役，令其自由。爱里而感翁次骨，因曰：“吾虽以忠为职，然爱其自由，实重于爱主人，主人恩重，听我自由，我无以报贶，明日群作一程风，送主人归舟。”且言曰：“今得自由，自由之乐安有极者！”乃作歌曰：“山蜂放颠于花中兮，余迹亦从以翱翔。吾倦而息兮，抱花须而寐其中央。控蝙蝠而高飞兮，广历巨浸之洋洋。予退休兮，尚挹红霙绿缛之幽香。”翁于是举妖书悉瘗之，并其行术之巨棒亦纳土中。迨及国，即行婚礼。明日果一帆风顺抵奈百而司矣。



林译小说丛书

离恨天	〔法〕森彼得著
	林　纾、王庆骥译
吟边燕语	〔英〕兰　姆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撒克逊劫后英雄略	〔英〕司各德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拊掌录	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黑奴吁天录	〔美〕斯土活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块肉余生述	〔英〕迭更司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巴黎茶花女遗事	〔法〕小仲马著
	林　纾、王寿昌译
现身说法	〔俄〕列·托尔斯泰著
	林　纾、陈家麟译
迦茵小传	〔英〕哈葛德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不如归	〔日〕德富健次郎著
	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
林纾的翻译	钱钟书等著

统一书号：10017·2　定价：0.75 元